

《黑暗降临之前》第 1-2 章 [2004-6-2]

第一章 飞来横祸

金色……

一个恰如其分的词，配得上这个难得一见的美好日子，愉快的金色的光芒，照着人的灵魂，暖洋洋的。金色的日子里是一片平静。

有些日子是灰色的，铅云低垂，阴雨连绵，伴随着刺目的闪电和隆隆的雷声。有些日子是鲜艳而冰冷的蓝色，在结霜的穹顶和屋檐上空延伸。有些日子甚至还是红色的一一春风裹着尘土，把傍晚的天空漆成红色，这时的庄稼还没有在土里扎稳根。还有的日子甚至在天空铺上了一层天鹅绒般深蓝的毯子，一直延伸到夜幕里。

他喜欢这样的秋夜，凝望深邃的星空，他会忘却自己的世界。他想像着，上帝为了让自己的光穿透夜幕，在夜的苍穹上刺出了一个个针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喜欢看着星空，希望能一直看到最深处，看到这位造物主的影子。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凝望，即使在他过了十九岁的生日，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不应再这样做。

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有不同的色彩。所有的色彩他都经历过。每一种色彩在他心里都有一段记忆，一个不可取代的位置。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金色的日子相媲美。金色是麦田的色彩，翻滚的麦浪从父亲的田里一直延伸，穿过低矮的山丘。金色是太阳照在他脸上的那种温暖。金色是他心中感觉到的那份激情。

金色是她的头发和声音的色彩。

“你又在做梦了，阿多，”她嬉戏着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快回到我身边。你离我太远了。”

他睁开眼睛。她是金色的。

“米兰妮，我就在这里啊。”阿多笑着说。

“没有，你不在这里。”她的小嘴噘着——这是她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强大的武器，“你又把我撇在一边，做自己的梦去了。”

他翻身侧卧着，把头撑在胳膊肘上，以便更清楚地看着她。她只比他小一岁。阿多九岁的时候，她的家人就已来到这里，为躲避宗教迫害，她一家和许许多多其他避难者一起，从太空降落，加入到西拉曼镇其他圣徒的行列。

那时，幸存的避难者们从几乎所有的联邦行星来到这里，

聚集到一起——无可奈何地成了这些星球上的先驱。许多狂热的宗教团体成了同盟31年地球上第一批被联合权力同盟列为非法的组织。这对于圣徒和烈士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纵观人类历史，那些不理解信徒的人们一直在驱赶他们，使信徒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他们的传统教育课上，开始痛苦地重复这么一个主题：他们理应受到驱逐，理应让他们在行星和星际间流浪。现在，这些信徒的家庭再一次被流放，零散地分布在阿特拉斯计划中命运多舛的流放者中间，当这一任务以惨败而告终时，这些家庭中的幸存者开始急切地找寻他们的兄弟姐妹。最终，各个世界间建立了联系，族长们选择了一个名叫旁特富的边缘地区作为他们的新的家园。不久，轨道运输船开始每天登陆扎拉西姆拉星际站。新到的家族往往会进入这些边缘聚居地。亚瑟和凯蒂·布莱德劳夫妇就是在那天带着他们大眼睛的女儿到达的，是那天到达的五个家庭中的一个。阿多和爸爸一起，随着全镇的人们出来欢迎这些新家庭，帮助他们安顿下来。阿多对当时的米兰妮没有太深的印象，不过他隐约还记得那个笨拙、孤独、腼腆的女孩，还有她竹竿一样瘦长的身体。他第一次真正地注意到她，是在她十四岁那年，

她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变化。那个“竹竿女孩”就像一只蝶蛹突然变成了美丽的蝴蝶一样，闯入了他的心扉。她就是自然美的化身——镇上的族长们向来反对身体彩绘和化妆。阿多能够成为第一个接近她的人，真是交了好运。他的心、他的灵魂全都融化在她那双明亮的蓝色大眼睛里。

她闪亮的长发在吹过麦田的暖风中轻柔地飘舞着，产生了一层光晕：微风过处，飘来远处风车转动的“吱呀”声，还有面包房烤制面包的淡淡香味。

金色。

“我也许是在做梦，但我永远不会把你扔下不管的。”他微笑着对她说。他们躺在毯子上，周身的麦子沙沙作响。

“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我带你去。”

“就在现在吗？”她的笑声和阳光一样，“在你梦里？”

“当然！”阿多起身跪在厚厚的毯子上，那是他特意为他们铺下的，“随便你去地球上任何地方。”

“我哪儿也去不了。”她笑着说，“今天下午约翰逊修女的水栽课上有一个考试，我必须参加。而且，”她越说越激动，“我为什么要去其它地方呢？我需要的一切都在这里。”

金色，在这么一个黄金的日子，谁又舍得离开呢？

“那么我们哪儿都别去了，”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就在这儿……结婚。”

“结婚？”她看着他，半是茫然，半是疑问，“我说过，我下午要上水栽课。”

“我是说真的。”阿多为这一天已经筹划了很久了，“我已经毕业了，爸爸的农田也一直管理得很不错。他说他打算分给我四十英亩，就在农场的边缘。非常美丽的一块地方，离峡谷谷底很近，那里……那里……米兰妮？”长着金色头发的女孩没有听他说话。她坐了起来，蓝色的眼睛望着小镇的方向，“警报响了，阿多。”

他也听见了。遥远的呼啸声，穿过田野，时起时落。

阿多摇了摇头，“他们总是在中午拉响警笛……”

“可是现在不是中午，阿多！”

就在那一刻，太阳昏暗了。阿多跳起来，转过身来，面对暗下来的天空。随着阴影在金色的麦田上飞快地蔓延，阿多的嘴巴也越张越大。一阵恐惧袭来，阿多瞪大了眼睛。他的血液沸腾了。

从山谷西侧而来的火球咆哮着冲向他这边，火球后面拖着浓浓的烟雾。阿多飞快地弯下腰，拉起米兰妮。他的

脑子飞快地转动着。他们必须要跑开，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但是他们能去哪儿呢？米兰妮尖叫着，他意识到他们无处可去，没有任何安全的藏身之地。

火球似乎就在他们身边，他们赶紧俯身躲避。火焰从他们头顶掠过，雷鸣般的声音很快淹没了远方的警笛声。火焰后面的阴影覆盖了整个山谷。五条巨大的烟柱在空中翻卷，如长长的手指越过阿多和米兰妮，伸向西拉曼镇的建筑群。接着，火球盘旋着合为一体，在城镇上空飞舞，在离西拉曼镇中心一英里的地方，翻卷的火焰落在西格德·约翰森家的田地里，立刻将田地化为焦土。阿多颤抖着——不知是由于恐惧还是紧张——但至少他已不再不知所措。他紧紧抓住米兰妮的胳膊，拉着她，“快点，我们必须要 在城门关闭以前赶到城里。快！”

她已不需要更多的催促。

他们跑起来。

他已经记不得他们是怎样进入城里的。

金色的天空已经变成了混浊的土黄色，依旧笼罩在空中的浓烟又把它变成了灰色。这是令人压抑的颜色，青石板一样的颜色，冷冰冰的。看起来让人不舒服。

“我们必须要找到达日叔叔，”他听到自己这样说道，“他

在大院里开着一家店铺。快!快点!”

阿多和米兰妮吃力地从镇中心穿过，街上这时挤满了难民。西拉曼最初只不过是旁特富边陲的一个哨所。它的镇中心以前是一个堡垒大院，周围有防御的城墙围着主要的建筑。从那时起，小镇就从这个中心堡垒向外发展开来。现在，有一万多人都把西拉曼称作自己的家乡——而现在几乎所有这些人都跑到这个安全的城堡大院里来了。

在拥挤的中心广场对面，他刚好看到了“达日五金店”的招牌。

突然，从周围的墙上传来了自动武器的“哒哒”的射击声。两声沉闷的爆炸声之后，机枪的“哒哒”声更加急促了。

广场上，人群里发出一阵尖叫声。阿多听出了，确切地说是感受到了，混乱人群中的恐惧。人群中一片叫喊声，有的尖利刺耳，有的则显得平静。头顶的浓烟给躁动的人群蒙上了一层压抑的面纱。

“阿多，”米兰妮喊道，“我……我们要去哪儿?该怎么办?”阿多向周围扫了一眼。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恐慌。

“我们只要能穿过广场就好了，”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

她的眼神，“我们都曾经穿过好几百次了。”

“可是，阿多——”

“它还是和平常一样远。只不过拥挤了一点。”阿多看到那双美丽的蓝眼睛里涌出了泪水。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别担心，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然而，就在他们在广场上走到一半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

一片火焰在城堡墙外升起。深红色的火光照亮了低垂在城镇上空的浓烟。血红的颜色笼罩着广场上恐慌的人群。尖叫声、呼喊声、嚎啕声响成一片，混乱刺耳，但一些不知是谁发出的喊声却清晰地传到了阿多的耳朵里。

“联邦军队到哪儿去了？陆战队员呢？”

“别和我争了。看好孩子！别走散了！”

“不可能是泽格族！它们不可能入侵到这里，离它们那么远……”

泽格族？阿多听到过关于它们的传言。都是些噩梦，他想，用来吓唬孩子的，或者用来防止过多的外来移民进入自己的领地的。

人们低声议论的这些传说，他已不能一一记起，但是现在，噩梦就在眼前，如此的真实。

又一个声音穿透了他的思绪。他转过头来，看着她。
“阿多，我怕。”米兰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片湿润，
“那是什么？出了什么事？”

阿多张开嘴。他回答不了她的问题。他说不出话来。那一刻他有那么多的话要对她说——那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而他为此在未来的无尽岁月中将为之遗憾。
一道亮光闪了一下。他感到背上有灼热感。他转回身，抱住米兰妮。

东边的墙已经出现了豁口。古老的壁垒从另一边倒下，坍塌在阿多的眼前。似乎有一股黑暗的浪潮袭向豁口，仿佛一个起伏不定的影子。这个影像在他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一个闪亮的紫色甲壳，鲜血淋淋的白色爪子从殖民地居民柔软的身体上划下，蛇一般弓起的身體扭曲着爬过破碎的石头。

不可思议……噩梦来到了旁特富。
广场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发出了一片惊恐的喊叫声，转回身从豁口跑开。但他们无路可逃。泽格族的海德拉刺蛇已经爬上了对面的城墙，像黑色的油污一样滴落到街道上。顷刻之间，它们刀片般锋利的魔爪上方露出了可怕的、眼镜蛇似的羽冠。它们的尾巴高高地弓起。锯齿般

的肩关节窝里长满带甲壳的尖刺，以死亡般的速度冲向西边拥挤的人群。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新的威胁，人们转身想跑，却撞到了后面汹涌的人潮。

阿多听到米兰妮在他身后气喘吁吁，“我不能……我不能……呼吸了……”

狂暴的人群挤压着他们。阿多绝望地环顾四周，想找条路出去。

头顶晃动的影子吸引了他的目光。一个鼓胀的圆球似的形体，似乎是一堆脱离了肉体的大脑，在殖民地城墙上飘浮着。它的卷须就像内脏似的挂在下面，有力地搏动着。它正伸向人群的中间。阿多曾经听说过，被泽格族抓去的人，没有一个好过的，都是生不如死。

阿多泪如泉涌。他们无路可走，无处可逃。

突然，那个在空中飘浮的泽格族领主身体颤栗着滑向一边。这个可怕的野兽旁边响起了几声爆炸。领主的身体在一个巨大的火球中化作碎片。进入了大院的泽格族海德拉刺蛇们突然犹豫起来。

五驾联邦幻影战斗机划破了头顶的浓烟，它们引擎的轰鸣几乎淹没了下面人们恐惧的喊叫声。幻影战斗机在空

中飞旋，25mm 的脉冲激光不停地扫射着，狠狠地打击着远在崩溃的城墙边的目标。

一架战斗机突然颤抖了一下，在狂怒的怪物发射的猛烈炮火中爆炸了。

已经进入了大院的泽格族怪物们加紧了进攻，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杀，或者掠走。它们已经把人类团团围住了，现在它们所要做的，就是从拥挤的人群边开始，收割这些生命。

又一队幻影战斗机撕破浓烟滚滚的天空。接着，一艘联邦运输船划破天空，迅速俯冲下来，停在广场上空。发动机的气流顿时在地面上刮起了一阵飓风。树木弯曲到几乎要折断。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几乎不可能听到任何声音。阿多周围的人全都伏在地上，以躲避这强烈的冲击。

阿多透过尘土看去。运输船继续盘旋着，但是已经将舷梯放了下来，放到了广场上。他看到那位海军陆战队员在向他们招手。

广场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了那位陆战队员。他们毫无理智地拥向舷梯。一股人潮将阿多向前推去。

他失去了米兰妮的手。

“米兰妮!”他呼喊道。他试图抵抗住惊慌的人群的推挤。他的声音被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米兰妮!”他在背后看到了她。愤怒的怪物们加紧了进攻,运输船眼看就要将它们的战利品夺走了。阿多惊恐地发现,怪物们在以惊人的速度把人们劈开,就像在麦田里收割血染的麦子。怪物们已经接近了米兰妮的身边。阿多拼命地踢打着人群。他喊叫着。三个海德拉刺蛇立刻抓住了米兰妮,把她从人群中拖开。“求你了,阿多!”她哭喊道,“不要离开我!”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把他挤进了运输船。怪物们的利爪突然抓向飞船的船身。飞行员急忙拼命地起飞。飞船在他的操纵下立刻飞起来,带着阿多,离开了他的家乡,他的生活,还有他的爱人。“不要离开我!”这是她最后留给他的话,一直在敲打着他的头脑,他的灵魂,愈来愈响亮,似乎要把他的头颅震破……阿多的世界一片黑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里将是漆黑一片。

第二章 初入军营

“听着，你们这群混蛋，把屁股给我坐稳了。我们这是在进行高空降落。”

列兵阿多●迈尔尼科夫不用看就知道，中士又在冲着他们咆哮了。那家伙是个代职，临时负责他们的行动。当他们降落之后，阿多很有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了。阿多觉得，在分到排里执行任务之前，最好不要惹那家伙。运输船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以及船体飞速下落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使阿多几乎听不到那位代职在说什么。只是那家伙的那个样子让人不由得想冲他大吼一声，或者瞪他一眼。不管怎样，这对阿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中士只不过是负责他们回到地面。阿多知道，一旦他回到基地，将会有另一个人，在更长远的时间里，对他进行折磨。

阿多耸了耸肩，想让背部离开舱壁靠垫。运输船内部通常都像火炉子一般，在穿过大气层下降时更加炽热。这艘飞船要使每个人都感到舒服，至少还需要再加两个冷却设备。背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淌，肩胛骨和不透气的靠垫粘到一起。脸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偶尔会流下来落到作训服上。制服上的每一个结合点都让他感到不舒服，

而身边的安全杆又使他很难舒展一下筋骨。

更糟糕的是，运输船装得满满当当，人们肩挨着肩，隔板贴着隔板。相比之下，炽热的感觉还容易忍受，更难以忍受的是这么多人发出的气味，空气清新剂已经起不了作用了。

阿多的眼睛无处可看，只能看着对面隔板里其他海军陆战队新兵，看着他们千篇一律的呆滞、毫无表情的面容。耳朵也只能听着中士偶尔发出的咆哮和身后船体单调的隆隆声。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除了用自己的思想来打发时间……而这是他最不愿做的。

这些想法潜伏在他的头脑深处，像鬼魂一样缠着他。有时候，鬼魂似乎就是在他自己的脑袋里紧紧追赶着他。闭上眼睛，这些阴魂从来不散。没有任何声音能够长时间地盖过它们。这些鬼魂，个个都机灵、美丽而又恐怖，令人痛苦，使人崩溃。它们平静地等待着，耐心地守在他意识的边缘，只有他的意志才能将它们收服。有时候，他自欺欺人，认为已经永远地控制了它们，驱除了它们。可是，当成熟的草或者泥土的气味随着一阵微风从他身边吹过，或者某种淡淡的颜色在他眼中一闪，或者听到某个遥远的轻轻的笑声，看到周围某种不可名状的东西，

那些阴魂又会卷土重来，将他完全控制。

仅仅是想到他们，他的眼中就会流血。

他什么都不想，只是要战斗。他需要战斗。只有战斗才能真正地控制住这些阴魂。那样，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任务和任务要达到的目标上，至少指挥官会告诉他某些无足轻重的、应该知道的目标。宏观的策略和他无关。那不是他的事情。他的任务就是做好要他做的事，别的什么都不要想。这也正是他所需要的。

运输船的轰鸣声渐渐变小。它终于在那个不知道是什么世界的大气层里耗尽了能量。运输船的发动机在卖力地工作，使得运输船看起来像一只大鸟在优雅地飞行。想到这里，阿多不由得噗嗤一笑。这艘 AP0D-33 运输船向各个星球证实了联邦的断言：任何拥有大型发动机的物体都可以飞起来——不管飞得多么拙劣。当然，以前他经历过很多降落训练。这些训练都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他也不愿怎么去想它们。

为什么要在平静的时候去想那些痛苦的事呢？最好把注意力放在其它事情上……其它任何事情上。阿多开始扫描他周围的陆战队员的脸。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训练。能够认出你周围的陆战队员总是一件好事。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他们会救你一命……或者害得你送命。

坐在他对面的那位女性似乎属于某种典型的类型，到底是哪种类型，阿多不能确定。她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梳理得整整齐齐，头型很漂亮。她的脸紧紧地绷着，棱角分明的颊骨，嵌着一双明亮的青灰色的眼睛。她的眼睛经过阿多的肩膀，没有目标地盯着远处某个地方，虽然眼睛一眨不眨，但这扇窗户却是封闭的，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的心灵。这双眼睛能够把酷夏的一条河冻成冰，阿多心想。想像力驱使他不由得去想她的其它部位是什么样的。她所穿的战斗服完好地隐藏了她可能拥有的身体特征，但他至少知道了一件事：她制服上的标志表明她是一名军官。

这对一名列兵来说是危险的事，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说。远离军官是一个列兵首先要学会的东西——尤其是在随意的交谈中。他所认识的一位列兵，因为和队长关系特别亲密，最后丢掉了脑袋。

从他们登上运输船起，这个女军官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对阿多来说，她能这样保持沉默再好不过了。不要先说话，除非别人主动和你说，阿多心想，不然就是在自找麻烦。

至少她是很舒服的，阿多想。她的服装是自动降温的，阿多看到她的电源线插到了飞船的电源插座上。阿多觉得她的冷气一直传到她身体的外面。有一天他也会掌握穿 CMC-300 的复杂技巧，甚至还可能是新的 400 型号。当然，那一天还远着呢。不管怎么说，穿着战斗服总要比穿着几层可消融型布料和标准内衣要好得多。如果他还能活到穿上自己的战斗服的那一天，他的前景将会得到相当的改善。

至少，他们可能会给他一些武器方面的训练。他甚至还没有机会得到那种训练。

船舱里的其他人都是和他一样的步兵。每个人都带着那种标准的联邦陆战队员的冷漠表情。每个人都流着联邦的汗水，有着联邦的疲惫。这是他们的义务。

然而，有一阵，阿多的目光落在了一个特别高大的列兵身上。

那家伙的块头太大了——阿多记得，队员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的安全带给扣上——而他的嘴里一刻不停地抱怨着。阿多想像不出他们到底从哪儿给他搞来的合身军装。他皮肤黝黑，阿多隐约还记得，过去地球上的联合权力同盟曾经称他们这个民族为“南海岛民”。他脸部宽

大，棱角分明，嘴唇丰满。他的头发又长又密，黑色的自然波浪，从前额一直向后垂到脖子上。那家伙确定无疑的是个工作狂，一个不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干起活来废寝忘食的疯子，在危难中，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种人，希望他过来把自己从火坑中拉出来，但又最不愿意和这种人一起跳火坑。

“快把这破玩艺儿停到地上！”巨人明亮眼睛下面的嘴巴大笑道，“我要去宰几个怪物来。给我在烤架上烤几个怪物。把它们的脑子吃掉。”

南海岛民又一次仰天哈哈大笑起来。巨大的双手分别拍在旁边两个陆战队员的大腿上。这一拍，两个人都皱着眉头，眼泪在眼睛里直打转。

“我们的晚餐就吃它们了，泽格族大餐！哈哈！快把这破烂飞船停到地上，我自己打开它。”

飞行员坐在机舱前面密封的驾驶舱里，不可能听到这一请求，但却似乎很愿意满足他。飞船缓缓地回旋着——阿多知道这是降落前标准的操作——发动机的声音也有了一些变化。最后颠簸了一下，发动机猛地停了下来。阿多前面的中尉不失时机地把身上的插销从飞船电源板

上拔下。身边的安全横杆还没有完全升起，她就已经可以自由地活动了。空着的手灵活地一挥，就把帆布行李袋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来。舷梯刚刚在飞船后面放下，她就已经朝着它走去了。她甚至超过了那位南海岛民，虽然他也是匆匆忙忙的，似乎急着要和人打架。

阿多不慌不忙，扯了扯自己的作训服，把汗湿了贴在身上的地方扯开。他能够闻到空气的变化，那是从敞开的门的舷梯吹进来的。一阵刺痛的干燥的微风，吹进了火炉般的船舱里，把带有霉味的湿气驱散。阿多把自己的行李袋从架子上拿下来，跟着别人从飞船的后面走下去。“快点给我滚下去，娘们似的，”中士咆哮道，“我们没有一整天的时间。”

空气像火炉一样，炽热而又干燥。一股强风带着熔炉的热度在他身边吹着。踏上航空港的停机坪时，他的汗水几乎立刻就蒸发了。

阿多犹豫地向周围看了看。

他踏进了地狱。

整个世界是铁锈一般的红色，这是沙子的颜色，沙子似乎把每一个建筑、每一台车辆都染成了自己的颜色，不管它们原来的本色是什么。刚刚降临到航空港的火焰般

的黎明，更加强了这种效果。

这还能算是航空港吗？原先零散地坐落在发射站旁边的七个发射塔，几乎有一半正在着火。其中两座上面只有破碎的瓦砾。其它着火点冒出的烟柱正在从航空港的建筑里升起。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更大的烟柱，从几英里外的殖民地市中心冒出。

就在这时，阿多听到了这种声音——再熟悉不过的声音。从微风吹来的地方，他听到了那种哭喊，那种痛苦，那种恐慌。

他猛地转回身。就在机场的对面，离登机处不远的地方，他看到航空港联邦区周围陆战队的警戒线，还有远处混乱惊恐的人群。

不要！

记忆像潮水般将他淹没。他又一次站到了殖民地广场上。他满脑子都是那里的声音。他们的哭喊……她的哭喊……

“不要离开我！”她哭喊道。

有人从后面猛推了阿多一下。他的训练立刻起了作用，他的身体打了一个趔趄，但立刻很快地站起身，双手已经准备好防御和攻击。

“别在这里磨蹭了，你这个混球，”中士咆哮道，“你在等什么？等人列队欢迎你啊？快去军营接受训练。快点过去！”

阿多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营房了。那里有些东西让他反感，让他一听到这个词灵魂深处就开始发抖。阿多有点发懵，但他心里仍然很清楚，即使他嘴上在说：“不，中士，我不行……。”

中士又一次把他推倒在地。

“欢迎来到马赛拉，陆战队员！快给我走！”

他开始走动。捡起自己的行李，阿多加入到和他一起从运输飞船上下来的队列中，向停机坪边缘的军营走去。他有一种清楚的感觉，似乎自己在逆流游泳：因为基地上其他人都在向升降台走。“我们似乎是留下来收拾残局的。”阿多自言自语道，尽力不去想接下来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事情。他眼睛直盯着地面，不想看到那些箱子似的移动军营，即使当他在向里面走去的时候，也不看上一眼。

只是到了里面之后，他才抬起头来，和其他人一起，散乱地站成几排，站在狭小的调度室里，那里是进口斜坡台的顶部。

代理中士还在那里，以他独特的方式教育着他们：“你们知道这个训练，伙计们。扔下你们的行李，脱下衣服……立刻回到这里。”

阿多感到一阵恶心冲击着他。再没有比军营更让他憎恨的了，而在军营中，他最憎恨的，就是他们将要逼着他做的事情。他告诉自己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减少他的反感。

阿多走进了隔壁的营房——像是被赶进了屠宰场的牲口圈。他想，身体颤栗了一下——找到了一张空床。以前在这里住的那个家伙很显然是匆忙离开的。床上地上扔满了各种垃圾。阿多想外面的那位代理长官也许不会容忍这种邋遢行为。年轻的陆战队员叹了口气，开始脱下汗水浸透的衬衣。他尽力不去注意周围的其他人脱衣服。在场的男人女人都有一一联邦舰队非常愿意让男人女人都为他们的任务而卖命——但阿多总是羞于在男人面前裸体，更不用说在女人面前了。由于年轻和缺乏经验，他发现每次被随意地要求脱光衣服时，他都会感到痛苦难堪，因此他还不止一次地成为其他队员的笑柄。

阿多颤抖着迈进了调度室。干燥的热量立刻蒸发了他背上的汗水。他的身体感到很不舒服。他知道接下来会是

什么。

他看了看房间里其他人，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自己几乎不愿意承认，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孩子似的好奇。他注意到在场的大多数是男人——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他脑子里甚至短暂地闪过一个念头，想知道那个中尉脱光了战甲之后是什么样的。阿多有点惊奇地发现，她并没有在他们中间。难道是她得到特赦，免除了这种羞辱的事情？

两个手持击昏器的卫兵站在中士的旁边。他们中间是一个通往漆黑房间的入口。阿多闭上了眼睛，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中士正在看着掌上显示器点名。

“……艾利……布诺斯……”

阿多的头快要爆了，脑子一片空白。

“……麦里士……迈尔尼科夫……”

听到自己的名字，阿多向前迈了几步，然后就僵住了。他的腿一点也不愿意向那可怕、黑暗的门口再迈一步。他的目光停在了远处的过道上。一排排和人一样大小的管子，充满了蓝绿色的液体，停放在过道的两边。

“迈尔尼科夫，你到底……？”

他们将把他放在其中一个管子里，一旦进去，噩梦就会

开始。

“迈尔尼科夫！”

那就像一口棺材……棺材里的噩梦。

他再也动不了。那两个卫兵已经多次见到这种情景。他们漫不经心地走过来，非常粗暴地架着阿多进入黑暗之中。

他在下落，没有尽头。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他到底是在这里呢，还是在别的地方？或者他根本就不是自己？他试图集中精力，抓住从头脑中飘过的图像和记忆，但却无法捕捉到它们。他伸手去抓它们，拼命想审视它们，但它们却总是像水下的气泡一样，在他就要抓住的时候破灭掉。

气泡……

那水是可以呼吸的。长长的透明的管子里注满了可以呼吸的水。他尝试着勇敢一些，他真的尝试了，但最后总是惊恐地喊叫起来，让自己蒙羞。他们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已经成千上万次地见到过这种情景。他们粗暴的手把头罩紧紧卡在他的头上，将他推下管子，然后关上密封盖。“我们必须对这个作些调整，”他听到其中一个人说。他尽力地屏住呼吸，只要他还能……只要他还能……

什么？

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要想？

头发，麦田的颜色，在夏天的太阳下起舞。有一个金色的日子……当最后一口气从肺里冲出时，他的手猛地拍打在透明管子的管壁上。植人物突然涌进了头罩里，他的头脑爆裂成了一百万块碎片。

碎片在他周围盘旋着。碎片的气泡。

战斗服学校。他怎么能忘记呢？他的指挥官是一个年老的陆战队员，名叫卡莱尔。他们花了几周时间来使他熟悉技能——也许是几个月吧？战斗服就像一个老朋友。他似乎一辈子都是和它们中的一个生活在一起……战斗服。它在哪儿？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在神学院的课堂上？盖比塔斯教士在讲授古代人的衰败和骄傲的罪过。平静来自于内心，一个愉快的认识，认识到上帝用纯粹的声音和每个人对话。

“你们不要杀戮。”他说，但是他在教室前面举起了一支AGR-14 高斯来复枪。

“听着，阿多。”盖比塔斯教士说。他走到教室后面阿多坐着的地方，把 8mm 自动武器递给一直不注意听课的阿多。“施之于他人。”他在男孩接过武器后说。

男孩在气泡中飘走了，但武器留了下来，光滑而充满诱惑力。

射弹的磁加速达到超音速，拥有巨大的动能贯通效果，武器使用各种无壳子弹，从贫铀穿甲弹到钢头步兵子弹。又是一个多年以前的老朋友，来复枪爆炸了，里面的东西全都炸了出来，然后重新组合，构成了父亲的脸。

“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老人说，一滴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在夕阳下，家里的农田从身边一直延伸到远方。“不管你到哪儿，不管你做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是吗？我会吗？

阿多现在感觉好多了。当他第一次从记忆改造箱里出来时，根本找不到方向，但现在他的头脑格外清晰。

穿着战斗服，他总是感觉良好。虽然是老式的 CMC-300 型号，但他不在乎。他使用 300 型已经好多年了，穿起来总是很合身。

阿多肩并肩和其他陆战队员站在一起。待命室里除了一些常规陆战步兵外还有喷火兵。在他所有的有限空间里，他检查了高斯来复枪和战斗服之间的电源连接。他喜欢那支来复枪，那是他的心爱之物。他使用来复枪的时间几乎和他穿战斗服的时间一样长。

阿多抬头看了看。出口处的“开始”指示灯已经由红变绿。门瞬间打开的时候，陆战队员们响起了一阵欢呼声。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当然非常热爱军营。

《黑暗降临之前》第 3-4 章 [2004-6-2]

第三章 身负使命

阿多是从军营里统一流出来的陆战队潮流中的一员，流入了这个混乱的世界里。

一连身着盔甲的陆战队员已经在航空港联邦区周围排成了一圈，构成了军事单位的警戒线。阿多快速走过停机坪时，发现在他们外围，成千上万的殖民地居民紧挨着陆战队的警戒线。男女老少哭喊着，拥挤着，拼命地想要离开这个星球。

在他们远处，老百姓那边，航空港一片混乱。沿着飞行线，大概有一百多架轨道航天器，有的正在起飞，离开地面，有的正在盘旋着，等待升空。在外层标志那边，

至少有两百多架轨道航天器正无精打采地移动着，白天的光线在它们光滑的船体上闪烁。在它们的移动中透着一种绝望的感觉。控制人员似乎已经放弃了调度指挥控制，飞船随意地起飞降落。几艘运输船在终点大楼附近盘旋着，在寻找可以降落的地方，但惊慌混乱的人群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给它们让路。至少六七艘飞船的残骸还在燃烧着，散布在航空港建筑群周围。还在飞行的飞船驾驶员们没有太多地注意它们。像扑火的飞蛾一样，他们被巨大的利润所驱使，每一个登机的人都要交给他们一大笔昂贵的费用。为了他们自己和飞船的安全，他们想要尽快地飞进来再飞出去。

如果每个人都在拼命地想要离开这里，为什么联邦又要费那么大的劲把我送到这里来呢？阿多感到不解。他的肚子下面那种令人痛苦、惹人心烦的冰冷的感觉又一次出现了。我不认识这些人。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哪一个世界里。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他知道给他指定的交通工具又是一艘运输船，便和两班陆战队员一起向它跑去。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向谁报到。因此他们的班很快就集中到一起了，像是受到了某种磁性魔力的影响。阿多发现自己正跟在昨天见到的那

一位女中尉的后面跑着。他旁边是那个高大黝黑的南海岛民，那家伙穿着阿多见过的最大的动力盔甲作战服。他认出那是CMC—660重型战斗服，背上带有等离子发生器。阿多心想，原来这家伙是一名喷火兵，就是那种发射等离子火焰的兵种，这种火焰对于操作者来说，有时是和对敌人一样危险的。后面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一名技术员，穿着一套轻便工作服。他要去哪儿？阿多心想，难道去度假？

轨道航天器不停地从周围的发射台上升起，发出隆隆的响声，但这并没有减少运输船驾驶员的热情，也没有完全淹没他刺耳的喊叫声，“女士们先生们，老人孩子们，快点上来吧！”他尖声喊道，说话的腔调就像是不停吆喝的街头小贩，“快来看啊，宇宙中最精彩的演出，看啊，殖民地居民仓皇逃命！看啊，政府就在你眼皮底下崩溃！快来见证文明人史无前例的大恐慌！这边来看啊！”

阿多向运输船走去。在陆战队警戒线附近，突然响起了高斯自动步枪开火的“哒哒”声。阿多皱了一下眉头，尽力不去想这意味着什么，“卡特！”他们到达飞船的舷梯边时，中尉突然喊道。

“到！长官！”身材笨重的南海岛民高声应道。

“让这些速成的新兵 5 分钟之内登上飞船。”她的命令甚至盖过了他们周围骚乱的声音，“我们有任务要完成。我们到达基地后我再详细地讲。”

“是！长官！你们都听到长官的话了？集合！”

大家排成一排。卡特开始沿着队列检查，看是否每个人都带了行李包。

飞船驾驶员倚在运输船的着陆支柱上，咧着嘴笑。

“好的，娘儿们！”卡特显得自得其乐，“进去坐下吧，我们走！”

阿多拎起了行李包，向前移动，有点怀疑地看了看飞船船舷上画着的涂鸦之作，“瓦尔基里雌狐？”

“说得对，朋友，”那驾驶员沾沾自喜地答道，“人们说一旦你有了瓦尔基里飞船，你就不再想乘坐其它任何飞船。你算是来对了地方……不过也可能是来错了地方，不知你能否领会我的意思。”驾驶员身材瘦小，留着一头阿多见过的最离谱的头发。一个个尖尖的圆锥，像蓝色长钉似的从他的头上向四周辐射，圆锥间的空白地带剃得整整齐齐，光光溜溜。瘦骨嶙峋的身体似乎只剩下胳膊和腿，就像一个穿着航天制服的稻草人，带着一种恶作剧般的微笑，那微笑似乎是缠在他的脑袋上。“特基

斯●马斯就是我。对于你们这些要去边缘地带的小伙子来说，我就是死亡天使。很高兴为您服务。不管你需要任何东西——只管找我。”

“这是个死亡陷阱，我才不愿意上去呢。”

特基斯向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声音就来自阿多的后面。是那位技术员。阿多不记得在来基地的运输船上见过他。他在这儿待的时间一定更长。

“我甚至看都不想看它！”穿工作服的技术员说。他虽然身材瘦小，但面部光滑，头发剪得很短，显得很惹眼。那家伙干净得走起路来都会吱吱地响。“像这种没人要的垃圾，叫它垃圾都算是抬举它。”

特基斯离开了着陆支柱，凶狠地吼叫着：“你这臭狗屎！这艘飞船是美的化身，整个舰队再也找不到另一艘像她这样的飞船。”

“那是因为其它的船至少还得到过合理的维修。”

“你把那话收回，马库斯！”

“做梦去吧，特基斯！”

“你现在可是正在上这艘船！”

“这是我最不愿意上的船！我就是自己扑打着胳膊从悬崖上跳下来，也要比坐在这个死亡陷阱里生还的机会大。”

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弄到一艘真正的飞船？”

特基斯愤怒地大喊一声，冲向技术员。他们跌倒在地上，翻滚着，扭打在一起。直打得红色尘土飞扬，弥漫空中，只见胳膊腿一阵飞舞，也分不清谁是谁。即使两只野猫打起架来也未必有如此激烈。

阿多站在那里，目瞪口呆。这情景太可笑了。

卡特走过来把两个角斗士拉开，“詹司先生，中尉好像告诉过你把行李放到船上吧？我想现在正是放上去的好时候。”

面红耳赤的技术员仍然冲着运输船驾驶员的方向朝着空气打了几拳。卡特抓住他猛地揉了一下，这下应该把那家伙的牙齿都晃松了。

“到底是不是？”卡特追问道。

马库斯·詹司不再挣扎，“是，我想是的。”

卡特转过身面向特基斯·马斯，这位飞行员长钉似的头发梢仍然因愤怒而抖动着。“你到底有没有飞船供你驾驶？”卡特问。

“有，”特基斯答道，依然怒气难消，“而且是特别好的飞船！”

“那么，尊敬的先生，你还不快点去驾驶它？”卡特的微

笑露出了满嘴的牙齿，似乎谁不同意他就要把谁吃掉，“我在这里是有事要干的，我不想有哪个人挡在我和我的目标之间。而现在，先生，你就挡在我的路上……”特基斯顿顿时泄了气，“我……我这就把这艘漂亮的飞船给您从地上升起来。”

“就这么办吧，先生。谢谢你，先生。”卡特边说边把他们推开，让他们走，两位先前的斗士都有点步履不稳，各自都对脚下的地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低着头，看着地，各自走开去干自己的事去了。

阿多叹了口气。

“那么你呢，士兵，”卡特问道，第一次把黑色的眼睛对着阿多，“你想要挡住我的路吗？”

“不，长官！”阿多答道，有点后悔没能躲避开这个大个子的注意力。“我绝对没有挡你的路，长官！”

大个子又咧嘴笑了。那笑里既有点恶作剧，同时又暗含杀机。“不，朋友，我不是‘长官’。”他伸出戴手套的一双大手，“列兵费图·库拉一艾比，但人人都叫我卡特。”

“列兵阿多·迈尔尼科夫，”他回答道，很庆幸自己手套里的手反应够快，化解了一场可能会导致残废的握手，“很高兴认识你。”

“你在撒谎。”卡特不怀好意地咧嘴笑着。

“也许是吧。”阿多答道。

大个子头向后仰，开怀大笑起来，“好，够诚实的。拿着你的行李。我要去找个地方烧点东西。刚才的表演你开心吗？”

阿多拎起行李，朝运输船舷梯处走去，“什么？哦，你是说飞行员和技术员？”

“当然！”卡特答道，一只手轻而易举地就把自己的帆布包扔到肩上。“看着兄弟大打出手总是件开心的事。最开心的还是和我自己的兄弟……”

阿多转回身。“你是说……他们俩是……”

“当然是。”卡特笑道，开玩笑地推了阿多一把，差点让他背过气去。“兄弟间的血缘是藏不住的。”

卡特突然战栗了一下。阿多看到大个子的脸上掠过了某种可怕的念头。卡特大叫一声，伸手抓住阿多头盔上的密封环，把他的脸拉向自己。“这就是我来这儿的目的，迈尔尼科夫。我的兄弟都住在这个红色尘土的星球上种水田。我一定要找到他们，迈尔尼科夫，不然我就要用地狱的火为他们报仇。你明白吗，迈尔尼科夫？你要挡我的路吗，迈尔尼科夫？”

阿多平静地回应着卡特瞪得溜圆、咄咄逼人的眼睛。

以眼还眼，阿多想道，然后，去爱恨你的人。

“叫我阿多，”他平静地答道，“你可以叫我阿多，如果你愿意。”

卡特的面部肌肉痉挛了一下，“什么？”

“我叫阿多。希望你能让我叫你卡特，因为第一次我没有听清楚你的全名。”

卡特的手放松了一些。嘴唇上露出了微笑。“当然，阿多，我喜欢你。你可以叫我卡特，朋友。那么，我想你是支持我的了，嗯？”

我会离你远远的，阿多心想，但他还是大声说，“永远支持你，卡特。”

液压装置突然吱吱响了起来。船尾的舷梯在快速地收回。卡特松开了手，重新露出柴郡猫似的微笑，向后退了一步，靠在对面的墙上。他刚刚好不容易才系上降落伞安全带，中尉就走进了职员舱。

“好，大家听着，”她以一种纯粹的女低音说道，“我是L●Z●布莲娜中尉。我是你们这次任务的指挥官。”

“哇，听见了没有，伙计们，我们有任务了！”

布莲娜中尉继续说道，“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她的语气

平淡而又有权威性，“我已经把我们的降落坐标给飞行员了，我们应该在大约三十分钟之内到达 1Z 的基地。”

“十五天以前，靠近边界的殖民地基地突然毫无声息了。派去进行初步调查的侦察小组也失踪了。十天前又派去的武装侦察兵证实，这个星球已经受到我们现在称之为泽格族的怪物的入侵。”

“泽格族，乖乖！”艾利笑道。

“打扰一下，长官，什么是泽格族？”麦里士以轻蔑的口吻问道。

“一种新的异形生命形式。我们目前对它们了解还不多……”

“抓过来烤了吃！”卡特嘎嘎笑道。

布莲娜暂时没有理睬他们，“考虑到整个星球都已受到泽格族的侵蚀——不管它们叫什么，联邦决定把自己的精英从马赛拉撤走。”

“嗨，联邦正在把它的‘精英’撤走！”马库斯阴阳怪气地说。

机舱里响起一片大笑声。

“别胡扯了，詹司，否则我亲自把你扔到袋子里。”布莲娜中尉是当真的，机舱里没有一个人认为她不会这样做，

“我们的任务有三个目标：第一，守住前面位于 3927 地区的掩体群，以协助联邦的撤退；第二，侦察敌人在此位置前方的行动；第三，捡起指挥部在路上丢失的一个小玩意。就这些。”

“呃，中尉，”卡特问道，“是什么样的……小玩意？”

“我看到它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卡特，”布莲娜说道，“在飞船上，你们会发现盔甲上使用的扫描器插座。它事先已经校准了，可以看到目标。我不知道那目标是什么，你们也不必要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它，那将是我们离开这个星球的票据。当我们安全地到达阵地之后，我会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完毕。”

布莲娜中尉转过身，在自己的跳伞装置中坐下。阿多又一次发现自、己坐在她的对面，但现在她已是他的指挥官了。

“请原谅，中尉。”阿多问道。这时运输船的发动机开始旋转起来。

“什么事，士兵？”布莲娜用钢一般冰冷的眼神看着他。“你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掩护联邦人员和装备撤退？”

“是的，这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她回答道，这时飞船的声音越来越响。

“殖民地的人怎么办？”阿多大声问道，飞船的声音太响了，“我们也要掩护殖民地的人们撤退吗？”

如果说布莲娜有答案的话，她可能只是懒得说，也可能是发动机的噪音太大了，也可能是她自己也没有答案。

阿多又一次坐回到自己的跳伞装置里，很是担心这三十分钟。他眼睛闭上了一会儿，脑海里看到了马赛拉的航空港正在下面后退。透过震颤船体的轰鸣声，他肯定自己听到了下面成千上万人的哭泣声，他们正拼命地逃离。他感到在人群里他看到了米兰妮的面孔。

第四章

老兵新朋

阿多在一个充满铁锈的世界里飞行着。遥远山脉的表面是铁锈色的。地上耸立的峭壁是铁锈色的。甚至聚居地城市的郊区也蒙上了一层铁锈色。只是在几天以前，这些建筑物里还有人居住，在这干燥世界里弥漫的细小沙尘也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无暇照料这一切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阿多通过他的战斗服而看到的。他把

电源线插到飞船的电源总线上，总线也传送给他的持续的数据流，阿多可以以任何他喜欢的方式配置这些数据。他把传感系统切换到外部世界，飞船立刻在他周围消失了。他独自翱翔在山川的上空，内部显示系统自动把飞船和他周围的人都屏蔽掉了。他是一只大鸟，身后拖着一片炽热的等离子火焰，仿佛是飞行在火焰上。

中心城市的外围很快被甩在后面。下面是一个荒原，在他之前发生的战斗使这里布满了弹坑和烧焦的泥土。遍布的尸体，诉说着人们绝望的挣扎，点缀着这片备受蹂躏的土地。偶尔，秃鹰悬浮摩托笨重的车身和几百艘民用运输船，构成了随处可见的变了形的黑色金属花瓣。阿多在空中所有这一切上面航行，心中充满疑惑。攻城坦克在哪里？还有移动大炮和歌利亚巨型战斗机器人呢？他所看到的地面的一切武器都是轻型武器和地方民兵使用的垃圾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场战斗已经输掉，他们又要被部署到哪里呢？阿多向前看去。他的飞行慢下来了，他正朝着一个位于前哨地带的掩体群飞去，着陆区正好位于掩体群之内。

“把头伸出来，你！”布莲娜中尉严厉的声音从通讯系统

里传来，“该着陆了。”

他的注意力几乎刚一转移，运输船就在他身边出现了。中尉正冷冰冰地盯着他的面罩。

“是，长官，”阿多响亮地答道，“准备就绪，长官。”

布莲娜中尉没有过多的表示，只是很快地看了阿多一眼，然后就转向整个小分队。她的声音透过发动机的轰鸣传了出来：“伙计们，我们来这里是有目的的。让我们做完工作，立刻离去。明白吗？”

“明白，长官，明白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

“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来登陆，找到床位，放好行李。然后立刻到指挥室外面找我报到，布置任务。”布莲娜中尉在向陆战队员们讲话时伸出了两个指头，“卡特，瓦博斯基，你们准备喷火兵第五套战术动作。其余人员准备武装侦察，按第三套战术动作的配置行动。”

阿多很快看了一遍第三套战术动作的配置单：动力盔甲，高斯来复枪，步兵弹药，不必带野战装备……这样他们就能轻装上阵，动作快，反应敏捷。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会离开营地太远。听起来是一个很惬意的下午。

布莲娜中尉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机舱里的小分队成员。阿多纳闷中尉在想些什么。

“如果迟到一分钟，两分钟后你们就别想呼吸了。明白吗？”

“明白，长官，明白！”

运输船突然俯冲下去，猛地着陆了。中尉立刻抓住了一个扶手，迅速合上面罩。

出口舷梯还没有落地，她就已经冲了出去。

阿多费了好大的劲想穿过营房的舱口，可就是过不去。他似乎连很简单的任务也很难集中精力。在他试图穿过舱口时，帆布包给卡在了舱口框的另一边。两排双层床上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弄得他面红耳赤。别人的笑刺激他更用力地拉，但他越是恼火、越是尴尬就越是不能把包拉进来。他的脑子似乎进入了某种可怕的怪圈——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可就是纠正不过来。

“别着急，大兵，”坐在上铺一位年长的陆战队员说道，“让我帮你一把吧。”

“不必麻烦你，先生。”阿多嘟哝道。

他身上不知哪根筋认定，这个老家伙是想让他更难堪。老兵鼻子里哼了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小伙子，一点也不麻烦。有时候，只要稍微松弛一下，事情自己就解决了。你只不过太心急了。”

老兵把手轻轻地放在阿多的胳膊上。

阿多怒气冲冲地把胳膊抽回，胳膊肘甩到了铁墙上，动力盔甲保护了它，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凹痕。帆布包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老兵摇了摇头，笑了笑。阿多疼痛得头发懵，又非常地尴尬，几乎没有看到他的样子。他有着铁灰色的头发，长长的，乱蓬蓬的，还有淡灰色的络腮胡须。带着疤痕的扭曲的脸上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似乎能把一切看穿。阿多猜想他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当然，由于他脸上有一些伤疤，这只是一种猜测。

然而，那张变形了的脸孔继续对着阿多微笑，他把双手举到胸前，掌心向外，以示投降。接着，他慢慢地把手伸到舱口，把他拉到房间里，放在阿多面前。

“别紧张，兄弟，”他说，“看来你刚从改造箱里出来。那玩意能让你的脑袋很长时间都清醒不起来。”

阿多只是闷闷不乐地点点头。胳膊肘上那种电击的感觉正在消退。

“乔恩 ● 利特尔菲尔德。”老兵边说边伸出一双粗大的、长满茧子的手，“很高兴认识你，兄弟。”

阿多眨了眨眼睛。他头脑深处有某种东西在远方向他尖

叫，但他却听不懂它在说些什么。被人称作“兄弟”，这种想法让他有点头晕。

记忆不断地叠加着，在他头脑里不停地跳动，令他迷惑。

“迈尔尼科夫兄弟！”那位年轻的指挥官在黎明的光线中向他灿烂地微笑着。

他爸爸的声音：“孩子，在上帝眼中，人人皆兄弟。兄弟是不会相残的……”

“兄弟……”阿多眨了眨眼睛说，他极力想稳定自己。

“当然，”乔恩说，“我们这里都是兄弟——军营里的兄弟，战斗中的兄弟。面对它吧，新兵，我们在这里一无所有，只有兄弟。”

米兰妮消失的面孔，恐怖得变了形，泽格族怪物将她血淋淋地拖到广场的草坪上。

“是的……当然，”阿多说，他的眼睛看着地面，“我们只有兄弟。”

乔恩●利特尔菲尔德麻利地捡起阿多的包，扔到了他下面的床铺上。“别担心，小伙子。作为一名陆战队员，我大半辈子都在不停地奔波。和我待在一起，年轻人，保证你没事。我们会使你清醒的，你很快就会没事了。

阿多茫然地看着利特尔菲尔德。如果利特尔菲尔德是三

十多岁，那么他算是比较老的了，比他记忆中见过的任何一位陆战队员都要老。当然，以前，在旁特富，他见过年龄更大的人。殖民地的族长们全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记得他们似乎都很有智慧。现在，能有一些那么久还活着的领头人，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他们有自己的智慧，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智慧。这样想一想，在陆战队中，利特尔菲尔德大概是他见过的少校以下军衔中年龄最大的了。

“三十即老”，没有哪一个征募新兵的告示是这样写的。我在乎什么？阿多心想。我并不是为了退休后的福利才参军的。我是要找泽格族算账的，如果在它们抓住我之前能够算清这笔账，我就满足了。

卡特巨大的身躯灵巧地挤过营房舱口。他的身躯几乎占据了阿多和利特尔菲尔德之间所有的空间。

“得了吧，利特尔菲尔德中士！”卡特低头看着年长的老兵，语气中的嘲讽和蔑视再明显不过，“我们上次一起服役时，你不是利特尔菲尔德上尉吗，长官？”

阿多一时愣住了，一个列兵竟然对一位军官如此不敬，哪怕是不授衔的军官。

乔恩显然决定对这种明显的侮辱不予理睬，微笑着回答

道：“很高兴见到你在我的班里，列兵。你最好手脚快一点。布莲娜中尉今天脾气有点不太好，可能非要想个出气筒出出气不可。你已经领到了战术任务。快点准备好出去吧！”

是的。我是要找泽格族算账的，如果在它们抓住我之前能够算清这笔账，我就满足了。

卡特巨大的身躯灵巧地挤过营房舱口。他的身躯几乎占据了阿多和利特尔菲尔德之间所有的空间。

“得了吧，利特尔菲尔德中士！”卡特低头看着年长的老兵，语气中的嘲讽和蔑视再明显不过，“我们上次一起服役时，你不是利特尔菲尔德上尉吗，长官？”

阿多一时愣住了，一个列兵竟然对一位军官如此不敬，哪怕是不授衔的军官。

乔恩显然决定对这种明显的侮辱不予理睬，微笑着回答道：“很高兴见到你在我的班里，列兵。你最好手脚快一点。布莲娜中尉今天脾气有点不太好，可能非要想个出气筒出出气不可。你已经领到了战术任务。快点准备好出去吧！”

《黑暗降临之前》第 5-6 章 [2004-6-2]

第五章

绿洲行动

风在这片崎岖不平的荒凉地带肆意横行着。阿多几乎可以感到砂粒钻进了他的动力作战服的各个连接处。对此他毫无办法。小分队正在立正。如果他胆敢动一动，他肯定布莲娜中尉会让他以后再也动弹不了。

即使作战服很好地控制着他的体温，力图使身体保持最佳状态，他还是感到有一股汗正在从肩胛骨流向背部。也许利特尔菲尔德中士说得对。在航空港接受记忆改造之后，也许还有什么东西仍旧留在他的脑袋里。他有点难以集中精力，有一种预感，似乎就悬浮在他意识的边缘。他父亲常常把这种感觉叫做“神的提示”，那种平静、微弱的声音，向人们昭示神的指示。“注意倾听那种声音，他父亲说，“它永远不会让你走错路。”

可是当泽格族怪物将他父母撕成碎片时，那个预警之神在哪儿？

一阵刺痛穿过他的右眼眼底，让他几乎看不到东西。紧接着，阿多感到一阵恶心，身体不由得畏缩了一下。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情景：吃过的杂烩早餐全都喷在战斗

服的头盔上。利特尔菲尔德说过这一切会过去的，阿多想，他费了好大的劲，想保持头脑的平衡。再坚持一会儿，一切都会结束。

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布莲娜中尉身上。她就站在他们前面，有意识地把安全头盔的极化部位拉下，好让每个人都能在她说话时看清她的脸。队列中每个人都一脸严肃地正视前方。没有人敢冒险在她阔步巡视时吸引她的目光。

“就在人人都撤离的时候，他们却把我们派到了这里，我的勇士们，”她的声音通过头盔，和往常稍微有点不同。战斗服中有一个听觉加强器，传播的声音和外界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来自于听觉器。“整个联邦部队都在撤离这个星球。”

“但殖民地的人怎么办？”阿多心想。“联邦军也要把他们扔在这里吗？”

“在我们和其他弟兄们一起离开这个尘埃流星以前，我们必须完成一件任务。”

“用火烧死它们，长官！”卡特兴奋地插了一句，声音干脆，十足军事化。

布莲娜笑得像一匹狼。“恐怕你那个小孩玩具还没有把它

们烤完，我们就先完了，库拉一艾比先生。不过我倒是建议，我们先把目前的工作做完，离开这个星球，或许还能有一线生路。”

“长官！是，长官！”卡特听起来有点扫兴。

“你们一定想知道现在在哪儿。你们的新家，就是 3847 掩体群。

几周前，这里是一个前哨基地。这里的人都叫它风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现在都属于我们了。尽量学会喜欢它吧，一旦完成任务，我可是一分钟都不想多待在这儿。

“就在这里的东北方，有一个冲击火山口，火山口下方，有一个以前的抽水站。这是一个叫做‘绿洲’的破烂地方，在三十五度经向线上，命令发送器转动三个刻度①就是。把你们的导航收发器调到这些坐标上来。我们的马斯上尉，”飞行员眯缝着眼站在风沙中，勉强轻轻挥了挥手，以表明他就是马斯，“将会在空中掩护我们，给我们引路。”

“在空中掩护？”塞亚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问道，“坐在运输船里吗？”

“雌狐飞船上装备有一个特殊的接收器，塞亚科先生，

来帮助我们寻找要找的东西。你觉得这样做有问题吗，先生？”

①美军俚语，指一公里，越战时流行开来。

她的语气冷得足以让塞亚科的面罩从里面结冰，“没问题长官！”

“找到这个东西，我们就撤退，把它带走。干净利索。斯密斯一普恩下士率领一班的秃鹰摩托和鲍尔斯、福、辟奇斯，还有温德姆，利特尔菲尔德？”

“在，长官！”老兵的声音在阿多的头盔里显得格外响亮。利特尔菲尔德就站在他的旁边。

“你带领二班——包括艾利、伯奈利、迈尔尼科夫和项。卡特和埃卡特给你们强大的喷火兵支援。”

阿多努力地把自已班的人员名字记住。伯奈利、项和埃卡特他不太熟悉。卡特仍然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谜。不过，他们的班长利特尔菲尔德，倒是让他觉得有点希望，比别人当班长要让他安心。

“长官！是，长官！”利特尔菲尔德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地答道。

布莲娜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回答，“延森，你带领第三班，包括柯林斯、麦里士、艾森和姆布图。瓦博斯基给你们

喷火兵支援。”

“是，长官。”延森无精打采地回答。阿多希望这个人打起仗来能比说话有精神。他站在那儿就好像快要睡着了似的。

“运输船将会在空中给我们掩护和遥感支持，直到找到我们的战利品为止。然后我们就迅速撤退，离开这个星球。有问题吗？”

布莲娜问有没有问题，不是一种邀请，而是一种挑战。阿多忍不住了。他迈步向前，敬了一个礼，说道：“长官！我有问题，长官！”

“好，迈尔……迈尔科夫……先生？”

“迈尔尼科夫，长官。请原谅，长官！”

“你要问什么，迈尔尼科夫？”

“我们要找什么，长官？”

布莲娜中尉的眼光从他身上移开，看着遥远的地方。

“一个箱子，士兵，只是一个箱子。”

阿多感到很开心。他喜欢穿着动力盔甲跑步。似乎毫不费力地就能在地上弹跳。棘爪在他下面滚动，他和和伙伴们身后扬起了一阵橙红色的灰尘。

他把作战服的面罩目镜调整到导航模式。随着他的目光，

目镜会展现周围的地形，以及显著地貌的标签。尽管中尉有点不以为然，但将这个地方称之为风景还是很恰当的。这个基地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上方的抽水站，确保来自绿洲的水的供应。正因为如此，它坐落在盆地边缘的峭壁上——所谓盆地，就是冲击火山口遗迹在地表形成的一道壮观的狭长凹地。火山口遗迹的边缘已被岁月风化。

目镜把他左边的陡峭的山峰标记为“石墙”，而把右边的山峰标记为“莫莉的奶头”，虽然有点难为情，却倒也恰如其分。火山口本身地形荒凉，就像马赛拉大部分地区一样，但是这里有一种纯粹的崎岖之美，令阿多大饱眼福。

一条路弯弯曲曲地从火山口边缘陡峭的斜坡蜿蜒而下。想到当地的老百姓要沿着这条变幻莫测的路痛苦地绕来绕去才能到达谷底，阿多忍不住又笑了。陆战队员却不受这种局限。整个班都从陡峭的边缘弹跳而下，直接跳跃到山谷底部。战斗服的设计可以接受比这更严峻的考验，从悬崖上爬下来只是小意思。而穿着战斗服的陆战队员比战斗服还要能经得起折腾，阿多很俏皮地想道。

“骄傲……”他爸爸的声音说道，“骄兵必败……”

阿多皱了皱眉头。他的头疼突然又要复发。最好不要想这事，集中精力做好现在的工作。

一班的人坐着四辆秃鹰摩托飘过他们的右边。通常，机动部队拥有攻城坦克或者歌利亚战斗机器人就能很好地为一个排提供支援。阿多心想，一班肯定是希望得到这些重型设备，把刚刚从地方游击队中“解放”出来的秃鹰摩托分给他们，他们注定要大失所望了。这些摩托虽然快速、轻便、机动性强，但对乘坐者的保护却和一顶纸糊的帽子没多大区别。他们的班长，一位名叫史密斯—普恩的下士，正吃力地控制着车速，以便和另外两个依靠步行穿过谷底的陆战队班保持平齐。

阿多所在的二班正走在队列的前面，第三班从侧翼跑到了他的左边。他们全都排成一排跑步前进，倾斜的火山口底渐渐变得平坦。在他们上空，瓦尔基里雌狐盘旋着，角度向下的喷气装置在整排队员扬起的尘土后面，又激起了一道尘墙。

布莲娜中尉跟在三班的后面跑着。阿多还以为她会高高在上地坐在运输船里，从空中指挥全局。他曾经在其他指挥官手下执行过任务，他们都喜欢从一个舒适、遥远的地方对队员进行遥控指挥。

他对布莲娜的评价又增加了几分。

阿多每迈一步，脚下的土地都微微震颤。战斗服里的氧气涌向他的身体，让他感到充满活力，随时等待着、盼望着为联邦效力。

我们是顽强的。阿多想道。每个人都这样说……尽管他想不起谁这样说的，在哪儿听人这样说的。

他只知道，绿洲的边缘很快就要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很快就能向泽格族对他做的一切讨回公道。

记录 / 无线通话 417 号 / 任务历时：00：04：23

LC：L. Z. 布莲娜中尉，指挥官

3 个班：1：a—e (机械师 / 秃鹰摩托)；2：a ● g (陆战队员 / 步兵)；3：a—f (陆战队员 / 步兵)

支援：DS (瓦尔基里雌狐运输船 / 特基斯 ● 马斯，飞行员)
开始

LC / 布莲娜：“好的，步兵们。开始行动。一班，在前哨周围给我巡逻一圈。”

1A / 斯密斯—普恩：“什么……？再说一遍。”

LC / 布莲娜：“一班……绕绿洲巡逻一周，然后报告。”

1A / 斯密斯—普恩：“好的，收到。福，向左移，飞高一点，跟紧点。你这次要是再离开我，我非把你给卖了不

可，我发誓。”

1B / 鲍尔斯：“不会的，中士，我也爱你。”

LC / 布莲娜：“二班，在防御工事那儿掩护三班。”

2A / 利特尔菲尔德：“准备就绪。行动。”

LC / 布莲娜：“三班……”

3B / 瓦博斯基：“我们已经到了，长官。”

LC / 布莲娜：“……向上移动，侦察……卡特，等着我的命令，不然我把你的皮钉在我的办公室墙上。”

3A / 延森：“收到，中尉！我们在豁口处。”

任务历时：00：04：24

3C / 柯林斯：“嗨，中士！这是什么玩意？满地都是！”

3B / 瓦博斯基：“那是泽格族的粪便，埃卡特。它们走到哪儿，都会把那玩意弄得满地都是。”

2E / 艾利：“上帝，真恶心。这些虫子似乎把它们黑色的呕吐物涂满了整个城市。”

2A / 利特尔菲尔德：“闭嘴，艾利……密切注意你的射程范围。看你那持枪的样子，你以为你是在接受检阅吗？”

任务历时：00：04：25

2E / 艾利：“我在监视它们的背后，中士。你不要……”

3A / 延森：“中尉，我是延森。我在豁口处。这里有很多

泽格族的蔓生菌。附近肯定有一个蔓生菌丛。”

1A / 斯密斯一普恩：“真是扯淡，中尉。我们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孵化中心。”

1B / 鲍尔斯：“是啊，告诉他们，斯密斯一普恩！”

3A / 延森：“……遵命，下士，但确实是泽格族特有的蔓生菌丛，整个主街道和建筑物周围都是。我不知道它来自哪儿。”

1A / 斯密斯一普恩：“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延森。我告诉你根本就……”

任务历时：00：04：26

LC / 布莲娜：“不要再争了，斯密斯一普恩。延森，有什么接触吗？”

3A / 延森：“只有蔓生菌丛，中尉。其它方面，没有。”

LC / 布莲娜：“很好，马斯，怎么样？有没有……”

1A / 斯密斯一普恩：“福，我再最后告诉你一遍，飞高一点。温德姆！跟紧一点，好吗？注意那些水管！撞上去一个，你这一天就完了。”

DS / 瓦尔基里：“再说一遍，中尉？”

LC / 布莲娜：“我们要找的目标有什么线索吗？”

任务历时：00：04：26

DS / 瓦尔基里：“没有，中尉。探测器没有反应。没有任何指示。我想那些建筑物对你干扰很大。你必须……”

1B / 鲍尔斯：“已经够紧的了，斯密斯一普恩，难道你还想要我替你开摩托？”

LC / 布莲娜：“闭嘴，鲍尔斯！马斯，再说一遍？”

DS / 瓦尔基里：“各班要靠近一些‘派他们进入建筑物。’”

2E / 艾利：“进去？你是在开玩笑吗？”

LC / 布莲娜：“收到，马斯。二班，靠上去。三班……”

2A / 利特尔菲尔德：“收到……靠上去。”

LC / 布莲娜：“……侦察东部建筑，一直到……”

3A / 延森：“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LC / 布莲娜：“我是说你们班散开，侦察东部的建筑，一直到传输塔那儿。二班，你们……”

1B / 鲍尔斯：“那里什么都没有，斯密斯一普恩！我们只是在空中瞎转悠。”

1A / 斯密斯一普恩：“别牢骚了，鲍尔斯，如果这里真有什么的话……”

LC / 布莲娜：“不要在指挥信道上胡扯！别占线。二班，你们去西边。搜索冷凝器那儿，一直搜索到管理中心。”

任务历时：00：04：27

2A / 利特尔菲尔德：“收到。准备就绪。塞亚科，你和麦里士一起去检查冷凝器那儿。其余人员跟我来。”

3A1 延森：“你们都听到长官的话了，开始行动。卡特，你跟着艾利和项去主街道。埃卡特，你跟着迈尔尼科夫和伯奈利。沿着那条路下去，然后向北……”

1D / 辟奇斯：“嗨，斯密斯一普恩！你看到那个了吗？”

1A / 斯密斯一普恩：“你听到长官的话了，温德姆。不要胡扯……”

1D / 辟奇斯：“那儿有东西在动！”

1A / 斯密斯一普恩：“哪儿？”

1B / 鲍尔斯：“没有什么在动，我告诉你。”

任务历时：00：04：28

3D / 麦里士：“中士？这东西上面走吗——这种蠕动的玩意？”

3A1 延森：“那叫蔓生菌丛，迈尔尼科夫。不错，上面能走。它看起来湿乎乎的，但它可能比你的动力盔甲还要硬。”

2A1 利特尔菲尔德：“用探测器仔细搜搜。我们早一点找到那东西，就能早一点回去吃东西。”

1E / 温德姆：“辟奇斯说得对，下士，下面有东西在移动。”

1B / 鲍尔斯：“你看到东西了，温德姆！”

1D / 辟奇斯：“是的，我也看到了。就在指挥塔那儿，在阴影里。”

LC / 布莲娜：“我们快点结束，离开这儿。马斯，有什么发现吗？”

任务历时：00：04：29

DS / 瓦尔基里：“还没有，中尉……让他们继续搜索。”

2D / 迈尔尼科夫：“嗨，我这儿发现了什么东西……”

LC / 布莲娜：“迈尔尼科夫……是什么？”

2D / 迈尔尼科夫：“中士，我觉得你有必要来看一下。”

2A / 利特尔菲尔德：“你在哪儿，迈尔尼科夫？”

任务历时：00：04：30

2A / 利特尔菲尔德：“迈尔尼科夫，再说一遍。你在哪儿？”

LC / 布莲娜：“利特尔菲尔德，怎么了？”

2A / 利特尔菲尔德：“埃卡特，迈尔尼科夫在哪儿？”

2G1 埃卡特：“我不是那小子的保姆，中士。”

2A / 利特尔菲尔德：“埃卡特，回答我！”

2G / 埃卡特：“嘿，他刚才还在我后面呢。”

2A1 利特尔菲尔德：“伯奈利？”

2C / 伯奈利：“他就在转角处，中士。”

2A1 利特尔菲尔德：“你能看到他吗？”

2C / 伯奈利：“哦，他就在……嗨，他去哪儿了？”

任务历时：00：04：31

LC / 布莲娜：“迈尔尼科夫，向我报告！”

任务历时：00：04：32

LC / 布莲娜：“迈尔尼科夫，向我报告！”

第六章

深洞历险

阿多掉了下去。

阿多掉进了无止境的黑暗之中，下落的时候，时间似乎停止了。自由下落过程中，头盔不时地撞击着看不见的黑暗坑道的坑壁。他的四肢由于下落的缘故不时地扭曲着，但战斗盔甲的自动安全伺服系统挽救了他，使他沒有受到重伤。他继续下落，不停地下落，落进下面未知的黑暗之中。

他猛地落地了，脸朝下跌落在坚硬的坑道地面，碎石层层叠落在他身上。战斗服自动对下落作出反应，救了他一命，但上面破败坍塌的坑道壁却滚落下来，把他深埋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

恐惧攫住了他。他尖叫着，虽然尖叫声在头盔里回荡，

但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却显得微弱而空洞。他的四肢狂乱地扑打着身边的瓦砾，踢打着身边滚动的黑糊糊的东西。他摇晃着站起来，匆忙中却失去平衡，又仰面跌倒，手脚胡乱地舞动着，想要抓住什么东西。

背部撞到了后面光滑的墙上。终于，颤抖的腿支撑着他站了起来，斜倚在墙上，大口地喘着气，费力地控制着自己。

黑暗包围着他，伸手不见五指。

阿多颤抖了一下，挣扎着，想要控制急促的呼吸。“深深地呼吸，阿多，”妈妈目光中满含关心地说，“什么也别说，先做一个深呼吸！”

他颤抖着吸了一口气。

“迈尔尼科夫呼叫……迈尔尼科夫呼叫……卡特！”他想了一会才记起这个名字。“卡特……进来，卡特！”

只有微弱的嘶嘶声在他耳朵里回响着。

阿多犹豫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埃卡特？……伯奈利？你们……你们能听到我吗？进来啊，埃卡特！伯奈利！我掉进了坑道里，在……”

在哪儿呢？头上目镜的显示是空白的。导航显示栏里闪烁着“LOS”，意思是和基地导航侦察系统失去了联系。他

到底落下有多远?记得他正在蔓生菌丛上走着,正在东边靠近指挥塔的地方侦察。

阿多的呼吸冻结了。危险的蔓生菌丛!

本能地,他用右手把高斯来复枪枪口在胸前端平。他的左手伸出去在背后摸着墙。战斗服的动力手套在肋骨似的光滑表面顺畅地滑动着。

“该死!”他吸了一口气,眼睛突然因恐惧而睁得大大的。阿多用两只手握住了高斯来复枪,迫使自己离开了墙壁。他身体稍微前倾,紧紧贴着来复枪,这是他训练有素的动作。“光!全频谱!”他喊道。

头盔上的照明灯立刻闪亮了。

一条孢子菌丛坑道显现出来,紧挨着阿多的左边,就在坑道里至少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一只迅猛兽!阿多刚刚看清楚自己的方位,这只可怕的野兽突然回过头来面对灯光。两只长长的如象牙一般的爪子,从两个上肢伸出,朝着惊恐的阿多抓来。迅猛兽令人毛骨悚然地尖叫着,棕黄色的头冠向后竖立着。

阿多来不及思考,马上本能地瞄准。他端着武器,迅速转回身,头盔中的显示系统自动转换到攻击模式。

迅猛兽顺着坑道向前扑来,巨大的后腿,长满锋利的毛

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径直冲向阿多。

“你不应杀戮……”一个声音在他头脑深处响起，声音很低，几不可辨。

阿多扣动了扳机，同时身体前倾，紧贴来复枪。

钢头步兵子弹以每秒三十发的速度从高斯来复枪中射出十五响音爆在空中炸响。

阿多松开扳机。短时点射。瞄准。

第一轮点射有一半的子弹击中了目标，穿过迅猛兽的血肉，击得墙上碎石迸溅。墨绿色的脓水从怪兽躯干上敞开的伤口中喷出。

迅猛兽的速度没有减缓。

他们中间只有十米了。

阿多又一次拉动扳机。长时点射，他自动地想。意识、尖叫都被甩在了脑后。

高斯来复枪又一次嗒嗒响起，跟踪器在阿多的头盔显示系统中记录着这一切，纠正着他的弹道，使他能够瞄准这个向他凶猛扑来的死亡和仇恨的化身。迅猛兽的甲壳碎片迸溅到墙壁上，落在孢子坑道坚硬的地面上。每中一弹，怪兽都摇晃着，暴露的血管中喷出了黑色的血液。阿多松开了扳机。

五米。

迅猛兽长着獠牙的嘴里吐着白沫，随着子弹的射击摇晃了几下，却又不可思议地站稳了脚，向前扑来。

阿多一阵恐惧，双目圆睁，扣下了扳机。高斯来复枪几乎立刻作出了反应，射出一道炽热的金属激流，击中并穿透了敌人的身体。但那野兽却迎着砸向它的钢头弹雨，继续向他扑过来。就在那一瞬间，阿多经受的训练突然消失无踪。一声尖叫，一声原始的、无意识的尖叫，从喉咙里爆发出来。身上的动物性占据了他。联邦不复存在。海军陆战队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阿多，背贴着墙，为生存而战。

一米。

那张可怕、怪异的脸孔贴近了阿多，阿多双目圆睁，一眨不眨。

任凭阿多怎样狂乱地扣动扳机，高斯来复枪不再发出任何声响。弹匣已经空了。

迅猛兽那张长满斑点的棕色脸孔撞到了阿多的面罩上。阿多无法向别处看。他盯着那双离他只有几英寸的、毫无灵性的黑色眼睛，双手毫无理智地舞动着来复枪，希望它能够重新响起来，然而这却毫无可能。

阿多不停地尖叫着。

缓缓地，迅猛兽的脸从阿多面罩上滑了下去，躯体撞在阿多的胳膊上。

阿多手忙脚乱地后退着，急于摆脱掉这个令人恶心的怪物的尸体，战斗服的靴子差点滑了一下。阿多颤抖着把弹匣从枪上取下。

他把新的弹匣在头上撞了一下，以排出里面的沙子，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实际需要。然后把弹匣放到枪里，做好射击准备。

迅猛兽躺在他的脚下。几乎有一半的甲壳被打掉了。阿多看到它的一只前肢被打断了，远远地躺在孢子坑道的地面上。一摊黑色的血液不断地扩大，在坑道地面上流着。

它还在呼吸着。

“一切生灵，归于我王，”妈妈唱道，“提高你的声音，听我们欢唱……”

阿多开始不可控制地抖动着。

他十二岁，坐在星期天教会学校的班里。“但是，这些自然的野兽，生来就是让人俘虏和猎杀的，它们视自己不解之物为邪恶，作恶多端，必遭毁灭……”野兽是有趣

的，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

迅猛兽在他眼前扭动着。空洞的黑眼睛瞪着他。

“主说，凡有生命的、移动的生灵，皆由水中大量产生。”

阿多无法呼吸。

惊恐之下，来复枪突然掉在地上。他的手抓住打开面罩的按钮。按钮在他摸索一阵之后才咔嗒一声滑开。他把面罩猛地打开，迎面倒在地上。

他吃的早餐猛地喷了出来，喷在孢子坑道的地面上。胳膊支撑着他，但却仍然不可控制地抖动着。接着，他又呕吐了一次；之后又是一次。

只是在这时，他才注意到坑道中的恶臭并不是他发出来的，他一连打了两个隔，知道自己吐光了。把手在沾满泥土的战斗服上擦了擦，抬起来，把面罩合上，以隔开那种恶臭。

最后，他筋疲力尽，虚弱无力，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于是只好倚着坑道墙壁坐了起来，用装有盔甲的膝盖支撑着胸部。

“不要杀戮！”

迅猛兽停止了扭动。他看着它死在自己面前，想不通自己是怎样夺去了一个生命——只有上帝才能赋予的生命

阿多杀了生。

“不要杀戮！”

阿多开始轻轻地哭泣起来，蹲在坑道底部，身体起伏着。他杀了生。他以前从未杀戮过。他经受过各种训练，在各种条件下操练过，模拟过，训练的方法和次数已多得记不起来。但在此之前，他从未真正地剥夺过任何东西的生命。

母亲教育他，杀生有罪。父亲教育他要尊重所有的生命，因为生命是上帝的礼物。他的双亲现在在哪里？他们的信仰在哪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他们死了，在一个名叫旁特富的遥远世界里。被这些同样是毫无头脑的地狱恶魔杀死了，他告诉自己。然而这些话在他听来是如此空洞，只是掩盖事实的借口，正如父亲以前常说的那样。

“……一切移动的、活着的生灵，皆由水中大量产生，依照他们的本类；一切有翅膀的禽鸟，依照它的本类而生：主以之为善。”

阿多的胸脯和膝盖贴得更紧了。他似乎无法思想。目镜里面的显示系统开始持续闪烁。在眼前延伸的黑暗的孢子洞中，运动探测器感应到了某种活动。但是阿多的大脑好像冻结了，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妈妈，对不起，”阿多泪眼模糊地咕哝着，“我不是有意的。我不是有意的……”

耳机开始在耳朵里噼啪地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阿多把膝盖抱得更紧了。

“……下面……中士……这个洞！”噼啪的声音开始变成单词。

阿多几乎没有听到它们，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什么对话。

面罩显示系统锁定了运动的物体。读数不停地变化着：六十米，更近。

“……这个坑道。”突然，声音在阿多的耳朵里变得清晰起来。

他隐约记得这是伯奈利的声音。“他妈的，至少有一百英尺深。嗨，迈尔尼科夫，你还……”

阿多眨了眨眼睛，颤栗着吸了一口气。

目镜显示系统上出现了多个联系对象。数量越来越多。

“……在一个破败的井坑下面，中士，”声音继续在耳中响着，“一定是蔓生菌丛把洞盖住了，他才掉了下去。我好像看到了他，但他没有作出回应。”

四十米，更近。

妈妈不见了。爸爸不见了。米兰妮不见了。我是惟一剩下来记住他们的人，阿多清醒了。

三十五米，更近。

抬起头来。他看到了伯奈利身上战斗服的灯光，在遥远的上方亮起。

总要有有人活下来。

“我在这里！”他高声喊道，一边弯下腰，迅速从地上的瓦砾堆里捡起了高斯来复枪。他利索地从腰带上解下抓钩，放进来复枪的枪口里。“靠后站，抓钩来了！”

“嗨，伙计，我们还以为失去了你！”

“今天还没有。”他回应着。

三十米，更近。

他朝着坑道上方射出了抓钩。单丝绳“嗖”的一声，从电动盔甲背后的自动绞盘里射了上去。

就要上升的时候，他看了看下面的坑道。一道冰冷的微笑浮现在他泪痕打湿的眼上，双脚迅速离开了孢子洞的地面。

第七章

重见天日

卡特的大拳头伸下来，把阿多从洞里拉了上来，连同作战盔甲和其它装备一起。他几乎还没有离开洞穴入口，其他三名队员就开始对着他刚刚逃离的洞里猛烈开火。

“中士!”艾利呼喊道，声音里有些惊慌——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惊慌，“它们上来了!他妈的!没完没了。”

“不要只是站在那儿，该死的东西!给我狠狠打!”利特尔菲尔德在指挥信道里吼道。

“你一个人全顶住了，是吗?爱出风头的家伙!”南海岛民吼叫道，他的面罩贴紧着阿多的面罩，“你以为自己是个以一敌百的孤胆英雄啊?”

“退后，卡特，”利特尔菲尔德严厉地说，“中尉现在有话要和他谈。艾利，继续开火，压住它们。埃卡特，顶，朝洞里扔炸弹!伯奈利，装弹药。干掉它们以后，我要让这些怪物们想也别想在这里再挖一个洞。干完以后，立刻前去管理办公室。给我长点眼睛。有一个孢子洞，就会有二个、三个、更多的孢子洞，我不想让它们再给我

带来麻烦。明白吗？”

队员们一边点头答应，一边猛烈地向脚下的洞穴开火。

“卡特，给我照顾好这些兔崽子，把他们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我。”

“他妈的，中士！”卡特抗议道，“我一整天一个怪物也没有杀死过。”

利特尔菲尔德对这位喷火兵的话似乎考虑了一会。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忧郁的神情，但声音却是坚定而清晰的。

“卡特，在今天结束以前，会有成群结队的怪物等着你杀。我需要这些人。一定要把他们给我带回来，明白吗？”

“明白，长官，”卡特哼着鼻子说道，“完全明白。”

利特尔菲尔德转向阿多。“快点，小伙子，我们走。”

利特尔菲尔德中士一刻也不耽误，立刻向前迈出了几步，阿多赶紧跟了上去。利特尔菲尔德跑着穿过绿洲的一个个小巷，阿多在后面吃力地追赶着。脚下还有蔓生菌丛。阿多心想，他们随时有可能踏破这易碎的外壳，陷入某种更加危险的境地。他虽然很担心，但心里更加害怕的是不服从这位中士的命令。

从战术信道中，并不能清楚地知道所发生的事情，但他所听到的情况似乎并不妙。

“他妈的，天哪！它们没有停止！”

“继续扔炸弹，炸死它们！”

“嗨！我一直在扔啊！快扔完了……”

“往后退，你们这些娘儿们！该我宰几个虫子了！”

是卡特，阿多心想，他又进入了另一个巷子，拼命地追赶着利特尔菲尔德。

绿洲是一个前哨站。这里除了工作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了。能够提供工作的，是几个抽水站和水井。这里的房子大多是组合式的，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搭建的。基地中心地带有几家商店，为当地人提供服务。

至少，它们曾经为当地人提供过服务。蔓生菌丛一直蔓延到城镇的中心地带。附近什么地方一定有一个滋生区，阿多心想。但他正在穿过迷宫般危险的建筑群，费力地追赶利特尔菲尔德，没有多少时间去细想。

“……它在移动，中士！蔓生菌丛开始移动了！”

“那就找到滋生区。找到滋生区，把它们连根拔掉。”

“我一直在找。它不在这里。”

“我们再从主街道上空搜索一次。也许我们错过了。”

四架秃鹰摩托在头顶尖叫着飞过，这时中心管理大楼已进入阿多的视野。它并不难找到。它有三层楼高，高高

地俯视着基地上其它建筑物。大楼的一侧有一个敞开的、不规则的洞口，金属外墙也被剥开。不知道这个洞是炸开的，还是某只力大无穷的手撞开的，阿多来不及多想。利特尔菲尔德突然在管理大楼前停了下来，等阿多惊讶地反应过来，已经快要撞到利特尔菲尔德身上了。利特尔菲尔德看着气喘吁吁的阿多——看着他困惑不解地站在自己面前——把发射器调到“队员选择”模式。这样他说的话只有阿多能听到。

“小伙子，你有大麻烦了，但谁也别怪。像一个真正的陆战队员那样接受它，我想一切会好起来的。明白吗？”阿多点点头，虽然他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此刻，他对什么事情都很难有透彻的理解。“长官，明白，长官！”利特尔菲尔德笑了笑。“在这里，他们也不会对你怎么样，这个任务不允许他们对你怎样。礼貌一点，别顶撞布莲娜，我想你还会有机会活着回到我的班上。她正在作战室里等着你。”

利特尔菲尔德很快地扫了一眼阿多的战斗盔甲，“小伙子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先给你把衣服冲一冲。你身上的气味可真够中尉受的。”

他们至少应该把死尸拖走了吧？阿多在跨人作战室的那

一刻想道。

作战室在这个建筑群的三层中心大楼的顶层。窗子上，一块完整的玻璃也没有了，只有残余的玻璃碎片，从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基地。这座大楼也许是殖民者们最后的立足之地了，战斗结束后，没有人活下来埋葬死者。

那是几天以前的事了。泽格族到达风景基地时，联邦舰队狠狠地把它们痛打了一顿。情报部门称之为“灭绝行动”，并且认定只有极少数泽格族力量残存在绿洲地带。可是，没有一个指挥者认为有必要回到抽水站来纪念这些勇敢的人们。毕竟，他们都已死去。

作战室本身也遭到了一定的破坏。二班的几个陆战队员正在忙碌着，修补外墙上一个个大洞。他们的手持电焊器偶尔发出一道道光亮，照在这灰色的场景上，形成了一道可怕的、蓝白相间的帷幕。

在房间中央，中尉正俯身看着桌上的地图，背对着他们。她的战斗盔甲上的头盔拿了下来，放到了一边，正聚精会神地读着前面显示出来的信息。

在战术信道里，阿多仍然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三班继续向北抵达指挥塔，然后返回到作战室。”

“我这里有东西在移动！什么东西正在过来！”

“闭嘴吧你！我们这里都有东西在动……到处都有！它们正从地下钻出来，天哪。”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利特尔菲尔德中士解下了头盔，很快把它夹在左臂腋下，“请原谅，长官？谨遵命令报到！”

中尉站直了，转回身来。

阿多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摘下头盔行礼。

房间里的气味比他在孢子洞里经历的还要浓烈，也更令人作呕。

她的声音冷若冰霜，“列兵……迈尔尼科夫，是吗？你终于能够服从命令了，真不容易啊。”她的目光移到中士身上，“利特尔菲尔德先生，你认为这个刚刚出炉的小兵值得我这么费神吗？”

“长官……您大人有大量，长官！”阿多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中士。中士的嘴角边似乎飘着一丝微笑。

“我看不一定，”布莲娜喝斥道，“过这边来，列兵！”

阿多惊慌了。他正在敬礼，没有得到回礼，他是不能动的，然而他又接到移动的命令。他脑里有点僵住了，似乎除了流汗和继续敬礼之外，别无他法。

布莲娜似乎突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在喉咙里诅咒了一

句，敷衍了事地回了个礼。

阿多松了口气，放下手臂，向前迈去，在踏过一具无头的躯体和手臂时，不禁颤抖了一下。他看不出那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想知道，只是把目光集中到中尉身上。

“迈尔尼科夫先生！我有还是没有告诉过你们这次行动要控制开火？”

这是一个直接的问题，阿多只好给予回答，“长官，有，长官！”

“我有没有讲清楚这是一次侦察和寻物行动？”

“有！长官，非常清楚，长官！”

布莲娜的脸贴近了阿多的脸，令他十分不舒服。她的话冷冰冰的，“那么，士兵，为什么你不服从我的命令？”

阿多咽了口气，“我掉进坑道里了，长官！遇到了一只……

他有点结巴起来，记忆立刻像潮水一般淹没了。他垂下了眼睛，突然感到有点羞愧，“我……我杀死了它。”

“看着我，士兵，我在和你说话！”

阿多的眼睛锁定在她尖尖的鼻子上。

“你认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为了杀死那些怪物吗？”

“长官，是的，长官！把它们都送到地狱，长官。”

听到这话，布莲娜的眼睛翻了几下，情绪激愤地向一边走去，“利特尔菲尔德，你能相信吗？这就是新一代陆战队！神经改造！只会切蛋糕的家伙！从记忆改造箱里批量生产出来，像姜饼一样华而不实的家伙，给他们鼓足劲，就把他们派到战场去送死！”

利特尔菲尔德暗自轻笑了一下，“长官，当然，这样做比以前快多了。这是进步。”

“让上帝把我们从进步中挽救出来吧！”布莲娜叹了口气，然后把钢一般的眼睛又转向阿多，“迈尔尼科夫先生，让我用老式的方法来给你上一课吧。士兵，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杀死泽格族。”

阿多感到迷惑了。“长官？”

“我们是来阻止泽格族的。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今天早上尽职尽责地装进来复枪里的那些钢头无壳步兵子弹并不是用来杀死敌人的。它们是用来使敌人致残的。”

“长官，我……我不明白。”

“一个人在战场上死去，你可以扔下他不管，会有秃鹰来照顾他。”布莲娜在作战室里比划着说，“看看你周围吧，士兵。我们对死者是没有办法的。你可以在事后去纪念他们。但是在战斗中，你对他们是帮不了什么的。

他们已不再有任何忧虑，明白吗？”

“我…是的，长官，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在战场上把一个敌人致残，就会有四个伙伴把他从战场上抬回去，甚至会有更多的朋友来治疗他，照顾他。杀死一个敌人，你只能把你的敌对力量减少一个。而致残一个敌人，你就能把敌对力量减少十个。你那经过改造的、发达的大脑有没有稍微想到过这些问题呢？”

阿多想了一阵，“想过，长官。”

“那么也许以后在战场上你会更加谨慎地、一字不差地执行我的命令吗？”

“长官，是的，长官……可是……”

布莲娜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线，“你是想说什么吗，士兵？”阿多咽了口气，“请您原谅，长官……可是，中尉的意思是说我假如死在那个井底下会更好一些吗？”布莲娜吸了一口气想要回答，可是又止住了。她的唇边浮起了一阵冷笑，“好啊！了不起啊！一个会思想的陆战队员！真令人大开眼界啊。你还有希望，迈尔尼科夫。我——”

“嗨，中尉，我想我们找到了什么。”

“马斯，听着。他们在其中一个扫描器上发现了什么。”

“嗨，我想我找到了它！”

布莲娜迅速转回身，走向地图桌，“在哪儿？它在哪儿？”

“是一座预制房屋……我想是在地下室里。”

“上帝！我周围的地面全都裂开了。”

“有东西在动！有东西在动！”

“在哪儿？”

“到处都是！”

“卡特！”布莲娜厉声喊道，“去拿那东西。马斯！他们在……该死……36-47 地图格内。把他们从那里接走！”

“如果那样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中尉！让他们回到作战室，我去那儿接他们。”

“马斯上尉，把你的破飞船飞过去，把我的人接回来。”

“没有地方降落，中尉，如果使用萃取场，他们就会在地上停滞几秒钟。这几秒钟足以让怪物们把他们杀死在地上。”

“那岂不很妙？”

布莲娜示意利特尔菲尔德过来和她一起研究。中士快步走到地图桌前。随着布莲娜的指挥，他指点着地图上不同的方位。

“二班，去拿那东西。一班，在 36-47 地带高空掩护一

班!”

“嗨，她是在说我们吗，伙计?”

“你听到长官的话了，它就在……他奶奶的，它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们就像一堵墙，该死的东西。”

“更像一层地毯!它们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三班!”布莲娜继续指挥着。“向 34-46 和 36-46 地带之间进行火力掩护。占领一个通道，然后撤回。”

“请再说一遍?”

“我说，占领一个通道，然后和二班一齐撤退到行动中心。我们要从这里撤离。”

中尉转向阿多。

“这一切都是你引起的，迈尔尼科夫，现在你来帮忙给我摆平。加入三班的行动，看看你能不能把你二班的老队员尽量少受伤害地带回来。”

中尉转回身，看着地图。

“我想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它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第八章

激战长街

阿多从楼梯井上跑下，快速跳过地上的尸体，然后冲进了以前的大厅里。瓦博斯基，排里第二个喷火兵，正在给他的等离子火焰喷射器里加注燃料。麦里士和艾森正神经紧张地扣动着高斯来复枪。塞亚科似乎比其他人还要紧张。

“延森在哪儿？”阿多问道。

“去找姆布图了。”塞亚科舔着嘴唇说，“他说他只需要……哦，糟了，时间过了，他还没回来。”

“我说我们去找他回来。”瓦博斯基声音瓮瓮地说。

“我说我们要服从命令，”利特尔菲尔德严厉地说，他刚从楼梯上下来加入他们，“中尉知道自己在于什么。你们已接到命令，知道该怎么做。行动吧，大伙儿，跟我来！”利特尔菲尔德端好了自己的来复枪，从大厅破烂的门里冲了出去。剩下的队员彼此相互看了一眼，就快速地冲出去，跟在中士后面。

东北方吹来一阵持续的热风，卷起了一阵尘土，落在蔓延到整个中心广场的蔓生菌丛上。从上面走过时，阿多不寒而栗。从指挥信道里，他们可以听到卡特和一班二班其他队员的声音，他们在前哨站中心广场周围的一些建筑附近，那是挣扎着要活下去的声音。

“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鲍尔斯?鲍尔斯呢!到底在……”

“鲍尔斯倒下了!”

“福!辟奇斯!到这边来,快点!”

“该死!中士!我被击中了!我被击中了!悬浮摩托在下沉救救我!哦,上帝……它们会爬满我全身!别让它们……”

利特尔菲尔德的声音在他们头盔里回荡,因为他就在附近,声音自动压住了其它声音,其它声音变得微弱起来。

“塞亚科!麦里士!你们占领广场侧翼位置,守住它。瓦博斯基,你和其他队员跟我来。我不想有什么东西从我背后冒出来。”

阿多一言不发地跟了上去,虽然他的身体在作战盔甲里颤抖着。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神经紧张地向两边张望,这完全是训练的结果。而在他脑海深处,却有一种本能在告诉他应该跑开,向另一个方向跑,跑得越远越好,但是训练控制住了那个叫本能的动物。

“艾利,别他妈挡住我的路!让我烧死它们!”

“它们好像是铜墙铁壁,卡特!”

“继续前进!把箱子拿稳了,埃卡特,不然我向上帝发誓我还要你回去拿,不管有没有怪物!继续前进!”

瓦博斯基在阿多的左边，在他的喷火兵战斗盔甲上背着火焰喷射器里，背负着两只装得满满的燃料箱。艾森在离瓦博斯基较远的侧翼。阿多的头盔显示系统显示，姆布图正跟在他们后面，虽然不能直接地看到他。他们的队形是典型的喷火兵协同进攻队形。阿多对此并没有过太多的思考，跟着利特尔菲尔德穿过广场的其他人也没有过多地考虑过这个问题。还不如花点工夫考虑一下如何呼吸更现实一些。每个人、每个动作都是按规定来执行的。

“那么，为什么，”阿多想，“我还会发抖呢？”

“见鬼！它们到处都是！它们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继续前进，大兵！”

他们到达了广场另一边的一个防御工事里，它横跨在两个建筑物之间的路上。这个工事很显然是用手头现有的东西临时拼凑的。

两台沉重的装卸机和一台移动挖沟机构成了防御工事的主体，但似乎手头能够找到的一切都拿来派上用场了。桌子、床、石头、断墙，甚至一辆童车也被绝望地扔到了上面。从遗留下来的横七竖八的尸体来看，这些努力可能使他们的生命延长了一分半钟左右。

阿多剧烈地抖动着，突然非常害怕自己的牙齿哆嗦的声音会通过信道传了出去。他集中精力去想中尉说过的话。“你对他们是帮不了什么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忧虑，明白吗？”虽然如此，阿多仍然向一边看去，心里隐约感到有点羞愧。

利特尔菲尔德没有注意到阿多的不适。他观察着东边在建筑物之间蜿蜒的一条路。称它为路有点抬举它。准确地说，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从组合式简易房屋之间蜿蜒穿过。“它们就在那儿。”中士指着东边说。阿多从建筑物中间望去。在红色沙尘扬起的一层薄纱之外，有些东西在移动，但他无法确定那是什么。随着傍晚的来临，风也大了起来，飞扬的尘沙使他的视野更加模糊。从指挥信道里传来的哒哒声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清晰。卡特在前进着，但是这样还能坚持多久？

“姆布图！艾森！”利特尔菲尔德的话语气平淡，没有感情色彩。似乎在说，这是我们正常办公的一天，“你们守住防御工事的两边，给这条路设置一个交叉火力。迈尔尼科夫！”

听到自己的名字，阿多看着中士。

“你和瓦博斯基跟我来。我们去接应他们。”

说完，利特尔菲尔德平端了高斯来复枪，爬上防御工事。阿多动弹不得。

已经很难看到利特尔菲尔德了，飞扬的沙尘使中士的战斗盔甲时隐时现。

阿多的脑袋好像僵化了。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猛地，什么东西踢在他的腰间，把他推向前去。

“快点，迈尔尼科夫，”瓦博斯基喊道，“屁股动一动！这是一次营救任务，记住了吗？”

瓦博斯基穿着靴子的脚把阿多从恍惚中踢醒。他们快速从防御工事上跳了出去。阿多同时掩护着几乎难以看清的利特尔菲尔德和后面的瓦博斯基。

“左边！”瓦博斯基突然喊道。

阿多转过身，蹲伏着。

几只泽格族怪物正从一个组合式简易房屋的墙上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冲来。它们的力量之大，似乎不受地心引力影响。阿多刚看清它们，最前面的一个已经从墙上跳了下来，直向阿多扑来。

阿多来不及多想，就扣动了高斯来复枪的扳机。一阵弹雨射向半空中的怪物。怪物的巨大冲力本来应当驱使它前倾，可是高速射弹却挡住了它，并把它钉在了墙上。

剩下的怪物急忙靠着墙蹲伏下来，准备随时扑过来。突然，一道等离子火焰包围了墙壁，愤怒地吞掉了怪物。阿多转回身，看到瓦博斯基在咧着嘴大笑，用等离子火焰“洗刷”着墙壁。

他也看到，一些怪物潜伏在建筑物顶部，就在那个咧嘴大笑的喷火兵勇士后面。

“小心背后！”阿多喊道，声音在自己的耳朵里听起来像是尖叫。来复枪在手里嗒嗒地响，直向房顶扫去。几只潜伏的怪物沉重地倒在地下，它们的爪子在尘土里抓着，挣扎着想要靠近它们的猎物。

我们都是它们的猎物，阿多突然意识到。他看到，瓦博斯基微笑的面容突然变得冷酷起来。超高温的等离子火焰一连串地射向阿多背后的几个目标。

“别让它们靠近我，兄弟，”瓦博斯基拉长了调子说，“我这里有点太忙了。”

街道两边组合式简易房屋上，似乎到处都是这种动作灵巧的黑糊糊的形体。阿多记得，小时候，在父亲的农场里，他曾经踢到了一个蚁丘，蚂蚁立刻就出现在他的周围，像是被施了魔法似的。

我踢到了又一个蚁丘，阿多想。

来复枪突然没有了声音。阿多本能地弹出了弹匣，把一个新弹匣在头盔上撞了一下，装到来复枪里。弹匣刚刚到位，阿多就扣动了扳机，射向正向前扑来的怪物。怪物越来越多，像雨点一样不停地从南面房顶上落下。

“该死！我们还要走多远？”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卡特！”

“闭嘴！继续前进！”

“我们正受到猛烈的攻击！”瓦博斯基说的是实话，但听起来却有点尖刻，“利特尔菲尔德，如果你想有所作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

“阻住它们，瓦博斯基！再坚守你的位置一分钟。”

阿多的第二个弹匣打空了。虽然战斗服有调温功能，汗水还是从他脸上流淌下来。他又一次把弹匣弹出，把第三个弹匣放进去，虽然这时他还扣着扳机。怪物们支离破碎的尸体一个压着一个堆在一起。每一分钟这堆尸体都会离他更近一些，它们抓着地面，渴望得到阿多的鲜血。

它们仍然不断地爬到屋檐上。阿多看不到背后的瓦博斯基，只能想像他进行着什么样的恶战。

阿多的高斯来复枪在手里发烫。战斗服减轻了这种感觉，

因此对他不会造成任何实际的伤害，但他知道这意味着来复枪最终有可能因过热而无法使用。

一只怪物从尸体堆里伸出了一只爪子，盲目地向阿多的腿抓去。阿多本能地后退了一步，接着快速向下一阵扫射，把那只爪子打得稀烂。

当他抬起头来，房顶上的怪物已经到了半空，向他扑来。它们再也到达不了地面。一阵火焰和高斯来复枪子弹从阿多的左边把它们彻底毁灭了。

“让开路，小子。”卡特说，他穿着巨大的喷火兵战斗服从阿多身边快速跑过。大个子向前冲去的时候，阿多看到似乎有一个人趴在他肩上。他一只手把那人背在肩上，另一只手挥舞着巨大的等离子喷火龙头。他一边跑一边在指挥信道里喊着：“继续前进！”

利特尔菲尔德和项也从身边冲过，两人抬着一只金属箱子。伯奈利端着来复枪不停地扫射着，有时候是冲着真实的目标，有时候是冲着想像的目标。

“留下来，阻住它们，迈尔尼科夫！”利特尔菲尔德从他身边经过时喊道。那只箱子似乎很重，他和项抬着跑不快。“我们快到了，瓦博斯基！给我们争取点时间。这是命令！”

阿多转回身，向东面的路上看去。

泽格族怪物们潮水般从街上涌来，爪子构成了一道死亡和仇恨之墙。阿多知道它们是来找他的。狂乱中，他想到它们已经知道了他曾经从它们身边逃跑了两次。它们要抓住他，要他的肉，他的血。

阿多转身就跑。

瓦博斯基继续用等离子火焰向墙上扫射着，没有注意到阿多已经离开了他。

对面墙上的怪物跳了下来。

一声尖叫！阿多转回头。怪物们已经撕破了瓦博斯基手中的喷嘴，正凶猛地搜索着他的盔甲，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它们显然知道，冒冒失失地撕破喷火兵战斗服是危险的。它们很快就要把它撕破，把尖叫着的瓦博斯基拉出来，然后……三个海德拉刺蛇立刻抓住了米兰妮，把她从人群中拖开。

“阿多”，她哭喊道，“不要离开我！”

阿多举起了枪，一串足以击破盔甲的子弹，射进了瓦博斯基战斗服的等离子箱里。

喷火兵的盔甲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也是很危险的。防泄漏装置被击得粉碎，瓦博斯基顿时化作一团巨大的火焰，

一只激荡的火球，包围了周围的建筑物，吞噬了撕咬着他的怪物们。火焰在建筑物之间蔓延着，一团越来越大的地狱之火冲着阿多汹涌卷来。

《黑暗降临之前》第 9-10 章 [2004-6-2]

第九章

兵败如水

“迈尔尼科夫!”

在头盔里听到自己的名字，阿多立刻转回身。

“撤退，迈尔尼科夫!见鬼，迈尔尼科夫!回答我!”

火球在他身后翻滚，吞噬了建筑物之间的空气。他的后背感觉到它的饥饿和威力。他开始向防御工事跑去，防御工事就在这条弯曲的街道尽头，已经被靠近的火焰照得通明。

阿多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他的四肢都缓慢得令人痛苦。时间成了他的敌人。他想呼喊救命，可是喊出的话在他自己听来扭曲而又含混不清。

火光突然包围了他。头盔里响起一片杂乱的声音。好几种不同的警报声响起来，但他没有时间注意其中任何一

种。他在明亮的火焰和热浪中游动着。作战服的伺服系统在爆炸力的作用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勉强能将阿多的四肢和其他附件维持在原位。他在火焰中趑趄着，火的炽热压倒了战斗服内部的冷却系统。阿多感到衣服里面纵横的电线在烤炙着他的肉体。随着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上和下，里和外，一切的感觉全都不复存在。

突然，他从半空落下。地面飞快地向他撞来，他的头猛烈地撞在头盔内壁上。他头晕目眩，感觉自己似乎仍在动，但半掩着他面罩的尘土和碎石却证明了他还躺在地上。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感到一条细细的血流在弯弯曲曲地流过透明的面罩，缓缓地在地面形成一个血泊。他猛地坐起来，突然的动作使头盔内部和脸上都沾上了血迹。

利特尔菲尔德正在他旁边倒退着走，拖着那只难看的铁箱子。几分钟以前，项还在和他一起抬着。阿多迷迷糊糊地想着他怎么了。中士手中的高斯来复枪哒哒地响着，喷出了一串致命的子弹。其他队员也在从防御工事撤退。“继续前进！继续前进！”利特尔菲尔德大声喊道，虽然他们通过指挥系统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阿多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在他旁边，中士一个急转身，

武器本能地指向靠近他身体的移动体。恐惧和绝望顿时浮现在这位老兵的脸上。阿多心想，自己还没有站稳又要被打倒了，但中士并没有扣动扳机，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是谁突然出现在他视野中。

“他妈的，迈尔尼科夫！你小子命真大！”利特尔菲尔德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歇斯底里的笑声。利特尔菲尔德转回身面向防御工事，“撤退！听我的，现在撤退！”瓦博斯基爆炸出的地狱之火仍然熊熊地燃烧着，吞没了防御工事远处的街道，阻止住了地面上的大部分怪物。可是，仍然有一些怪物穿过了火焰，从不同的地方向他们扑来。卡特不停地射出一道道等离子火焰，射向那些试图越过障碍的怪物身上，他穿着喷火兵战斗服的巨大身材比其他人都要高大。阿多惊讶地张大了嘴。卡特只用一只手拿着等离子武器射击，另一只手还在背着那个像布娃娃一样挂在他肩上的幸存者。

“有效果了，”阿多低声说道，与其说是对中士说，不如说是自言自语。“我们挡住了它们。”

“挡住个屁，”利特尔菲尔德厉声说道。“它们很狡猾，这些讨厌的虫子们。它们故意用几个同类来拖住我们，好有足够的时间绕过去，从背后包围我们。你好歹也起

点作用，迈尔尼科夫，帮我抬着这只箱子！”中士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高大的喷火兵，“卡特，带着那个平民离开这里。塞亚科！埃克特！卧倒，火力掩护，然后撤回 037 和 153 坐标处。我们的战利品已经得到，现在让我们撤出这个鬼地方！”

卡特在指挥信道里咕哝着，但他还是服从了命令，随着其他人一起撤退。迅猛兽闪光的甲壳敏捷地越过防御工事，那份优雅和迅速令阿多惊讶不已。但每次它们都被撤退的陆战队员集中的火力击毙。

“该怎么办，头？”利特尔菲尔德喊道。

“时间不多了。”是中尉在说话，她还在作战室里，那里在阿多头脑里突然变得遥远起来。“我看不出它们的战术，但你知道它们肯定是要来进攻的。我现在就撤离作战室。跑步前进到 037 和 153 坐标处。我们要在那里起飞。收到没有，辟奇斯？”

“收到，长官！”他的声音有点怪。如果是辟奇斯在指挥信道上回答，那么秃鹰摩托车队的遭遇看来不是太乐观。

“雌狐，你找到坐标方位了吗？”

“你们只管跑过去，载人、运人，剩下的就交给雌狐。估计到达时间 5 分钟。”

“前进，队员们！”利特尔菲尔德瓮声瓮气地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卡特在指挥信道里吼叫了一声，转回身来。只看一眼，阿多就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话是说给利特尔菲尔德听的，但他冷冰冰的黑眼睛却直盯着阿多。“请报告损失了一名喷火兵，长官！瓦博斯基，长官！”

阿多很快地抓过金属箱子的把柄。他的盔甲是动力增强型的，但反馈系统告诉他这个箱子很沉。

“我们走。”利特尔菲尔德喝斥道。

他们一前一后地跑着穿过广场。利特尔菲尔德指着作战塔左边的方向。阿多感觉到其他队员正和他们一块撤退，越过广场边界，向集合点跑去。

阿多跑着，头脑却无法平静。“中士……长官，关于瓦博斯基，我……”

“那是痛苦的一步，小伙子。”利特尔菲尔德打断他的话，随着他们的跑动，他们抬着的箱子左右摇晃着。“瓦博斯基已经死了。你帮了他一个忙……而我们现在还在浪费你为我们赢得的一点时间。”

“是的……谢谢。”卡特就在他们后面跑着。阿多的头盔使他看不见这个高大的岛民，但从声音里他听得出他根

本没有一丝谢意。

“你只管背好那个平民，卡特，动脑子的事让我来做。至于你，迈尔尼科夫……如果今天天黑以前你还能活着，利特尔菲尔德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边说道，“那么，小伙子，我以上帝的名义来说，你可能就是个老兵了！”卡特的声音里充满了恶毒，就在他们后面两步远，“老兵，嗯，迈尔尼科夫？那么，你无论如何也要走前面。我看到过你用枪干了些什么事，我想还是走在你后面安全一些！”

“估计到达时间两分钟。雌狐正在顺风飞行。天哪！看他们在下面！你们这回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是不是，布莲娜！”

他们跑向那排建筑，边跑边向两边看。那儿肯定有什么东西，但阿多什么也没看见。黑糊糊的影子在建筑物之间的空隙中闪动。别停下来看，他告诫自己，他的跑步声显得很有节奏。不要停下来，不然它们就会把你抓去。

“不要开火！不要在 035 地区开火。”是布莲娜的声音。阿多向导航方位线看去。毫无疑问，中尉正端着枪向他们跑来。和她一起跑来的还有三个士兵，五十分钟以前，阿多看到她时，有五个人和她在一起。

“别停下，继续前进！”中尉催促他们前进时，脚下丝毫没有停步，“那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吗？”

“是，长官！”利特尔菲尔德加快了脚步，以便赶上布莲娜。阿多拉着箱子的另一个把手，也不得不加快脚步。

“干得不错，中士！”布莲娜中尉向街道尽头越来越近的开阔地看去。“那么，卡特背着的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长官。一个平民，他们找到这个箱子时，他发现她还在呼吸。”

“嗯，卡特，看起来你给自己救出了一个真正的公主。”布莲娜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把她看好，列兵。我们从这里出去后，我有话要问她。”

阿多从对内部通信系统里可以听到一阵低沉的来复枪的哒哒声。有人在附近打着点射。

“有敌情，中尉！”麦里士说道，“在右边！”

“我也看到了！”伯奈利在左边为撤退做警戒，“该死的！看它们跑那么快！”

布莲娜边跑边向空中看，“雌狐，你在哪里？”

“正在经过基地。再坚持一会，中尉，我一会儿就……操，见鬼！待命！”

一群人从周围建筑物的掩护中冲了出来。绿洲的后勤物

资降落台就在他们周围伸展。两边是几个破旧的飞机棚和仓库。在经过了建筑物之间的幽僻的小路之后，处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暴露无遗，很容易受到进攻。在降落台南面，是一片开阔的水田和一条长长的路，他们今天早些时候就是从这条路进入绿洲的。阿多可以看到在遥远的南方挺立的盆地峭壁。“莫莉的奶头”在远处看来蒙着一层薄雾，他还可以辨认出那个叫石墙的山峰。就在它们中间，他知道，坐落着风景基站和他们的防御基地。那里似乎有一百万英里那么远。

列兵威廉●辟奇斯和列兵艾米●温德姆把秃鹰摩托停在了开阔地中间。早晨的时候，秃鹰车队还有 5 个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了。

“利特尔菲尔德！迈尔尼科夫！”中尉向停放在降落台中央的秃鹰摩托走去，“把那箱子放在我身边。卡特！把那个平民也带来。

其他人，围在我周围，围成一个环形防御线。”

阿多可以看到着陆区旁边的风向袋。他不停地向南方和远处的山脊看去，那里有干净的床，淋浴，还有相对的安全。他一天杀了两次生。他渴望自己没有思想。如果马斯上尉按标准路线飞行，应该是从那个方向飞来。

布莲娜也在向同一个方向望去，在空中寻找着飞船的动静。

“雌狐，”她喊道，“回话！”

联邦陆战队员在降落台围成了一个圈，武器一致对外。盆地的风沙吹过平坦的开阔地，把精心设置的一切标记都模糊了。阿多可以听到风沙吹在战斗盔甲上的嗖嗖声。此外没有任何动静。

“雌狐。”布莲娜的声音很镇定，“我们正在等待。你估计什么时候到？”

指挥信道里响起一阵低沉的背景静电噪音，为了听到回应，声音放大器自动加强了功率。

“中尉！有情况！”

“哪儿？伯奈利？”

“就在飞机棚那边，长官！它们在东边，在我们的侧翼——”

“西边也有，长官！上帝，看它们动作多快！”

“雌狐！该死！向我报告！”布莲娜转身面向南方，“利特尔菲尔德！你看到他了吗？他说他一会儿就到的。现在应该能看到他了。”

“他现在早就该到这儿了，中尉，”利特尔菲尔德回答道，

“有点不对头，长官。”

布莲娜又向南边看了看。“雌狐！快过来，雌狐！你在什么方位？”

“他不在那儿，”利特尔菲尔德指着南方，声音沉重，“可我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长官。”

黑色的身影开始向降落台南端移动。

“泽格族生物！”布莲娜吸了一口气，“它们在切断我们的退路。”

利特尔菲尔德摇摇头，“中尉，我想——”

“没有人给你钱要你想，中士！”布莲娜严厉地说，“辟奇斯！温德姆！上车！各位，我要你们装满弹药，锁定目标！我一下命令，秃鹰摩托立刻启动，带着你们所有的一切，直接向南飞过泽格族的包围。给我在这些怪物中犁出一条路来。其余的人，带着你们所有的东西，从豁口中冲出去，不要停。直接冲过去，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停，明白吗？”

“然后呢，中尉？”艾森的声音有点颤抖。

“然后跑啊，小伙子。跑向基地，不要回头看。”

第十章

绝处逢生

“它们把缺口堵上了，长官！”伯奈利声音粗哑，低声说道。似乎声音大一点就会震碎这个脆弱的时刻，就会使缓慢移动的怪物们向他们猛扑过来。

布莲娜声音冷静、平淡：“不要开枪，他妈的。”

“它们在切断我们的退路，中尉！”

“闭嘴，麦里士，”布莲娜厉声说道，“辟奇斯！你那个东西能发动起来吗？”

幸存的队员们慢慢地后退着，围着阿多的圈子越缩越小。怪物们构成了一道紫色的墙壁，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张牙舞爪，恨不得一口吞掉自己的猎物。阿多突然想到了他们家养的一只猫，他母亲最不喜欢看到这家伙在农场上转悠。一天下午，阿多惊恐地看到，这个平时温柔可爱的家伙在谷仓里抓住了一只老鼠，它玩耍着自己的猎物，就像玩耍一只玩具。最后，它终于用锋利的牙齿，咬碎了那只可怜的老鼠的头颅，把它变成一顿血腥的美餐，结束了这场追逐游戏。阿多似乎想起，当时那只猫的脸上就有这种狰狞的笑。

而现在他成了……那只老鼠。

秃鹰摩托呜咽了一声，突然发动起来。阿多看到辟奇斯

紧张地摆弄着他的悬浮摩托，脸上冒出了汗珠。

布莲娜的声音抬高了一点。也许她也看到了阿多看到的狰狞的牙齿，“我没有一整天的时间，列——”

“明白，中尉！”辟奇斯急忙答道，“我们准备好了！”

“很好。”布莲娜缓缓地转过身，她的声音盖过了秃鹰摩托的呜咽声，“大家都准备好了吗？辟奇斯和温德姆：给我杀开一个豁口来，行动！”

随着驾驶员打开加速器，秃鹰摩托尖叫着向前冲去—前倾的发射器里发射出一道道闪电，在靠近的泽格族阵线里引起一阵阵爆炸。

泽格族怪兽们也尖叫着，恐怖的声音因愤怒变得更加刺耳。它们想不到，到手的猎物竟然胆敢向它们挑战。

“陆战队员们，冲！”布莲娜尖声喊道，在外围逐渐靠近的怪物突然向前猛扑，扑向自己的猎物。它们在空中挥舞着利爪，要撕碎对手的盔甲，喝干他们的血，撕开他们的肉。

可是，陆战队员们却不在那儿了。他们一起同时冲向前面爆炸的浓烟，翻滚的橘黄色火焰越来越大。他们的武器一致枪口向前。一道道死亡之火射向狂怒的怪物，在怪物们中间燃烧爆炸。

“不要回头看!快跑，混蛋!快跑!”

阿多在利特尔菲尔德旁边跑着，盒屑箱子在他们中间晃动着。闲着的一只手握着高斯来复枪，胡乱挥舞着，不分青红皂白地狂射一气。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瞄准——他能做的，就是边跑边开枪，能打死多少就打死多少，即使这样，杀掉的怪物也已经不计其数了。

他们快要冲到他们刚刚炸出的火墙那儿。身边散落着一些怪物的肢体，黏糊糊的液体燃烧着，流动着。

“继续开火!继续前进!”

阿多扫了眼左边的卡特。这个大个子喷火兵风风火火地向前冲着，肩上背着的那个女人，像个布娃娃一样，随着卡特的脚步晃动着，卡特用闲着的那只手把等离子火焰不断地向泽格怪物们射去。

跨越火墙时，火焰包裹着阿多。地面上已很堆落脚，地上横七竖八的，到处都是怪物们烧焦的残肢断臂。金属箱子撞击着他的腿，由此他知道利特尔菲尔德仍在他身边跑着，拉着他向前冲。

一声非人的尖叫从指挥信道里传来，尖叫声持续着。那是刺耳、恐怖的叫声，“艾森!天哪，中尉!它们爬满了他全身!我们要——”

“继续前进，柯林斯！这是命令！”

“可是中尉，你没有听到他的喊叫吗？”

“快跑，该死！不要回头看！”

阿多战斗服内部的温度越来越高，他感到自己的手脚开始起泡。突然，他一头撞到了一只站立的迅猛兽身上。阿多尖叫一声，但没有停下来，一下将那只怪兽撞倒，双方很快都在烈火中从对方的视线里消失。

火焰突然从冒烟的面罩前消失的时候，他反而吓了一跳，展现在他的面前的，是长长的南部盆地，莫莉的奶头，石墙山峰。

他所要做的，就是到达盆地边，他所要做的……自动枪射击的哒哒声从指挥信道里传来。

“它们来了！它们在咬我的屁股！哎哟，上帝……”

一声尖叫，像针一样，扎进阿多的耳朵里。这声尖叫还没有消失，又传来两声死亡的尖叫，每一声尖叫都不一样。

“继续跑啊，你们这些混蛋！”布莲娜在指挥信道里喘着气喊道。她声音里有一种阿多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她是喘不过气来还是因为害怕？“一直往前跑，不要回头看！”阿多本能地回头看了看。

身后的怪物们比他想像的还要近，比他想像的还要多。他们每一侧都有一大片泽格族生物潮水般漫过地面，向他汹涌扑来。

看到这情景，阿多脚下趔趄了一下。利特尔菲尔德死命地抓住他们中间的箱子把手，向前猛冲。就是因为他对箱子的拉力，阿多才没有跌倒，阿多被他拉着向前跑。

“你小子要是再敢回头看，”利特尔菲尔德急促地喘着气说，“我就把你扔在后面。”

他们现在跑上了开阔地，战斗服又一次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带着他们冲向盆地峭壁陡峭的斜坡。阿多一时想到，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从这片土地和斜坡经过时，他还感到一切是那么的有趣。是几个小时以前吗？怎么好像过了几个月？在开阔地，他们正在拉开与身后怪物的距离。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必须要跑上那个几乎是垂直的峭壁。阿多惊恐地意识到，陡峭的悬崖会大大减慢战斗服的速度，而在后面追赶的发狂的怪物却不受这种阻碍。“中士，”阿多大口喘着气说，“我子弹打完了，要重装子弹。”

“扔了它，士兵。”利特尔菲尔德轻声笑了一下，声音干哑地说。

“什么?”

“把你的枪扔掉。”利特尔菲尔德是一个强壮的战士，但全速的奔跑也开始使他感到吃不消。他说话时大声喘着气：“现在有没有枪已经无所谓了，小子。”

“可是，长官!”

“你知……你知道那边峭壁……峭壁顶部是什么吗?有一张床、一顿热饭在……在等着我……和你。它就在那个……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联邦防御墙里面。有自动……自动导弹防御塔，防御工事。你所见过的……最漂亮的防御工事。里面全是新鲜出炉的士兵，急着想……想对着一大群怪物做打靶练习。”

阿多又看了看悬崖顶端。他几乎可以看到他们风景基地的围墙。那里离他现在拼命跑步的地方似乎还有一百万步那么远。

“扔了你的枪，小子，”利特尔菲尔德声音沙哑地说，“要是我们跑不过这个盆地边，你那个……那个枪里有再多的子弹也救不了……救不了你的小命……或者我的。”

阿多看了看利特尔菲尔德。老兵大口喘着粗气，冲他笑了笑。

阿多第一次注意到，利特尔菲尔德已经扔掉了他的枪和

弹药袋。

阿多把枪扔到了一边，低着头，拼命往前跑。

盆地地面开始在他们面前上升。相对平坦的地面开始变得坎坷不平，一直延伸到盆地峭壁的底部。阿多手忙脚乱地爬上越来越陡的地面，脚下不时地把松动的石头踢向身后。每向上爬一步，攀爬都变得更加困难。悬崖的石头表面似乎就在他们头顶。战斗服的动力可以提供很多功能，但无论如何却不能飞行。

他跌跌撞撞地爬上便道。小路在峭壁上蜿蜒曲折，不知要转多少弯才能通到风景基地。这是登上悬崖的惟一的小路。

阿多冒险又向后看了看。陆战队员们已经在他们和穷追不舍的怪物之间拉开了一百码的距离。但这个距离是不够的。陆战队员要沿着绕来绕去的路跑，而怪物们却不受任何约束。阿多已经看到，这些怪物们正乱哄哄地跑着，挡路的岩石它们一跳即过，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它们能够径直爬上悬崖。

其他人也有注意到这一点的。

“陆战队员！准备停下射击！”

是布莲娜中尉。她正在停下来，站稳脚步。

“迈尔尼科夫!利特尔菲尔德!把箱子带回基地。卡特!背着那个平民跟他们走。这是任务。其余人员坚守这里,能守多久就守多久。也许能守到他们到达。”

“上帝啊!”

“闭嘴,柯林斯!看到路边那排岩石了吗?大家找一个位置,准备射击。”布莲娜的声音像钢一样坚定。她已经拿定主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现在能改变它。

队员们气喘吁吁、浑身酸痛地冲向路边突出的一片岩石后面,这些岩石竖立在路边,像是参差不齐的牙齿。

“利特尔菲尔德!快离开这里,不然我——”

一阵响亮的声音突然在阿多的头盔里响起。从其他队员惊讶的反应里可以看出,他们也听到了这个声音。

阿多这时看了看布莲娜的脸,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抬头看着天。阿多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看到一道耀眼的弯曲的尾迹划破明亮的天空。

“队员们!卧倒!快!”中尉呼喊道。

阿多想也没想,经过训练,他有着快速的反应力,立刻卧倒在离他最近的一块大石头下面。他闭上了眼睛,但几乎没有效果。

整个世界突然变成一片白光,刺痛的光。

片刻，他感到了地面传来的震动。他以前多次经历过这种情景，但置于这种原始的、无可置疑的威力之下，他仍然感到那里有某种震撼灵魂的东西。它来了，那个庞大的野兽，颤抖的地面宣告着它的来临。

战术核弹爆炸产生的震动波把它前面的空气压缩成了一道力量之墙。距离虽然能够减弱它的威力，但仍然是致命的。这股力量漫过阿多和他的战斗服，穿透盔甲震颤着他，他感到自己的牙齿都快震掉了。

这只是一瞬间的事，他知道。不管怎样，只能是一瞬间。这一瞬间过去了……而他还仍然活着。

阿多摇摇晃晃站了起来。

绿洲前哨站隐藏在汹涌的红色云层下面，——也许那就是汹涌的云层本身，阿多意识到。泽格族怪物们由于没有任何预警，大部分都在震动波中死掉了。残余的一些要么是懵了，要么是被强光刺瞎了眼。

当然，现在不是追究到底是哪一种情况的时候。

“前进，队员们！”布莲娜兴奋地喊道，“趁着怪物蠢猪们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快回基地。”

阿多抓住已经扁了的金属箱子的把手，转向利特尔菲尔德中士，咧嘴笑着说：“这种救援方法可真够让人惊讶的，

是不是，中士？”

“是吗？”令阿多吃惊的是，利特尔菲尔德一脸忧郁，“咱们快把这箱子带回基地。我要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黑暗降临之前》第 11-12 章 [2004-6-2]

第十一章 营地疑云

他们爬到了盆地峭壁的顶端。阿多曾经怀疑自己再不会看到这个地方了。风景前哨站的工事墙耸立在砂岩上，光线逐渐暗淡下来。工事墙的远处就是床铺、淋浴、晚餐，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某些安全措施。指挥中心高高在上俯视着这一切，就像海上妖妇一样召唤着阿多。指挥中心闪烁的信号灯是如此的美丽，几乎感动得阿多热泪盈眶。

布莲娜命令大家都挺直胸膛爬到山脊上。她不想让他们像一群被鞭子赶着走的散乱的狗那样，她说。她把队形整顿好，不断警告他们要保持挺拔的军姿，还要为自己感到自豪，否则她就要亲自在他们的身体里放进某个东

西，迫使他们站直。然后她率领他们非常整齐划一向驻地疏散门走去。他们害怕她，已经忘记了劳累。剩下的这几个人像接受某种军队检阅一样走向驻地。如果布莲娜有一个旗子的话，阿多敢肯定她一定会一直摇旗。阿多回头看了一眼。巨大的蘑菇云正在盆地上空散开，红色的炽热云团向东方远处的红色山脉伸展开去。这是空中爆炸，也就是在某个设定的高度爆炸，这样的爆炸就像一只巨拳，能给下面的所有物体以沉重打击。这种爆炸会产生更严重的物理打击，而同时原子辐射微尘污染却要比地面爆炸低得多。但是阿多还是想到，不知是否有人向处于致命的蘑菇云辐射微尘下的居住者告诉过爆炸的事情。很可能是没有告诉，他想。也许只有泽格族处在东面。

编队已经比今天早些时候小了很多。前进的时候阿多数了数人头。一个排的陆战队员已经损失了将近一半。他班上的另一个喷火兵埃卡特已经失踪，很可能在绿洲周围的盆地上受伤了或者死去了。显然柯林斯和艾森的命运也差不多。

至少他希望他们已经死了。这是完全可能的，他意识到，对于他们某些人来说，原子弹把他们从泽格族的危险中

解脱出来，但是原子弹也把战斗装甲的缝隙给焊接上了，不会把他们完全碾碎在爆炸冲击波中。被封在自己的战斗装甲中，在一个被遗弃的、有核辐射的平原上一动也不能动……他的头又疼了起来。也许最好不要去想这些。对联邦陆战队员来说又是光荣的一天。虽然一半的人都没有回来，但阿多知道，此次任务会被描述成“胜利的”。不是这样的，他意识到，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回来。秃鹰摩托车队的人没有回来，他回想到，他们逃离绿洲之前，秃鹰车队只有两个人没有死掉，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有人幸存下来到达了驻地。

光荣。全都是为了一个总是碰自己大腿的小金属箱子，和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垂在卡特身上的平民。

布莲娜和她率领的一班残余人马雄赳赳地行进到东大门。血红的太阳照在驻地建筑周围的黑色金属墙上。他们到达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但是至于是什么阿多也说不上来。他们走到主闸门的时候，布莲娜也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举起左拳。陆战队员立刻机警地停了下来。布莲娜站了一会。阿多不知道中尉是在担心还是拿不定主意。

“布莲娜呼叫风景指挥中心，”她在信道上呼叫。

没有回答。原来是这里不对劲，阿多意识到。他们走向工事墙的时候只在信道上听到自己的声音而没有听到其它任何声音。

“布莲娜呼叫风景指挥中心。请回答。”

傍晚风开始刮起来，风卷起的沙土在他们头盔周围飕飕作响。阿多看了看门两边的掩体。刚才这黑色的地带还让人感到欣慰。他刚才想像着每个掩体里都是岗哨部队，随时准备抵御任何入侵和袭击。怪异的是现在掩体却空无一人、漆黑一片。他想看看黑色缝隙后面有没有什么动静，但是很难分辨。

陆战队员彼此不安地对望。

信道发出细微的噼啪声。

布莲娜示意全排准备好武器。这时阿多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高斯来复枪了。他突然感到很不安全。他用责备的目光看着还和他抬着金属箱子的利特尔菲尔德。利特尔菲尔德正在看着驻地黑色的工事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阿多的目光。

“他们为什么不回答？”

“会是通讯问题吗？”

“会是吗？如果不是呢？”

布莲娜走到紧锁的大门旁边的人口按钮板跟前。她试着按了几次按钮门都没有开，最后终于找到了大门接受的正确的开门按钮顺序。

与其说阿多是听到了门开的声音不如说他是感到了门开驻地的大门“嘎嘎”的响向着，从闸口中慢慢升起。布莲娜举起武器向前走。其他的人紧随其后。

“麦里士，伯奈利，各就各位！行动！”

两个陆战队员犹豫了片刻，然后高举高斯来复枪向前快速跑过去。两个人各自在黑暗的闸门两侧找到位置，从枪的瞄准器向外瞄准。

“没有情况，中尉！”麦里士显然说得没有底气。闸口里面的那道门也开了。巨大的门慢慢升起，一点点露出沐浴在如血残阳中的驻地建筑中心。

“中尉？”伯奈利紧张地问道。

“守在那里，列兵！”布莲娜向前走去，眼睛透过狭窄的闸口向远处看去。“掩护我们。项，你跟我来。”

布莲娜走进闸口，项跟在她身后。黑色的走廊立刻吞没了他们，他们的影子映在远处深红色的建筑空地上。很快两个人从闸门里面退回到阳光里。

“大家行动起来，”布莲娜喊道，“快！”

阿多又看了一眼利特尔菲尔德。老兵点了点头，然后他们和其他人迅速向前移动。

闸门旁的空地不过是密集建筑间的一个集合地点。联邦喜欢把他们的军事基地搞得很紧凑高效：地方越小，使用各种资源就越方便，需要保卫的地方就越少。至少那是他们的指挥官根深蒂固的信条。结果就是各种建筑大杂烩般建造在一起，中间只留有仅仅足够的地方供地面装甲车通过。如果各个建筑人员配备齐全的话，联邦驻地就像一个蚂蚁窝，狭窄的通道里到处都是陆战队员，后勤人员和指挥人员全都匆匆忙忙地不知道赶着去哪里犹犹豫豫地走出闸门，阿多又注意到风景驻地和其它他所服役过的基地部署几乎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显然是不同的。

那就是没有人在。

闸门在防御工事墙的东边，通向空地。空地本身就是运输船的降落区域。空地南北两侧是紧密相连的不太整齐的供给仓库。两侧高耸着对称的两个导弹塔楼。自动引导系统在自动搜索，调度装置仍在旋转。空地的西侧，也就是闸门的对面，是早晨慌乱离弃的三个兵营。向南的一个很宽的通道通向巨大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的顶

部俯视着兵营。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工厂中心和机械车间的上半部分。空地北面有两辆工程车停在一堆供给集装箱旁边。什么都看起来很正常。

“麦里士，把闸门合上。”中尉的声音听起来非常镇静。过去，在父亲的农场上，阿多和那些发怒的马匹谈话让它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以这样的口吻说话的。

“我们把那个闸门关上。后面不要受到袭击。”

“对，”有人在信道上嘀咕，“尤其是前面已经受到了很多的袭击。”

“够了，伯奈利。”中尉的声音依然非常冷静，“你把闸门关上了吗，麦里士？”

“是，长官。关好了。”

“看起来好像他们刚刚起床离开。”项小声说道。

“没错儿，”利特尔菲尔德随声附和着，“但是你看：我可以理解他们把供给棚和塔楼留在这里——这些都是建造在这里的。但是兵营是移动的。该死，连指挥中心都可以在发射平台上自己起飞。那全都是可以移动的，看起来也都状况良好。如果他们是在撤退疏散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硬件也带走呢？”

“问题提得很好，但是我们需要的是答案。”布莲娜已经

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们把这个地方检查一遍。也许这里有困住、受伤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不能联络的人。如果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不管你碰到什么人，他都有可能有点紧张。”

“你说得很对！”

“别紧张，让扳机稍微放松一些，听明白了吗？我可不想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我们自己人头上打出洞来。利特尔菲尔德和迈尔尼科夫，你们跟着我。卡特，那个平民怎么样了？”

“她马上就要醒过来了，中尉。”卡特现在双手抱着那个女人。跟这个大块头的岛民比起来，那个女人看起来非常弱小，但是阿多看到她正在扭动身体。“你要我把她放下来吗？”

“不，指挥中心有个战地救护站。”布莲娜很沮丧。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她指挥了，“我们一起去吧。我们从北部兵营开始，然后——”

“中尉，有动静！”

“在哪，伯奈利？”

“距离大约 50 米远，2—7—8 度。”

“那是指挥中心！继续追踪！大家都警觉点儿！”

伯奈利说话的声音一点一点变高，“追踪……向南移动。”

“我们现在在空地上，中尉。”利特尔菲尔德提醒说。布莲娜立刻就明白过来，“向前散开！在北部兵营下占据有利位置。用降落支架做掩护。行动！”

一排人迅速向前冲过去，跑过了空地。阿多别别扭扭地跑在利特尔菲尔德身边，他们俩人抬着那个金属箱子。阿多飞快地想起距离他只有几米之遥的供给棚。某个供给棚里一定有一只崭新的枪和新的弹药供给供他来用。但是现在他却蹲在这里，缩在一个可移动兵营的降落井里，除了说粗话、吐口水和这个愚蠢透顶的箱子外就根本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东西，而他认为那个愚蠢的箱子就应该留在绿洲那里，变成向西飘动的发光的云朵的一部分。

“伯奈利？”虽然战斗装甲使她的声音仅能在信道上听到，但布莲娜还是非常小声地说话。

“仍在追踪，中尉。移动得非常快。位置 15 米，半径 200。向东移动。”

“从路上走过来了。”利特尔菲尔德粗声粗气地说。

“还是在 15 米。可以看到……”

阿多在架子后面蹲得更低了一点。

一个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中摇摇晃晃走到了空地上。

“哦，该死！”布莲娜吐了口唾沫。她站起来，把战斗装甲头盔向后打开，然后冲空地那边喊道：“马库斯，你到底在干什么？”

那个人回过头。他的工作服已经不干净了。帽子不见了，淡黄色的头发看起来乱蓬蓬的。但是，阿多认出来他就是昨天和他们一起坐飞船来到风景基地的那个技师。

“长官，哦！”马库斯 ●詹司中士麻利地敬了个军礼，“欢迎归来，长官！”

布莲娜中尉随意地还了个礼，然后问道：“可以进入驻地吗？”

“啊，长官？”

“我以为你在负责这个哨所，中士，要不然迎接我们的应该是别人才对。”

“哦。”詹司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是的，长官，我想是我在负责……除了你不是……现在，我的意思是。”

阿多突然又想起了他的猫和老鼠。

“那么我向您汇报我的排代表联邦执行完光荣的任务回来了。”布莲娜的声音很疲倦，她的坏脾气也开始暴露了。詹司向布莲娜身后阿多和他的伙伴们掩藏的地方看了看

“你是说，藏在兵营下面的那几个陆战队员？”
“光荣返还的就这么多了。”卡特瓮声瓮气地说。
“对。”布莲娜从牙齿里把这些话挤了出来，“掩藏在兵营下面的陆战队员请求进入你的驻地，中士，然后我想知道驻地的人员究竟到哪里去了！”
詹司听完后眨了眨眼，布莲娜最后那句话像大石头一样差点把他砸倒。
“但是……但是，中尉……我原以为你能告诉我！”

第十二章 幽灵之城

“你到底在说什么，廷克？”布莲娜根本就没有情绪来猜。她声音里的愤怒火焰大概能把技术中士熔化到他自己的破靴子里。
“是这样的，长官，他们都撤离了。”马库斯结结巴巴地说。中士发际开始流汗，脸上的尘土被汗水冲出条条痕迹。“我想，既然你是指挥圈里的人，你应该清楚此事，就这样。”

利特尔菲尔德向布莲娜和技术中士走去，因为和阿多抬了个金属箱子，所以把阿多拉扯得离他很近。虽然利特

尔菲尔秘密小声地说：“中尉，天快黑了，我们还没有地方藏身。”但阿多离得太近了，所以还是听到了。

布莲娜愤怒的目光紧紧锁定在詹司身上，但利特尔菲尔的话还是入了她的耳。她突然抬起头，好像是第一次看到驻地模糊不清的围墙上空渐渐褪色的天空。

“我们可能没有多少时间了。”利特尔菲尔冲着地面小声说，但实际上他是说给中尉听的。

“营地已经被抛弃了，”布莲娜突然说道，“我猜可能是某种大混乱造成的。我会搞清楚的。与此同时，卡特……”

“是，长官。”

“指挥中心有个战地救护站。把那个女人带到那里，绑到床上，然后回来向我汇报。利特尔菲尔，带上迈尔尼科夫跟卡特走。让迈尔尼科夫看着你的箱子和那个女人——如果他能应付得了的话。”

“他没有问题，中尉。我保证。”

“好吧，你能否‘保证’给他一支新步枪，同时你自己也拿一支新枪。”布莲娜的唇边似乎有一丝笑意，“然后回到我这里。我们得设置防御带。”

卡特又嘟囔起来，把胳膊里夹着的正在呻吟的女人换了个位置。他的话里带着失望，“今晚一点意思都没有，中

尉。我们仅仅用核武器把泽格族炸成碎片，剩下的就是叫车把我们带走，这里的战争全部结束了。”这个大个头男人伤心地摇了摇头，“长官，今晚可一点意思都没有。”利特尔菲尔德看了布莲娜一眼，好像是想看看她的反应，但他未能看到布莲娜的任何反应。

“这是命令。”中尉冷冷地说。然后她回头对技术中士说：“至于你，詹司中士，你跟着我。我有很多问题要问你，我不希望要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不见了。”

他们往医院走的路上夜色很快降临。西风刮得很猛，在联邦卫戍队建筑之间呜咽哀号。阿多听到风声不禁浑身发抖。他走在这些遗弃的建筑之间，感觉它们似乎在盯着他看。这里还留有很多设备，但却异常寂静。无论他往哪看，看到的東西都好像在原位，又好像有些不对劲。他脚下的地面已经被各种往来车辆的轮胎挤压得结结实实。他们经过的时候每个建筑里的灯都亮着。一个供给仓库的门开着，仓库里面的灯光照在街道上。仓库里立着一个工程装货机器人，金属塑料的外形形状隐约像人，姿势好像是要拿起一个货运箱。而它的操作员早就不见了，好像一个灵魂抛弃了已经死亡的肉体。抬眼望去，到处都是陆战队员和技术人员的脚印，他们本应该此时

行走在这里，但此时却都不见了踪影。现在只有他们的幽灵还在这里了，阿多不知道是真的看到了人会更害怕一点，还是这种总不见人影的心情让他更紧张。

大路蜿蜒在南部军营营房的后面，绕过平地通向庞大的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建筑高大，又宽又高，大体形状像是一个压扁的球体。

很显然，指挥中心的建造主要是为了实用，而不是为了美观。R&D 师后方的某些联邦技师可能曾为这个建筑设计激动不已，可阿多却不这么认为。指挥中心的建筑到处都是实用的部件。巨大的登陆爪支撑着建筑的主体结构，厚重的支撑物隐藏在宽宽的机壳内。装甲外壳还用经过了电镀的坚固金属板加固。其上的三层高的建筑上是各种观察塔、天线、传感穹顶和其它的技术设备，在外人看来这些设备摆设得非常凌乱。最上面俯视所有建筑的才是作战中心，装甲外壳，各面都是窗户。作战中心的窗户透射出耀眼的光，但阿多并没有看到窗户里面有什么人在活动。

通向指挥中心的倾斜通道已经被放了下来，液压臂完全伸展到通道的两边。中心指挥舱照明良好，但阿多惟一的感觉就是他们正在往一只巨大黑暗的野兽的大嘴里面

走去。

然而一旦他们置身指挥舱的灯光下，指挥舱里的灯光还是有用的。影子越少越好。阿多知道他的左右是指挥中心的金属和气体处理器，这些处理器为所有移动指挥基地的中心服务。处理器的巨大的体积几乎占据了指挥中心内部的大部分空间。

抬头可以看到工程机器人维修舱挤在巨大的信息处理器之间。“维修”是个不太恰当的说法：因为只要启动矿物处理器输出端，这里就能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工程机器人。几个 T-280 型的太空建筑运载机吊在头顶上方的建筑架上。运载机在轻轻地摇晃。阿多不得不提醒自己可能是通风系统使它们发生摇摆的。

他发现讨厌的头疼又来了。利特尔菲尔德继续朝指挥舱另一端的电梯处走。阿多手里拿着金属箱子跟着他。他们踏上电梯平台的时候都回了一下头。卡特也跟了上来，他还抱着那个女人。利特尔菲尔德启动了电梯。

上升的时候，阿多想好好看一下这个女人。他的第一也是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她又长又脏的头发乱成一团。她的脸朝向卡特的前胸，没有冲着他。她穿着很普通的连衫裤，可能是绿洲工程技术或者水场工程里的工人。她一

只靴子底从皮靴帮儿裂开。想到在前哨镇上有可能发生在她和她同伴身上的事，阿多就觉得很奇怪。至少现在那个镇正在随着一团发光的云团往东飘去。他们不需要进入前哨镇清理死尸。

清理死尸？

这句话萦绕在他的脑子里，但是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另外，他的头太疼了，根本就不能再想这些了。最好集中干眼前的事不再去想它。

电梯很快就向上进入了垂直升降机通道里，然后在第三层停了下来。卡特抱着那个女人，转身走出电梯，向狭窄的走廊深处走去。

对于卡特来说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尤其是他身上穿着防火装甲服，但他还是不太费劲地做到了。看起来他的装甲服就像是另一层皮。

“我们走吧。”利特尔菲尔德用肘轻推了一下抵着阿多大腿的箱子。阿多从自己的思绪中回来，开始沿着走廊行走。

医院被指挥中心的其它部分围在中间。医院几乎坐落在整个建筑的中心。这里没有氧气罐，也几乎没有人们眼中标准医院应该有的医疗设备。这个医院仅仅是个急救

站，受伤的陆战队员在这里暂停一下，以确保能活着运往其它地方，接受更好的照顾和医疗。

一面墙边放着几张床。这些床都铺非常整洁，显然是传统陆战队的风格。但是有一张床是乱的，床单几乎要垂到地板上。

卡特走进房间，他的身体几乎要占据整个空间。他挑了中间一张好像符合他要求的床，把仍在呻吟的女人放了下来。阿多和利特尔菲尔德走进房间的时候，卡特这个大块头男人终于能打开面罩了。阿多看到汗水从这个岛民棕色的脸上流了下来。

“真不好受。”他喘了口气，很快把手套上的环扣松开，把手套摘了下来，马上又用床上的带子把那个毫无生气的女人的手、上身和脚捆了起来。“还需要锻炼，必须要再加强训练。”

阿多笑着摇了摇头。卡特刚刚不是抱着就是扛着那个女人跑了几公里的路，即使不穿这套衣服，也是不错的表现了。阿多笑着想，可能卡特会认为自己的表现太逊色了。

利特尔菲尔德用眼神示意让阿多往右看。床对面的那面墙附近有一张桌子，桌子的另一端还有一把椅子。

利特尔菲尔德停下脚步，“你倒是看一眼呀！”

阿多和利特尔菲尔德都停了下来。

桌子非常干净，只是桌子上面放了一杯有人喝过的咖啡，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

卡特盯着看了半天，然后走过去用粗大的右手把杯子拿了起来。

“还热着呢。”他说，然后一口就把剩下的咖啡都喝了下去。

阿多和利特尔菲尔德吃惊地看着卡特。

“最好再加一点糖，”卡特回味着，同时拿起了剩下的三明治开始往嘴里塞。满嘴都是面包，所以他后面的几句话根本就听不清楚。“我继续走。你们俩如果需要吃什么东西，喊一声就行了。肯定有人会来的。”

卡特抓起作战手套，走出了房间。医院的滑动门在他身后关了起来。

利特尔菲尔德和阿多相互惊讶地看了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难以置信。”阿多边笑边慨叹说。

“还不算什么。”利特尔菲尔德开玩笑地说，“如果你了解他的话，就知道那根本就不算什么。”

阿多在桌子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穿着一身战斗服可不太容易坐下来，“你认识他？”

“当然，”利特尔菲尔德坐在桌子边上说，“他在我手下待了一段时间。我们性格不太合得来。我想可能我性格和很多人都不合。”

阿多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好，所以出现了一段沉默。

“哎，”利特尔菲尔德往一边看去，接着说道，“这家医院不错，可你正在执行任务。既然想起来了，我们就得小心执行任务。箱子在这儿——不管里面装的什么，你都得看好了一一而且我认为那个女人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还有，开着信道，不管你干什么，机灵点儿！我去给我们俩找两支新枪和弹药来。布莲娜希望我们轮班看守，然后我们弄点吃的。我过会儿就回来。”

“没问题，中士！”阿多点了点头，坐下来他才发现自己已经非常疲惫了，“听到了。”

利特尔菲尔德微笑着说：“怎么，头还疼？”

阿多轻轻地点了点头，“有点儿。”

“我想神经改造还在影响着你。哎，我说，你现在已经是老兵了！你第一次参加了战斗，还能活下来跟别人讲这场战斗。”

迅猛兽在他眼前扭动着。空洞的黑眼睛瞪着他。

“主说，凡有生命的、移动的生灵，皆由水中大量产生。”
阿多无法呼吸。

阿多突然一皱眉头，歪着头说：“是，长官。”

利特尔菲尔德轻轻地皱了皱眉，“你没事儿吧，小伙子。
我一会儿就回来。”

中士站起来径直朝门口走去。门滑向两侧，他走了出去，
然后门又关上了。

阿多深深地吸了口气。

他只有等下去了。任由自己脑子信马由缰是最糟糕不过
的事情了。

“我永远不会把你扔下不管的。”他对她说。他们躺在毯
子上，周身的麦子沙沙作响。

他看着她幽蓝的眼睛。

金色……

阿多站了起来。他必须得找点事儿做。他的头又是阵痛。
绑在床上的女人显然待得没有那么老实。她开始盲目地
挣扎着，试图挣脱束缚，呻吟声一阵高过一阵。

阿多快速地把医院墙上的壁橱搜寻了一遍。他在墙上的
水池里湿了一下毛巾，递给那个女人，“请放松，小姐，”

阿多以抚慰的口气说道，“没有人要伤害你。”

女人的头在一团纠结凌乱的头发下猛烈地摇动着。现在她挣扎得更厉害了。

“嗨……我说小姐，你放松一点儿！我们是来帮你的。”他的话根本就不管用。阿多抓住女人的肩膀摇了摇，“别这样！听我说！”

女人突然停止了挣扎。

“你现在安全了，”阿多放开女人的肩膀叹了口气。他又拿起那条湿毛巾把遮挡住女人脸的头发擦向一边，“你现在是在风景基地的联邦卫戍队。没有人会……”他的声音逐渐变小。

金色。

他眨了眨眼，然后摇了摇头。

女人在床上凝视着他。

一头闪光的长发，在麦田上空温暖的微风吹拂下轻轻地飘动。

泪水突然涌入了阿多的双眼，“米兰妮？米兰妮！是你！上帝呀，真是奇迹！奇迹！”

在强烈的情绪控制下，阿多双手充满爱意地抱着女人的头。

他把嘴凑近女人的唇。

女人惊叫了起来。

黑暗降临之前》第 13-14 章 [2004-6-2]

第十三章

神秘女郎

阿多像触电一样往后一跳。他猛烈地摇着头，“米兰妮！别这样！是我呀！”

女人又惊叫了起来，害怕得眼睛睁得大大的。

阿多把双手举了起来，试图让她安静下来。他眼睛满是泪水，感到刺痛。他痛苦地摇着头，几乎看不见什么了，“求你了！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头脑混乱了……还……受了伤。这么久了，我……”

“离我远点儿，你这个混蛋！”女人试图控制恐惧情绪，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向。“我这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你在医院，在……啊，在……”阿多皱着眉头，头疼得要爆炸了。他发现思维已经变得很困难了，“是在风景卫戍队……在马赛拉。是联邦的一个外太空基地。”

她又开始挣扎着想摆脱捆在身上的带子，靠着墙边的床架子被晃得咯吱作响。卡特捆得挺结实的。过了一会儿，女人没有力气了，躺下来喘着气。

“别这样，米兰妮。”阿多把眼泪眨了回去。他费力地解着手套上的锁扣，想摘下手套。他说：“我要你知道我多么梦想……多么想你。在人群里我不止千次地看到过你的面庞……”

她把脸转向他，仍眨着眼试图保持清醒，“这里是联邦的基地？”

“是呀！”阿多的脸看起来非常痛苦，他往前走了几步，“啊，米兰妮，我要你知道我是多么抱歉……”

女人用尽全力朝他喊叫。“你这个王八蛋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你！”

阿多停下脚步，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他的头疼得要命。他只困难地叫出了一声，便倒在地上控制不住地呜咽。各种记忆在他的大脑里肆意横行。金色的麦田。金色的头发。叫喊声和鲜红的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听到她安静地对他讲话。

“嗨，兵娃儿，没事吧。放松，会好的。”

阿多泪眼朦胧地抬头看着她。

“放轻松，好吗？我们说话吧……就说说说话……好不好？
我会让你感觉好一点儿。行不行？”

阿多慢慢地点了点头。他已经精疲力尽，穿着战斗服靠着桌子坐在医院的地上，样子看起来很丢人。

“就这样。”女人的声音从容而谨慎，好像是在说服一个悬崖边企图自杀的人放弃自杀一样。“你就坐在那儿，我们说一会儿话，让头不疼了，好不好？”

阿多又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叫莫迪丝，你呢？”

阿多不均匀地喘着气。

“看着我。”

阿多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看着她，“我说，米兰妮……”

“看着我，”莫迪丝说话的声音比刚才有力一些。

阿多抬起了眼睛。

“仔细看看我。”莫迪丝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直直地盯着阿多的脸，“看着我的头发……看着它。是米兰妮的头发吗？”

阿多尽力集中注意力。

“看着它……看见了？是米兰妮的头发吗？”

她的头发和米兰妮的头发是不一样的。即使没有尘土，她的头发也显然要更黑一些。米兰妮的头发是那么好看那么……

“看着我的眼睛，”莫迪丝又命令道，“是米兰妮的眼睛吗？”

阿多转而盯着女人深色甚至是乌黑的眼睛。她的眼睛深邃得就像是洞穴中的水。米兰妮的眼睛是蓝得那么夺目的……

阿多挪开目光，“不……不是米兰妮的眼睛。”

“你好。我叫莫迪丝，”女人又小声地说，“你叫什么？”

“阿多……阿多 ● 迈尔……列兵阿多 ● 迈尔尼科夫，女士。”阿多还是抬不起头看躺在床上的女人，“我……很抱歉，女士。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请您……接受我的道歉。”

“没有关系，兵娃儿，没有什么。”莫迪丝向上看着天花板，说话前想了一想，“你是接受过改造的，对吧？”

“你说什么？”阿多的头刚才不疼了，可这会儿又卷土重来了。

“你的神经系统经过改造，接受过记忆覆盖训练，对吗？”

“对……我想我是被改造过，随便你怎么说。”阿多突然

又感到非常疲倦，“听着，女士，我对刚才所做的事感到非常抱歉，我说的是真心话。现在……啊，也许我们不说话更好一点。”

他把战斗手套又戴上，用手撑着从地板上坐了起来。他仍不能集中精力看那个女人。他转到桌子另一侧，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但是他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独处过，尤其是现在。他脑袋里的鬼魂继续折磨着他。想坐下去等利特尔菲尔德回来，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需要想点儿别的事情，用别的事情来占满他的脑子，而不是让黑色的无端的思绪不时来占据控制他的大脑。

金属箱子就放在他的面前。

这个宝贝几乎要了他的命——他的命没有被要去，但很多人的命因它而丢了。

他脑子里有个谜。箱子的两侧有两个提手。箱子顶部有六个独立的弹簧锁。锁是开着的，这让阿多想当然地认为他可以打开箱子。

他伸出手去，打开了第一把锁。

“我，啊，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打开箱子。”

阿多抬起头。莫迪丝仍然绑在床上。她在对阿多讲话，

但眼睛却盯在箱子上。

“为什么不打开？”阿多以平淡的语气问道。

“喔……你可能很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

阿多不耐烦地从鼻子发出哼的一声，然后打开了第二个锁。

莫迪丝显然吃了一惊。

“我是很认真地和你这样说的，兵娃儿。”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阿多叹了口气，漫不经心地打开了第三个锁。

莫迪丝说话的声调变高，话语里充满了焦急，“地球上有个古老的传说，是关于一个叫潘多拉的女人的传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兵娃儿？”

“听说过，”阿多不耐烦地回答。他开第四个锁遇到了一点麻烦。锁好像卡着了。“你要知道，我们可不是外太空的土老帽。我在学校里学过神话。”

阿多嘟囔着，第四个锁弹开了。

“你是在学校认识她的吗？”莫迪丝马上问道，“你是在那儿认识米兰妮的吗？”

阿多停下来，“你到底在说什么，女士？”

“米兰妮，我是在问你米兰妮。”莫迪丝紧张地舔着嘴唇，

“我只是……只是想知道你是在哪里认识的她，就这样。”

“我想想，啊……”

“莫迪丝。我是莫迪丝。”

“是这样的。莫迪丝，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个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的行星上，即使听说过你也绝对不会留意的。”

阿多摇了摇头，在摆弄下一个锁，“在哪认识的都不再有什么意义了！”

“那里发生了什么？”莫迪丝继续追问，“米兰妮究竟怎么了？”

阿多右眼后面突然一阵疼痛，疼得他直皱眉头。

“告诉我……告诉我她究竟怎么了？”

他在背后看到了她。愤怒的怪物们加紧了进攻。运输船就要将他们的战利品夺走了。阿多惊恐地发现，怪物们在以惊人的速度把人们劈开，就像在麦田里收割血染的麦子。

阿多不禁打了个冷颤，“问这干什么……你不该问……”

“我想知道，”她追问他，“你记得什么，兵娃儿？你头脑里看到了什么？”

怪物们已经接近了米兰妮的身边。

阿多拼命踢打着人群。他喊叫着。

二个海德拉刺蛇立刻抓住了米兰妮，把她从人群中拖开。

“你看到了什么？”

“别问我！”

“阿多”，她哭喊道，“别扔下我！”

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把他挤进了运输船。

莫迪丝继续催问：“告诉我！”

“她死了，行了吧！”阿多狂怒地喊道，“她死了！泽格族袭击了我们的基地。联邦军赶来营救我们，我想就救她，可是我失败了，行了吧！我努力了……我努力让她也上运输船，可是我们之间有那么多人……我……我救不了她……”

阿多的声音越来越小。让他惊讶的是，他在莫迪丝的眼睛里看到了和自己同样的悲哀。

“哦，兵娃儿，”她平静地说，“他们是这样告诉你的吗？你也相信他们说的吗？”

他头盔上的信道响了起来，声音传到房间里。阿多大脑的某个位置辨认出了这个声音，可是他一时又想不起来。

“我为你感到很难过，兵娃儿。”

信道又响了一次。这个女人究竟想要告诉他什么呢？

信道第三次响了起来。

“你要回话吗？”莫迪丝问道。

阿多从混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把信道拨到“开”的位置。“我是迈尔尼科夫。”

“我是利特尔菲尔德。你在那还好吧，小伙子？”

莫迪丝眼睛还盯在阿多身上。陆战队员对这个女人起了很大的疑心。他退回到桌子附近，不想让这个女人听到他们在信道里的谈话。

“是的，中士。我们这里一切正常。”

“真的一切正常？我给我们俩从仓库里找了两支崭新的C-14来复枪，非常不错。我立即去你那里。你看押的人怎么样了？”

“她话太多了。”阿多答道，冲女人苦笑了一下。

“哦，希望她到时还这样能说。中尉让我到你那里之后把女人和箱子都带到作战室去。我现在在指挥中心入口。利特尔菲尔德讲话完毕。”

阿多把信道拨到了待机状态，迅速把箱子上的锁扣上。

“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再谈谈，兵娃儿。”莫迪丝柔和地说道，“我知道米兰妮的命运如何，你应该知道真相。”

“你什么都不可能知道。”

“但我知道。”

“说说你知道什么?”

“一切都是谎言，兵娃儿。一切都是谎言。”

第十四章

柯哈之子

“嗨，迈尔尼科夫！中尉让我们到作战室去……迈尔尼科夫，你没事儿吧？”

阿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利特尔菲尔德进了门。他还在看着莫迪丝，眯着眼睛说：“你刚才说什么？”

利特尔菲尔德以为阿多是在和他说话，于是答道：“我是说中尉让我们到作战室去。没有听清楚吗？”

中士把一把新的 C-14 高斯来复枪扔给了阿多。沉甸甸的枪在手里让他感觉很塌实。阿多不假思索地检查了枪的准星，看了看弹夹的一次装弹数，然后就把子弹给装上了。不假思索干事儿的感觉非常好。

“这个女人怎么样？”中士小心地把他的新武器放在了金属箱子上面，然后快速走向绑莫迪丝的那张床，“啊，你醒了，女士。感觉怎么样？”

“不自由。”莫迪丝淡淡地答道。

检查了女人眼睛的瞳孔扩张之后，利特尔菲尔德笑了起来。“我看你还没有失去幽默感呀。哪儿折断了吗？哪扭伤了吗？”

“我是便携式的。”莫迪丝答道。

“也许吧，但我打赌搬动你一定费劲。”利特尔菲尔德往后一靠咯咯笑了起来，“好吧，小姐，我现在给你松绑。中尉有话要和你谈。不要担心——我们只是要把你从这个糟糕的地方弄走，这是例行程序，你明白吗？”

莫迪丝点了点头。

“那你不会给我制造什么麻烦吧？”

“如果我给你制造麻烦又怎样呢？”莫迪丝嗤了嗤鼻。

“我们俩可都有非常大的枪，女士。”

“大家都这么说。”这回轮到这个女人笑了。

“我不会制造什么麻烦的，中士，我非常想和你们的中尉聊几句。我会非常有礼貌的。”

“这可是我爱听的话。”利特尔菲尔德一边把绑女人的带子从床上解开，一边愉快地说道，“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弄清几件事情之后，我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的。是这样吧，迈尔尼科夫？”

“长官，是的，长官。”阿多机械地回答。他大脑的深处

可并没有回答得那样肯定。

利特尔菲尔德最后解开绑着莫迪丝脚踝的带子，然后往后退了一大步。

“害怕了？”莫迪丝边坐起来边说。

“当心，女士，”利特尔菲尔德边说边从身后拿出了他的武器，“当心一点。”

“你那边的财宝箱怎么办？”莫迪丝对阿多看似随意但却故意地说，“箱子要和我们一起去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利特尔菲尔德眯着眼睛。

“那个板条箱子我看管了很久。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莫迪丝从床的一侧滑下来，小心地想站起来。她的右脚扭了一下，但尽力不让自己绊倒。

“受伤了，女士？”利特尔菲尔德问道。

“全是自尊惹的祸。”莫迪丝抬起脚看了看坏靴子，她摇了摇头，“这双是我过去最喜欢的靴子。我妈妈常说，‘要么凑合，要么扔掉。’你能在附近给我找点胶带来吗，中士？”

“胶带？”利特尔菲尔德笑起来，“这不是太老土了吗？”

“问个工程师你就知道了，”莫迪丝一边朝医院的门走去一边说，“你能用胶带搞定所有的东西。”

作战室坐落在指挥中心的最顶层。伟大的设计师——管他是谁——决定把建筑变成一个大盒子，四周是带斜坡的装甲，整个房间周围是一圈钢化玻璃窗。指挥官可以走在环绕房间四周升起的平台上，透过窗户看到各个方向的事物。

作战室的核心部分是指挥岛，那是坐落在房间中央的一个圆形平台。在那里，中央指挥人员不但可以监控窗外的活动，还可以监控作战室周围每一个站点内的活动。控制台坐落在通道的下侧和指挥岛上。这些控制台能够监控远程联邦基地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任何一个方面。它们很少同时起用。只有在基地行动需要的时候，它们的运输保护盖才会被打开。据说只要知道哪一个控制台打开起用了，就可以知道某个基地将受命完成怎样的任务。

电梯平台把阿多、莫迪丝和利特尔菲尔德送到了作战室。阿多惊讶地看到，竟然还有很多控制台的运输保护盖没有打开。他在风景基地待的时间很短，所以还没有时间好好看一眼这个基地——在早晨的任务出发之前，他实际上只是看了一眼兵营。他和利特尔菲尔德走出电梯，快速向周围扫了一眼，他就明白了，其实这个基地除了

兵营就真的没有什么了。一个工厂控制台开着，它旁边的一个机械车间控制台也开着。很显然他们可以在那里制造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其它东西就制造不了了。还有一个供给站控制台是开着的。他对那些没有使用的控制台更感兴趣：那些控制台仍然盖着，永远不会起用。军械库、工程室和星空运输港的控制台都是封着的。更重要的是，炼油厂控制台仍然锁着，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制造油气来为大型的装备提供动力。他们所能依靠的仅仅是储存在库房里的燃料。但至少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很欣慰——里面没有军事学院。

根本就没有什么活要干，阿多心想。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基地在这里？他心里非常纳闷。

布莲娜中尉站在指挥岛上，俯身在指挥桌前，卡特站在她身边，十分专注地听着中尉指着桌子上的地形显示器时发出的各种命令。

“墓地周围只有四分之三有防御工事墙。到这儿就没有了……还有这儿……”布莲娜又指了指显示器，“崖正面上方，向下有一个 30 英尺高的直线落差，然后又是 20 英尺的松土和岩石，然后到了峡谷基地。悬崖面儿是砂岩——即使对泽格族来说也是非常光滑难行的。峡谷延

伸到盆地，盆地里现在基本上都是核废料。我认为它们不会从这个方向过来，但是我也不想它们从这里来个突袭。”

“中尉？”利特尔菲尔德开口说道。

布莲娜盯着显示器看，没有抬头，说道：“谢谢你，中士。卡特，你到防御带那去。让项和麦里士到防御塔上看看，确保所有的防御塔正常运行，然后按照我们所说的在那里布岗。”

“遵命，中尉。”卡特笔挺地敬了个军礼。卡特跳下甲板，他重重的防火服震得地板直颤。看到莫迪丝时他绽放出笑容，“呦，公主！很高兴看到你睁开了眼睛！”

“过奖了。”莫迪丝打着哈欠。

“你应该感到荣幸。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有机会被费图●库拉一艾比救出来的！”高大的岛民敲着自己防火服上的护胸，然后尽可能温柔地说，“现在还不必谢我。我想你以后能想出来更好的感谢我的方法！”

莫迪丝冲他夸张地眨着眼睛，“哎呀，太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了，你这个身强力壮的大兵！”

卡特完全没有听出莫迪丝话里的讽刺。“嘿嘿。以后来找我，我会对你照顾得更好。”

卡特大步走到电梯那里，没有看到莫迪丝不满的眼神和愠怒的脸色。

但是中尉布莲娜却看得一清二楚，她抱着双臂站在甲板上看着他们几个人。她的头发剪得很短，都竖了起来。“我是联邦陆战队中尉 L ● Z ● 布莲娜，你是……？”

莫迪丝仔细地打量着中尉，“我叫莫迪丝 ● 杰尼克。我是……啊……曾经是……绿洲站的一个工程师。”

“工程师？”

“对，我说的是工程师。”

“你负责什么工程？”

“水供给所需要的热井和冷凝系统。”

“我明白了。”布莲娜从甲板上走下来，双臂依然抱在胸前，“发现你时，你抱着那个箱子。”

“哦，我……我不知道，”莫迪丝不动声色地说，“我想我当时失去知觉了。”

布莲娜冷冷地笑了笑，“这倒是很方便的解释。”

“哦，长官，如果你要是快被怪兽吃掉的时候，我当然要推荐您还是先失去知觉好。”莫迪丝还是冷静地回答。布莲娜盯着莫迪丝的眼睛，“你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吗？”

莫迪丝犹豫了片刻，然后回答说：“你知道吗？”

布莲娜微微一笑，然后大步走到利特尔菲尔德和阿多跟前，他们俩抬着那个金属箱子。“我们来看一看就知道了。

“等一等。”莫迪丝平静地说。

布莲娜迅速弹开了箱子上的两个锁。

“等一等：”莫迪丝的口气更加坚决。

中尉冷冷地看着莫迪丝，“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莫迪丝舔了舔嘴唇。

布莲娜快速走了两步，她坚毅的面孔突然离莫迪丝的脸只有几英寸，“箱子里究竟装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莫迪丝避开她的目光往一边看去。

布莲娜声音很低，充满了威胁，“我这一天已经够长了，女士，我不想让这一天更长了。联邦陆战队司令部派遣我和几个人到这里来，来拿回这个该死的箱子……我当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他们把我抛放在外太空殖民领地的一个行星上……我那时也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现在我拿到了这个该死的东西，却被晾在了这里，接应我的人又丢下我跑了，没有通知就在我的身后投下了一枚战术核武器……”

没有通知？阿多想，中尉不知道原子弹的投放？

“我领导的那个排只有一半的人好不容易从混乱中逃命出来，却突然发现我们的突围基地变成了一个无人的鬼城……现在，终于，我有了要问的问题。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莫迪丝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怒。

“箱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

“里面是证据。”

“什么证据？”

“证明是联邦把泽格族带到了马赛拉的证据，”莫迪丝厉声说道，“证据证明联邦研制了一种足以毁灭所有世界平民的可怕的武器。”

布莲娜不相信，发出了不屑的声音，走回到箱子那里。她又开始开锁。“那就是说你带着一个箱子，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文件和诸如此类的‘证据’，希望我相信……”

“求你了，住手！”莫迪丝喊了起来。

布莲娜迅速从身体一侧拔出一支手枪，枪口对准莫迪丝的眉心。“我为什么要住手？”

“因为，”莫迪丝平静地回答，眼睛看着中尉的枪，“箱子里面装着能够召唤泽格族的东西。如果你打开箱子，你就会激活它，然后，所有距这个建筑一万个刻度之内

的迅猛兽、海德拉刺蛇和其它妖魔鬼怪就会铺天盖地地拥进这个房间。”

“你疯了。”布莲娜低声说。

“我没有疯，长官，”莫迪丝反驳道，她的声音缓和了很多，“尊敬的长官，发疯的是那些制造了这个东西的人。”阿多屏住呼吸。他看着眼前不到一米之外的两个人谈话，感到她们十分遥远。

布莲娜的枪还没有放下，“你偷了这个……偷了这个箱子？”

“没有，长官，就像我刚才对你讲的那样：我是个工程师。柯哈之子的成员把它带来让我检验的。”

“柯哈之子？”利特尔菲尔德怀疑地歪了歪头。“柯哈之子究竟是什么人？”

“我知道才见鬼了，”布莲娜轻蔑地说，“反正是地方上的捣乱分子。柯哈是联邦统治核心地带的行星，以前叛乱过。上次我听说它的时候它正遭到联邦的封锁。最近关于他们的消息多了起来——一些小规模的、孤立的叛乱群体，他们都试图破坏联邦的统一。”

“我们正在壮大，”莫迪丝骄傲地嗤了嗤鼻子，“我们可能现在规模还小，当我们逐个人，逐家，逐个行星地扩

大时，我们就会威胁到所谓的联邦的统治。”

“恐怖主义者。”布莲娜厉声道。

“革命者，”莫迪丝反驳道。

“自以为了不起的小蚊虫而已，”布莲娜不屑地说，“那么说是恐怖主义者把这个箱子拿给了你……”

“你打开了……你打开了吗？”

布莲娜的声音小得像是耳语。

莫迪丝仍旧盯着枪口，但还是保持沉默。

布莲娜把手枪放下，放到了枪套里。

“莫迪丝 ● 杰尼克，为了调查联邦财产被盗一事，我现在宣布你被逮捕了。”

莫迪丝摇头笑了起来。在阿多看来，逮捕这个女人是很可笑的事情，但是布莲娜总是照章行事，根本就不管所做事情是不是有意义。

“我会调查你所陈述的事情，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你会得到释放。你明白吗？”

莫迪丝点了点头，咯咯笑着，“我非常明白，比你想像的还要明白。”

“利特尔菲尔德，把‘证据’留在我这里，你负责把这个女人带到军营去吃点东西。过一个小时把她带回来。”

“请原谅，长官？”阿多问道。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列兵？”

布莲娜冰冷刚毅的眼睛转向阿多，看得阿多很不舒服，他马上说：“是，长官。让我带她去吧，长官。我自己也吃点东西，这也许会让中士轻松许多。”

“你自愿吗，列兵？”

“是，长官……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布莲娜耸了耸肩，“随便吃。利特尔菲尔德，你去把詹司技术中士给我叫到这里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能把整件事情搞清楚。还有你，迈尔尼科夫……”

“什么事，长官？”

“一个小时以后把她带到这里来，”中尉强调说，“我希望她穿得整齐一点，但别让她跑了。”

“是的，长官。”

阿多抓着莫迪丝的胳膊带她走到了电梯。中尉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了，但阿多有很多问题要问她，所以他现在根本就不想让莫迪丝跑了。

第十五章

记忆之谜

阿多按下按钮，两个人就通过指挥中心的主滑轨来到了他们左侧最近军营的人口处。西风怒吼，吹着地面干燥的尘土。旋风卷着沙子在建筑物之间呼啸着，发出飒飒声。阿多还穿着战斗服，所以风对他没有什么影响，挨着他的女人却受着风吹沙打。她用右手抓着连体工作服的领子挡着脸，她左胳膊被阿多紧紧地抓着。

阿多急着让她进去，但不是因为在这种天气里她不舒服。他们在南部军营巨大的降落撑轨和推动平台之间。一柱金黄的灯光从坡道人口照射出来，所以很容易发现人口。他喜欢这些军营，他突然想，但他奇怪为什么他们总是让他的胃感觉不舒服。他没有花时间去想这些：总是有太多要想的事情。他依旧紧紧地抓着莫迪丝的胳膊，两个人走上了坡道，来到了调度室。

调度室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空间较大的地方，但布局很狭小。调度室在坡道的最上端，是陆战队员用来进行战前集结的地方。他的周围都是武器和设备架。大部分都很整齐还上了锁，只有几个橱柜的门是开着的。一个橱柜门前的地板上有一套维修装备。很显然修理战斗服的人把这些装备扔在了这里。

整个地方都被遗弃了，显然遗弃之前没有准备通知。更

多的问题。这些问题让他脑袋疼，尽管他想有一些问题是很容易得到答案的。

“你还好吧，女士？”阿多随意地问道，“今晚的风太糟糕了。”

莫迪丝用可以自由活动的那只手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还咳嗽了好几声，“每个晚上风都很糟糕，兵娃儿。我们生活在沙子上面。这对我们没有什么要紧。”她叹着气，皱着眉，抬头透过阿多的头盔看着他的脸，“如果，假如我答应你不逃跑，你认为你会放开我的胳膊吗？”

阿多眨了眨眼，放开了她的胳膊，“哦，啊，好吧，女士。你不会干什么傻事吧？”

“我保证今晚决不会和别人跳舞。”她微笑着，环顾四周。待命室有很多通向里面军营的出口。“我说，你去附近哪里给这位姑娘买杯咖啡呢？”

“右边的舱口，”阿多用C-14枪口指了指，“你先进去……我要求。”

莫迪丝挑起眉毛随和地笑了笑。阿多也冲他笑了笑。没有拿枪的那只手按下按钮，打开了头盔的遮护。莫迪丝点了点头，走在了前面。巨大的压力门一推就开了。昏暗的灯光照着远处的走廊。通道两侧布满了透明的管

道。每个管道里好像都充满了深绿色的液体，液体不停地流动。每个管道上方的监控器都处于准备就绪状态。每个监控器都有自己独立的控制面板，但在走廊尽头另一扇压力门的左侧有一个比较高的控制间。

“上帝呀，”莫迪丝几乎是带着崇敬地说道，“这些就是神经改造室吗？这就是你们要接受的东西吗？”

“快走，”阿多说，“走到那一头。”

“怎么了？你没事吧？”

“走你的。”阿多厉声说。

“你不喜欢这个地方，是吧？你害怕这里。我能感觉出来。”

“女士，我说了快走！”

莫迪丝听他这么一喊，赶快走到对面的门那里。

“往右走。”阿多命令道。他觉得有些头晕。他喜欢改造……他恨改造……他盼着改造……他宁愿毙了自己也不愿意再接受改造了。

莫迪丝迅速打开了门，走到灯光比较亮一些的走廊外面，阿多紧紧跟在她的后面。他们路过营地房间，其中有一个房间以前阿多在那里放过自己的装备，最后两个人通过一道门来到了厨房。

厨房非常狭窄，但是功能齐全。人员离开基地的时候显

然不是轮流吃饭的时候。房间非常干净。阿多非常高兴别人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他厌倦了总是不停地有什么东西提醒他这个地方几个小时以前还有人，现在却遭到遗弃空无一人。

“你们这个地方不错，”莫迪丝随意地看了看，“很没有生气，但是还不错。”

“自动食品柜就在墙边，”阿多说，还是用枪指了指，“机器不难操作，只需要……”

“我知道在厨房里该怎么办，兵娃儿。”

莫迪丝走向食品储藏柜和自动饮料机。“你要来点儿什么一杯咖啡？”

“不，女士。不要喝咖啡。”

莫迪丝从自动饮料机里拿了一个杯子，然后开始接咖啡。

“真的吗？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吗，咖啡是那些从地球流放到原始殖民地的大部分人都企求携带的东西。”

“是的，女士，我听说过。”

莫迪丝拿着冒着热气的杯子转过身靠在墙上。两人之间一阵沉默。阿多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在他的脑子里搅成了一团，相互纠结。利特尔菲尔德进来之前她说什么来着？说什么全都是谎言？虽然他想起来一

点儿，但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我说，过会儿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吧。”

阿多从思绪里回来，生气地意识到，看押这个女人的时候，胡思乱想会要了自己的命。“对不起，女士，你说什么？”

“只有我们两个人，过会儿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吧？”

阿多的脸红了起来，“女士，我真的认为你不应该这样说话。这不太……不太好。”

莫迪丝本要张口说话但却又止住了，咧嘴笑了起来，“你以为我是想——”

“是这样的，女士，我怎么想并不重要。”阿多能感觉到自己的脸非常红，还知道自己根本不能让脸不红，“我是在……我是在看押你，所以那样不太合适。”

“你说的是‘合适’？”莫迪丝觉得太有意思了，阿多知道她是在开他的玩笑。

“对，女士，我说的是‘合适’！”

“我不觉得。”莫迪丝喝了一大口咖啡，然后举起杯子敬了阿多一下，“你是个处男。”

一开口，阿多就知道自己的声音太大了，“我认为这不关你什么事儿，女士！”

“现在我知道，我可什么都明白了！”莫迪丝非常开心，“你是个联邦陆战队处男。”

“这不太体面，女士……对我们两个来说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你干吗不赶快喝你的咖啡，休息休息……我是说……离你要求回去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他说得越多，事情就变得越糟糕。最后阿多的声音越来越小，沮丧地收了声。

莫迪丝不再看他，眼睛里依然是取笑阿多带给她的乐趣。

“不要担心，兵娃儿，你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她优雅地坐在了一张桌子前，“而且，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你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兵娃儿，但老实说，我只想和你说话。你是这么想的，对吧？”

“是的，女士，我——”

“叫我莫迪丝。”

“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当然可以，这只有我们俩。让我们做朋友吧。”

“好吧……莫迪丝。我是……我是列兵阿多 ● 迈尔尼科夫。”

女人再一次举杯示意感谢。“好的，阿多。很高兴认识你。那……告诉我。你们这些大兵是怎么来救我的？”

阿多想了一会，“对不起，女士。我们不能讨论行动的细节，不能和——”

“不能和平民讨论，这我知道，”莫迪丝替阿多说完了他要说的话，“我只是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把我从那里弄出来的。前几天的事情对我来说有点朦朦胧胧的。你在哪儿发现的我？”

“哦，发现你的不是我，女士。是卡特——列兵库拉——艾比。你刚才在作战室看到的那个大块头的小伙子。”

“那他是在哪里发现我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我只看到他把你扛在肩膀上，往我们的防御工事这边跑。”

莫迪丝冲他微微一笑，“我明白了。那我们怎么从那里出来的呢？中尉提到什么‘接应她的人’把她给抛弃了？”

“哦，”阿多耸了耸肩，“我们有一条运输船，说好了我们拿到箱子以后它来接我们。我们来到了降落区，可是……船却没有出现。”

“我想没有听错的话，你说的是飞船和你们在一起？”

“是的。奇怪。我听人说运输船马上就要到降落区了——信道里什么都能听到——但我们却没有看到它。它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在那里。泽格族

已经断了我们的后路，所以那时大家看起来就像是急着去领薪水。中尉带领我们杀到了那里。我们路上损失了几个人，剩下的都在这儿。要是运输船来的话，我们就会没有事儿了。可能是某种大混乱造成的，我猜。”

“某种大混乱？”莫迪丝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嘴角有一丝笑意，“哦，我想可能是那样的，可能你们的中尉好像知道的更多一些，核弹是怎么回事？”

“哦，那个呀，”阿多又耸了耸肩，不肯定地皱着眉头，“是这样的，我们拼命跑过盆地后，联邦军把绿洲给炸了。只是战术核弹，是好事儿，不然那些泽格族就会追上我们，把我们从掩体这边给拖出去的。”

“哦，我们可不希望那样，”莫迪丝叹了口气，凝着眉，深深地陷入混乱的思绪当中。她思考得有了眉目，抬起头来的时候，表情已经恢复了原样，还冲阿多笑了一笑。“这么说，我们要感谢你——我感谢我在地热井的生活，你感谢你想起了那个女孩。她叫什么名字？哦，对了，米兰妮。”

阿多紧张地咽了咽，“你知道米兰妮什么事情？你说过她是个谎言，要么说过什么是谎言来着。你那会儿究竟在说什么？”

莫迪丝凝视着咖啡。她在寻找阿多的世界，就好像吉普赛占卜仪式中那样在读着一些旋涡。

“真相是危险的，阿多。你是个不错的兵娃儿。最好不要讨论这些事情。”

阿多把穿着靴子的脚搭在莫迪丝坐着那张长椅的另一端身体向前倾。“女士——莫迪丝——曾经有一个智慧的人告诉我，真相是惟一真实的东西。真相是所有的幻影和黑暗都被撕去之后惟一剩下的东西。我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你也会相信的。”

“我相信什么在这里并不重要”莫迪丝答道，她看着阿多，好像是第一次看阿多的样子，“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阿多不明白她究竟在说些什么。他只知道自己想要知道真相，他只知道他已经厌倦了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影子，他简直到要被慢慢折磨疯了。“米兰妮究竟怎么了？我的父母究竟怎么了？我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了？”

莫迪丝叹了口气，“阿多……你还记得我们说过潘多拉的盒子吗？”

“当然记得了。怎么了？”

“你脑子里就有一个潘多拉盒子。你真的想要我打开它吗？一旦盒子打开，你就永远……永远都合不上了。”

阿多难受地皱着眉头。他的头又开始疼了。“你是说答案就在我的脑子里？”

看起来莫迪丝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告诉我最后那一天的事情。告诉我在你老家那个世界最后一天和米兰妮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

他头疼得越来越厉害了，“那有什么关系——”

“你就告诉我吧，”莫迪丝坚持道，“从事情变得不对劲时讲起——你知道有那么一刻事情变得不对劲了——这之前你在干什么？”

阿多疼得直皱眉头。她为什么要他说这些？他为什么要允许自己说这些？他以前不认识这个女人。她可能是个间谍或者无政府主义者，鬼才知道……但他必须知道，必须知道真相。

“我们……我们在麦田里……”

金色……难得的完美的一天……

“……在野餐。那是非常美的一天。春季里温暖的一天。哦，上帝……我必须得……”

“没有关系，”莫迪丝劝慰道，“我就在你身边。我们会重新走过那一天，我就在你身边。是什么改变了那完美的一天？”

“镇区的汽笛响了起来。警报汽笛。我以为是往常的午间演习，但米兰妮说现在不是中午，然后……它们就来了。”

“谁来了？”

就在那一刻，太阳昏暗了。从山谷西侧而来的火球咆哮着冲向他这边，火球后面拖着浓浓的烟雾。

“泽格族来了。”

“你能看见它们吗？它们是什么样？”

“我看不见它们……只看到火球从大气层里落下来。”

“什么东西进入大气层会引起火球，阿多？”

阿多眨了眨眼睛，“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什么才能让泽格族制造出天空中那样的火球和拖在后面的烟雾。”莫迪丝追问道，说话的时候眼睛紧紧盯着阿多。

“高速，我猜想是这样的。进入大气层热量积累，我猜想。”阿多回答。

“但是你听说过泽格族是那样进入大气层的吗？”莫迪丝温和地问道，“他们成群地在天空中飞过。他们到来的时候是悄悄的、没有声音的。”

阿多闭上了眼睛，房间里的灯光似乎刺痛了他的眼睛。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是在听。”莫迪丝说，“尽量放松，好好回想一下。和我说话。告诉我——你和米兰妮接下去做了什么？”

“那个……我们奔跑。我们朝镇区跑去。老的居住区有一个防御墙，我们想在防御墙里可能会安全一些。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了那里，接下来我只记得我们和很多人到在防御墙里。”

突然，从周围的墙上传来了自动武器的哒哒声。两声沉闷的爆炸声之后，机关枪的哒哒声更加急促了。

“它怎么样？”莫迪丝平静地催促道，她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盯着阿多。

“哦……混乱！泽格族发动进攻而且——”

“不，我是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告诉我你做了什么。”

阿多闭上了眼睛。

“告诉我，阿多，”米兰妮喊道，“我……我们要去哪儿？该怎么办？”

阿多向周围扫了一眼。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恐慌。

“我们在广场上。那是镇内很大的一个空地。我们以前

在夏日的夜晚经常在那里举行音乐会或者是上演戏剧。我们肩并着肩。米兰妮……我抓着她的手，想穿过广场。”

“对了，那就对了。”莫迪丝把杯子放下，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阿多，“接下去你看到了什么？”

阿多突然感觉很冷。从记忆深处涌来的很多形象不禁让他闭起了双眼。

一片火焰在城堡墙外升起。深红色的火光照亮了低垂在城镇上空的浓烟。血红的颜色笼罩着广场上恐慌的人群。尖叫声、呼喊声、嚎啕声响成一片，混乱刺耳，但一些不知是谁发出的喊声却清晰地传到了阿多的耳朵里。

“我们是联邦部队！我们是陆战队！”

“不！”阿多蹒跚着从桌子边向后退，他的战斗服撞到了身后的墙上。塑料墙在猛烈的冲击下裂开了缝。“他不是那么说的！”

“那他是怎么说的，阿多？”莫迪丝现在站了起来，身体前倾，两只手撑在桌子上。“你听到了什么？”

“他说……他一定说了……‘哪里……联邦军在哪里’——”

“那是个谎言，阿多！”莫迪丝马上回应道，“回想回想！思考思考！神经改造不能替换记忆；它只能用新记忆覆盖

旧的记忆!你那时听到了什么?”

“阿多，我怕。”米兰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片湿润。

“那是什么?出了什么事?”

那一刻他有那么多的话要对她说——那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而他为此在未来的无尽岁月中将为之遗憾。

“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莫迪丝命令道。

东边的墙已经出现了豁口。古老的壁垒从另一边倒下，坍塌在阿多的眼前。似乎有一股黑暗的浪潮袭向豁口。

“停下来!”阿多尖声叫道，“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你想知道真相。你已经打开了真相，在你自己的脑子里，”莫迪丝说，“丑陋的、可怕的真相再也不会回到盒子里去了。再也不会了。你看到了什么，阿多?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阿多?”

阿多沿着餐厅的墙退到了门口，一步步远离莫迪丝。他想跑开，离这个女人越远越好，但是他脑子知道他不是想逃离这个女人，而是想逃离潜藏在他大脑里的猛兽。米兰妮在他身后气喘吁吁。“我不能……我不能……呼吸了……”

狂暴的人群挤压着他们。阿多绝望地环顾四周，想找条路出去。

他注意到头顶有东西在动。有棱角的、庞大的联邦运输船在大气层降落界面发着光，正在头顶向下移动。

阿多泪如泉涌。

引擎转动下旋的气流在人群中立刻产生了大风。尘土飞扬，阿多不停地眨着眼睛，看到运输船把舷梯放到了广场上。他可以看到联邦陆战队员的身影……他们抓住了它。

他们把他从米兰妮的手中拽开。

“米兰妮！”他尖叫着。

“米兰妮！”阿多在餐厅里尖叫了起来。

“求你了，阿多！不要离开我！”陆战队员把他拉上船，米兰妮哭喊着。

阿多想挣脱他们，但舷梯已经关上了。什么东西在后面打了他一下，他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慢慢地，眼前的世界变亮了。阿多坐在地板上。他眼睛慢慢地集中注视着莫迪丝。她跪在他身边，手摸着 he 大汗淋漓的面颊。她声音沉痛，充满了感情。“可怜的兵娃儿。据我听说，所有殖民地都是那样的。联邦需要集聚一支他们所需要的军队。他们这样强征他人服兵役已经有一年多了，然后使用神经改造把很多层对他们有利的虚假记忆堆积在

已有记忆上一——直到他们一手制造的士兵相信联邦需要他们相信的任何事情。命令他们去哪里，士兵就去哪里。命令他们死，士兵就会去死。”

“这么说，米兰妮……还有我的家人……”阿多努力喘着气。

“我不知道，阿多，但是他们肯定不是像你所记忆的那样死去的，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死。”

“那么说我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谎言了？”阿多虚弱地说。

“也许，”莫迪丝说，“但如果你愿意帮助我的话，我想我们俩都可以逃离这个该死的世界。我可以帮助你，如果——”

阿多把枪口紧紧抵在了莫迪丝的喉咙上。

第十六章

一线生机

“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手脚？”阿多颤抖着，手在C—14来复枪的扳机上抖动着。

莫迪丝一动不动。她说话的声音非常平静，几乎是可怕的镇静。“什么也没有做，阿多。什么该死的事情都没有

做。”

“往后退！”阿多头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撞击着，疼得他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他很难集中精力看东西。“快给我慢慢往后退。”

“我很难过，兵娃儿。”

“不要碰我！”阿多尖声说道，他的声音颤抖着，充满了恐惧和愤怒。枪口在莫迪丝的喉咙那里颤抖。

莫迪丝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手掌心冲着阿多。“好的，阿多。我现在就后退。请放松。”

莫迪丝因疼痛缓缓站了起来，轻轻地退到餐厅桌子处。两个人都紧紧盯着对方，莫迪丝的眼睛一眨不眨，观察着阿多。

阿多稳了稳枪口，但他发现他的瞄准目标在危险地摇晃移动。看起来他不能稳稳地端住枪了。他想和慢慢后退坐在桌子上的女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她一定对他做了什么，对他的大脑做了什么。她肯定施展了什么诡计，用了他没有见过的某种药物或者攻击方式。他努力想回想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完美的金色的一天如何变成了血红的一天。他能够看到泽格族从防御墙的被打开的缺口处拥入，他也能够看到联邦陆战队

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泽格族在把米兰妮拉走，但同时陆战队员也在同一个地方把米兰妮拽走。他脑袋里同时有两个真相。他知道这两个真相不可能都是真的，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两者之间做出正确选择。他渴望睡觉，在那个没有知觉的幸福地方醒来时，他可以摆脱这个噩梦，他的大脑会帮助他把一切都整理清楚。

两个记忆不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他内心深处意识到它们又都是真的，真正的事实在这两个记忆之外的某个地方。他害怕答案，但是无论哪种记忆是真相，他知道自己必须知道真相，无论代价是什么。他内心深处需要知道真相。

阿多踉跄着站了起来，尽量保持镇静。他深吸了一口气使自己镇定下来。他的枪稳稳地瞄准目标。

莫迪丝没有动，也没有发出声响。

“你对我做了什么？”阿多镇定地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对你做，”她镇定地答道，“你应该向联邦问这个问题——”

“少说废话！女士，”阿多厉声道，“我可没有在和你玩同一个游戏，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就看不出所以然来。你对我的头做了什么手脚？”阿多把枪口指向她的头，又问

了一遍，“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没有往你的大脑里植入任何东西，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

阿多把枪架到了肩膀上，两眼瞄准目标。

“且慢！”莫迪丝往后靠了靠，双手依然举着，“我发誓。我所做的只是……打开了已经在那儿的东西。听着，我是个心理医生，好了吧？我是个没有注册的心理医生。我在检查测试过程中漏掉了一——在外太空殖民地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对联邦心理程序一点都不感兴趣，因此我只是保持沉默。我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或者什么的——我只是有帮助人澄清大脑的天赋，就这样。我发誓，事情就是这样。”

阿多把枪稍稍放低了一点儿。他把她说的话考虑了一会儿才又开口说话：“告诉我：我的家到底怎么了？米兰妮怎么了？”

“我不知道。”

阿多迅速又把枪端了起来。

“我不知道！”莫迪丝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愤怒和无奈，声音断断续续，“我不知道！可能他们还活着！也可能没有！我怎么会知道？那是你的记忆，又不是我的！”

“唉!”阿多不满地放下了他的枪,“没有用!你真是没有用!”

“听着,兵娃儿,不是我对你做了这些,”她答道,“神经改造把新的记忆堆积在旧记忆的上面——但没有取代以前的记忆。我所做的仅仅是帮助你把思绪澄清一点。”阿多摇了摇头,“但你还是不能告诉我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难道不是吗?”

“你才是想知道真相的人,而不是我。”她不高兴地说。

“啊?什么真相?”阿多抱怨道,“哪个才是真相?”

“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相。但是你确实想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吗?”

阿多看着她,思考着。她已经打开了他的记忆。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再也合不上了。“对……我必须知道真相!”她微笑着叹了口气。“那就帮我的忙吧,然后我会帮助你弄清真相。我认识几个能帮助我们逃离这个世界的人。帮助我和他们联络上……接近他们……他们会帮助我们的。我们回到你的那个行星……哦……”

“旁特富。”他平静地替她说了出来。这个字眼是那么美丽,说出来是如此的痛苦。

“对,回到旁特富。在那我们一起弄清真相。”

阿多刚要回答她的话，耳朵里就响起了信道的声音。他机械地应道：“我是迈尔尼科夫。”

“把你看押的人带作战室这里，列兵。”利特尔菲尔德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怪异，但是列兵现在有很多自己的忧虑，所以没有时间多想。

“遵命，长官。”阿多回答道，然后转身对莫迪丝说，“咖啡喝够了，话也说够了。我们走吧。”

电梯三楼还没有到，阿多就听到了从头顶传来的喊叫声。

“……呼叫请求运输又能如何呢？你已经在战术信道里听到了运输情况。您就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吗？”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不会放弃这些队员的，布莲娜！他们应该有比这更好的待遇！”

“对，他们的确应该受到更好的对待，那也正是我所要说的。如果我们是那些听话的小兵，我们肯定会坐在那个核武器的下面，用牙齿咬住那该死的东西。那难道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在这儿，还喘着气儿。”

“你究竟想要对我说些什么，长官？”

“我是说我不比你更喜欢这样，利特尔菲尔德，但是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你的主意很不错，非常好！现在就让

我们听听吧!”

电梯慢得折磨人。阿多瞥了一眼莫迪丝。她面无表情，但是阿多可以看到她眼睛很有神也很专注。她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从上面传来的每一句话。

“我没有答案!”利特尔菲尔德怒吼着，“肯定是有人把事情给搞糟了!如果我们能打开战术信道，我们就能向司令部问清楚一切。”

电梯停到了作战室这一层。布莲娜站在指挥岛上，胳膊富有挑战性地抱在胸前，身子向后靠在一个控制台上。脸色通红的利特尔菲尔德面对着她，巨大的拳头愤怒地抓着地图桌的边缘，用力的指关节几乎成了白色。廷克·詹司站在两个人之间，位于指挥岛的另一端。他看着阿多，好像自己处在交叉火力线下，恨不得变得越小越好，越沉静越好。

“你自己看看!那是卫星数据，中士!无干扰频带，实时更新。”布莲娜的手指突然伸出，边说边指着每一个地点，“泽格族从东北方的这条不规则的线路处开始蜂拥入侵这儿，还有这儿。先遣侦察群将在几分钟后到达那些外围殖民地。其它东北部的殖民地将在随后的一个小时内遭到入侵。我们的陆战队在这张图的哪个位置，中士?”

利特尔菲尔德看着地图，一句话也没有。

“他们全都在马赛拉航空港，”布莲娜替他说了出来，“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联邦运输船一直都在疏散每一个阵地。所有的重型装备都扔掉了。还有地面部队被继续运往马赛拉航空港的中心运输港，但是这些部队将很快被运走。运输船现在正载着最后剩下的一批陆战队员从前哨阵地返回。廷克的哥哥，受人尊敬的特基斯·马斯，正在执行最后一次返回任务。”

“就是上次把我们扔下的那个家伙？”利特尔菲尔德简直难以置信，“你怎么就相信他会回来接我们？”

“因为请求他过来的不是我们，”布莲娜眨了眨眼睛答道。“刚才，特基斯问了半个多小时，快把对讲通信频道给阻塞了，他要查明是谁把他的弟弟从我们的小卫戍地带走了。很显然，他不知道他弟弟已经落在后面了。”

“嗨，这不是我的错！”廷克说，“我出去修理下引线去了。谁知道工程机器人很难弄好。修理不好，我就耽搁在了那里，最后我不得不把它给弄回来。看到运输船在基地上空盘旋，我就拼命地跑，可我一跑回来，它们就飞走了。”

“很高兴你没有赶上。”中尉邪恶地笑了笑，“你真是我

的新好朋友，廷克。你哥哥一到地面，你就通过信道呼叫他，说服他回来接你。”她抬头看了看利特尔菲尔德，“特基斯回来接他弟弟的时候，我们就冲进飞船把它开到航空港。然后我们就会摆脱大混乱，逃离这个行星。”“你不能那样做！”莫迪丝插嘴说道。

“啊，是杰尼克小姐。”阿多和他看押的人到了之后，布莲娜还是第一次注意到他们。“看来你要和我们一起走一趟了。”

莫迪丝没有理这些话。“没有了联邦的前哨，就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得了泽格族了！”

布莲娜耸了耸肩，“哦，总会有那些自负的地方民兵……”

“他们既没有像样的武器也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阻止泽格族的入侵！”莫迪丝开始向指挥岛走去，但阿多抓住了她的胳膊，用力地阻止了她。“平民们该怎么办！他们该怎么疏散？”

“联邦，”布莲娜喃喃说，“已经放弃了这个行星……包括行星上的平民。”

莫迪丝尽力挣脱阿多，但是阿多还是拉住了她。“把我们抛弃给泽格族？是联邦设计把泽格族带到这里的！有了武器、星舰还有陆战队员，他们还想要更大的力量。所以

他们就建造了那个盒子，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它将带来的巨大死伤。他们以为可以控制和俘获它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释放了什么。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当作垃圾一样一笔勾销了！”

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回应她。

莫迪丝停止了挣扎，脸上愤怒犹存。

“一个到处都是怪物的行星。我想我从来就没有在我的同类中看到过它们。”

布莲娜抬起头来，邪恶的笑容回复到竖起短发下的面孔上。

“你从来就不知道，是吗？”

“中尉，”利特尔菲尔德打断了布莲娜的话，“战术信道 1-29。”

“打开扬声器，”布莲娜命令道。

“我是雌狐，半径 3-4-0，距离 MS 站 45 个刻度……正待命补给燃料，马上起飞。”

“不同意，雌狐。向值班员汇报请求登陆疏散。”

“嗨，他会在十分钟之内就到达地面，”廷克紧张地说，“也许……也许一旦他着陆了他们就不同意他再离开了。”

“关于我对风景站的要求有什么指示吗?”

阿多抬头看着扬声器。

“没有。没有联系。”

“我的个人请求怎么办?我必须找到那个技术人员!”

“司令部暂时没有信息向你提供。”

“很好, 你知道怎么办,” 布莲娜说, “詹司, 去扬声器那里呼叫——”

“中尉, 我是项! 我们观察到多处敌情, 方位 0—5—5 度!” 布莲娜低头扫了一眼地图, 眼睛突然瞪大, “在哪里? 有多少?”

“有……稍等……大概有 20……也许有 25 个往南去了。我想可能是海德拉刺蛇, 长官。还有……哦, 天哪! 在它们上方还有 8 个飞螳在飞。”

“它们不在地图上,” 布莲娜大发雷霆, “它们为什么不在地图上?”

“飞螳转向了。它们正在朝基地飞去。请求开火, 长官!” 布莲娜仍在愤怒地看着地图。

“请求开火, 长官!”

廷克的脸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

利特尔菲尔德抬起头来, “布莲娜?”

中尉突然从毫无反应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不同意！不要开火！”

“不要开火？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技师的眼中充满恐惧，快速地环顾一下周围。

“听我说！我们现在还不需要打仗。”布莲娜示意所有的人都到指挥岛上来，“大家各自找好掩护！如果有人被发现了，就开火，但在此之前你们都给我躲起来。只监控，不要发送信号。据说泽格族能追踪到信号源。等候我的命令，希望它们飞过去！”

“这个宇宙究竟是怎么了，”利特尔菲尔德嘀咕着，“连陆战队员也开始躲在桌子底下了！”

阿多把莫迪丝推上了通往指挥岛的短梯上。这时，光线转到了西方。透过窗户，他看到第一艘联邦疏散飞船在东方呈弧形飞向天空，后面拖着发光的尾巴。

《黑暗降临之前》第 17-18 章 [2004-6-2]

第十七章 等待雌狐

阿多把梯子收到了指挥岛上。地图桌周围是大型设备箱，

空间本来就很拥挤，在这么拥挤的空间里，战斗服使事情变得更糟糕了。但控制台是按照陆战队员的规格来建造的，既耐用又功能齐全。一个安全通道通向电梯。阿多心想，为什么他们这些人不躲到指挥中心内部，却偏偏要躲在作战室的控制台后面呢？作战室本来就不比鱼缸大多少。

布莲娜蹲在地图桌的后面。阿多对中尉猫一样灵巧的行动感到震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关掉了地图桌上的显示器，然后麻利地把军用望远镜架到了眼睛上。“有 6 个……不，是 7 个。飞螳在飞着寻找地面部队……还有……大概 15 或者 20 个海德拉刺蛇，距离南部大约有半英里。”布莲娜向桌子后面移动，朝窗外看去。“远处可能更多，离这一英里或者两英里。很难说。看起来主力从我们这里过去了。大家都不要动。让这些飞行的家伙朝‘被遗弃的人类基地’抛媚眼吧。一旦它们离这里有几个刻度远以后，我们就呼叫雌狐，然后登上运输船回家。”

阿多靠着正对着詹司的一个控制台。这位工程师注意听着布莲娜所说的每一句话。即使在作战室昏暗的灯光下，也可以看到他的脸色苍白，还极其夸张地不停用力点着

头。詹司费力地咽了口唾沫，然后头慢慢转向他左侧的通向指挥岛上的梯子。阿多追随着他的目光。詹司朝通向西侧的小通道下方的技术通讯控制台望去。技术通讯控制台的指示灯还亮着，虽然静了音，航空港的通话依然从指挥岛上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

“运输船阿尔法 4-0-9，7 号起降台为起飞准备。运输船阿尔法 0-6-5，不要远离 14 号起降台。运输船伽马 8-0-0，12 号起降台畅通。运输船德耳塔 2-2-0，在利马等待交叉运输……”

又一道闪光从通讯控制台上的西边窗口出现，詹司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又有一个离开了。”

“它们在抓紧时间出去。”利特尔菲尔德嘀咕着。中士似乎心烦意乱，又似乎很超然，他的大脑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阿多知道那是自己的想像，但知道这一点并不起什么作用。技术通讯控制台里传出的说话声大得不可忍受。“我们不把它关了吗？”

布莲娜摇了摇头，抬起头来，“太晚了。它们来了。”阿多意识到自己也可以听到：那些飞螳接近人类基地的时候发出的尖叫声，就像指甲在板岩上摩擦的声音一样。

声音穿透窗户传到他们的耳朵里，和开着的信道里不断传出的说话声混合在了一起。

“运输船阿尔法 0-6-5，在 14 号起降台做好起飞准备……”

“控制台。雌狐归航请求无线电引导……”

詹司屏住呼吸。

“雌狐，停在塔一舒阿航标处待命，降落跑道已满。”

“收到，控制台，停留在塔一舒阿。”

又有一股烟火涌向黑暗的天空。

莫迪丝蹲在阿多的身边，双膝抱在胸前。“看起来你们这些大兵要错过你们的飞船了。”

布莲娜的眼中闪现出刻意做出的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们还没有完蛋，杰尼克小姐。”

“没有完蛋，当然没有完蛋，”莫迪丝平静地回答，“我要说的是如果你们真的错过了飞船，你们可能要考虑其它离开的办法了。”

“哦？”布莲娜露出牙齿冲她笑了笑，“你的意思是把我们的命交给一个间谍，一个叛徒？对吗？”

“很抱歉让你失望，中尉，”莫迪丝耸了耸肩，“但我不是间谍。”

“不是，当然不是，”布莲娜随意地向窗外看了看，“不是间谍，不是同谋者，不是为柯哈之子研制武器的专家。你只是一个无辜的平民工程师，碰巧拥有一件联邦高度机密的装备。”布莲娜停了下来，转向莫迪丝冷酷地笑了笑，“听着，杰尼克小姐，我愿意相信你，因为如果我不愿意相信你的话，我就会让这里的迈尔尼科夫先生把你带出指挥中心，给你来上一枪，直到你完全彻底确定无疑地死去。现在，你不希望我不相信你，对吧？”

莫迪丝仔细地看 ней眼前那张棱角分明的脸，“是，中尉，我当然不希望你不相信我。”

“那么，杰尼克小姐，”布莲娜嘲笑地哼了哼鼻子，“就目前来说，你有你的同伙，我也有我的同伴。”

“随便你说什么，中尉，”莫迪丝不在乎地说，“但是，请允许我指出，您的朋友显然现在正在成群地离开这个行星，而我的朋友很快就会是惟一可以离开这个行星的人。即使你想办法回到了航空港，你的上级会很高兴看到你们吗？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死人走进门……尤其是人死了对大家都有好处的时候。”

作战室的屋顶响起可怕的敲打声。阿多听到后皱起了眉头，突然紧张地把来复枪拽到胸前。

“不要动，”布莲娜尽可能地小声说，“它们来了。”
每个人都抬头向上看。它们锯齿状的尾巴在头顶装甲外壳上拖来拖去，发出震颤声。这种声音有时候湮没了仍在工作的战术通讯收发机里传出的说话声。

“运输船伽马 8-0-0，十二号起降台，马上准备起飞。运输船厄普西隆 4-3-3，等候在柔一贝塔交叉处。”

屋顶装甲壳又受到两次敲击。阿多可以清楚地听到飞螳在屋顶滑动时发出的可怕的尖叫声。他看了看詹司。这个人大汗淋漓，眼睛直直地盯着无线电收发机，好像他能从那里爬过去，跑到在另一端说话的人那里。

“运输船厄普西隆 4-3-3，开到十号起降台……”

“控制台，我是雌狐，在塔一舒阿航标处等候。什么耽搁了我的降落？我要去见基地指挥官……”

“雌狐，你可以降落了。到外围外航标后报告。完毕。”

“我弟弟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詹司紧咬牙关，信道上又传来另一个声音，声音似乎不是那么机械。

“马斯，最后一次告诉你，他可能在某次没有汇报的运输中离开了行星，你他妈的立即从空中下来。”

叫女到，长官！雌狐征得最后同意……汇……外……航

标……”

阿多看着利特尔菲尔德小声说：“信号中断了？”

“是飞螳，”利特尔菲尔德叹了口气，“它们在摆弄天线接收器。”

“……最后同……待命。”

“……收到……船厄普西隆 4-3……准备……即在左 7 起降台起飞。雌狐，滑到 7-3 跑道准备熄火。”

“收到。控制台！雌狐正滑向 7-3 跑道。”

布莲娜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头顶，阿多仔细地辨听着。

敲击声停止了。

利特尔菲尔德把两个拇指并拢在一起，两手做翅膀拍打状。布莲娜耸了耸肩，摇了摇头，眉毛怀疑地拧在一起。阿多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他集中注意力听头顶传来的声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莫迪丝用胳膊肘撞了他一次，直到莫迪丝第二次撞他，他才有感觉。

她正指着廷克 ● 詹司，

阿多马上看到那个人样子很糟糕。苍白的脸上闪着汗水。他浑身都在颤抖，嘴唇一动一动地自言自语。他眼睛盯着距离指挥岛几步之遥的信号发送控制台。

“运输船卡帕 0—7—5 准备立即起飞。雌狐，你处于什么状态？”

“它们走了？”利特尔菲尔德噓声道。

布莲娜摇了摇头。她也不知道。

“我已经卸下负载，控制台。我现在是空的。”

“收到，雌狐。熄火然后到右 5 平台。向那里的段长汇报，请求装载起飞。”

“不！”詹司呜咽着，“不要把我丢在这里！”

“不要离开我！”米兰妮哭泣着。阿多呆住了。

“雌狐，收到。熄火……”

“不！”

詹司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阿多冲向他，但是已经晚了。詹司工程师从指挥岛控制台的缝隙中跑了过去，冲过地板。

“快！拦住他！”布莲娜厉声命令道。

阿多迅速站了起来，跳过去把梯子撤走，但是他够不着工程师。

廷克●詹司一把抓起挂在那里的通讯麦克风，按下了信号发送按钮。

“特基斯!我是詹司!我在这!不要把我丢下!我回到了风景站基地!他们把我给落下了，他们——”

阿多跑过地板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一跑到詹司身边，他挥起一拳，狠狠地打在了工程师的头上。装甲手套助长了他拳头的力量，他这一拳效果很好。詹司昏倒在地板上。

“詹司!詹司!我马上去接你!别挂断……嗨!放开我!那是我弟弟!你不能——”

窗户粉碎的声音淹没了信道里的说话声。透明的玻璃飞溅到房间里。阿多本能地避开四溅的玻璃。他听到房间里突然响起了机关枪的声音。

尖叫声中，阿多清楚无误地听到布莲娜的声音在信道中响起，“开火!把它们统统消灭!”

第十八章

生死搏斗

阿多俯身冲回指挥岛，本能地把来复枪的保险打来。开枪的时候身体还往前跑着。

三个飞蝗从破碎的窗户冲进来。它们紫色的翅膀被残留的碎玻璃划破，但是这些动物毫不在意身体所受的这点

伤害。它们扁平、血棕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疯狂：不顾一切、残忍无情、杀气腾腾。进攻的时候宽大的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

“继续射击！继续射击！”布莲娜在信道上大喊着。阿多很愿意遵命。他举起高斯来复枪，也加入到身后指挥岛传来的机枪的死亡召唤中。

那些丑陋的怪兽疯狂地向前移动的时候，翅膀隔膜、软骨、皮肤、肌肉一片片地从它们的身体飞散开去，残片甩到了窗户上、天花板上、地板上，立即变成了酸雾。没过几秒钟，整个指挥室就充满了让人头昏的臭气，即使是从破碎的窗户呼啸而入的大风也吹散不去。

阿多继续开火。他可以看到离他最近的飞螳张着嘴，下巴上的肌肉跳动着。他迅速扫了一眼飞螳巨大下巴两侧犬牙一样的突出物。

它在进攻！阿多突然意识到。他闪到了左侧。

一股令人作呕的像长了蝙蝠翅膀一样的东西从怪兽巨大的肚子里喷射到了指挥岛基座，也正是阿多刚才所在的位置。看不见东西的怪物冲着金属物扇动着翅膀，不停地喷射着。地面熔化了，发出可怕的声响。飞螳转向阿多，想追他，可是阿多跑得很快，它根本就追不上。他

往前朝电梯间跳去。

飞螳喷射着东西跟着他身后，现在它一心把阿多当成它的进攻目标。不断呕吐出的秽物砸在地板上，地面很快就销蚀成了液体。

房间里充满了酸雾，这让依然带着头盔的阿多很难呼吸。他匆忙奔向电梯间。电梯门关着。电梯的左侧和右侧是高出控制台的平台。没有其它的隐蔽处了。他已经无处可藏了。

他来到电梯口，用力用手捶着呼叫按钮。他快速转身，手掌还不断地拍打着按钮。他瞥了一眼飞螳肚子中喷射出来的带翅膀的东西，看到那些东西直冲向他，把喷溅到的金属蒸发成了气体。

突然飞螳可怕的进攻停止了。阿多抬起头。从指挥岛打过来的一束曳光弹把飞螳的头给炸开了花。几片黏糊糊的东西甩到了阿多的战斗服上，怪物体内的酸性物质腐蚀着衣服的金属部分。阿多边叫边用手套快速把脏东西从衣服上拂走。他衣服上四处是洞，但是他还没注意到有地方已经烧透了。追他的飞螳重重地倒在地上，身下的地面几乎马上就熔化了。

怪物倒下的地方，燃烧成了一片，地面上只留下了冒着

烟的裂缝。通过裂缝的声音可以判断出，火已经燃烧到了指挥中心好几个甲板。

阿多靠着电梯门又举起了枪。他透过房间里滚滚的烟雾搜索着，但是他已经看不到同伴了。因为看不到同伴，他才突然意识到指挥岛上的枪声已经安静了下来。

“中尉？”阿多小心地喊着。

阿多听到头顶上的信道依然响着，“……重复，雌狐，立即回到基地。这是直接命令！”

“詹司！不要挂断！特基斯马上就去了！我马上就回去接你去，好兄弟！”

是马斯！阿多意识到。他一定已经收到了信息！他现在正在归航。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阿多咽了口唾沫。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等。

旋转式紧急灯在滚滚的酸雾中闪烁。詹司也许会帮助自己离开这里，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所有指挥岛上的人都死了，那么他可以把詹司拖到运输船上。他可以告诉特基斯自己也被落在了后面。他为什么要关心这次任务和那个该死的箱子！如果他可以离开，那么也许就能想办法脱离改造箱，返回到旁特富行星去。也许他就可以重新开始他的生活，让陆战队和联邦见鬼去！那么，也许他就

可以发现原来的他的生活不过是个谎言。也许，只是也许，米兰妮还在那里某个地方，在找他，等他。也许，只是也许……阿多扛起武器。房间里的烟雾还很浓，但是阿多记得詹司倒在了哪里。他迅速穿过四处是裂缝的地板。詹司倒在了指挥岛左侧的发射控制台附近。如果他能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到达那里，他就能在混乱中摆脱擅离职守的罪名，然后利用詹司离开这个行星。他就能逃离该死的联邦和它的陆战队，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了。

阿多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至少还有两个飞螳。它们可能已经死了，但更可能的是它们潜藏在附近某个地方。

“风景基地，我是雌狐，在航标外五英里！詹司，快回话！詹司！快回话……”

阿多到了詹司身边。詹司仍然倒在阿多把他打晕的那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打了阿多战斗头盔的一侧。刚开始阿多还没有注意，但很快头盔就被砸了第二下。

阿多迅速抓起武器，转向指挥岛。他的心突然狂跳不止，因为他透过滚滚的浓烟看到布莲娜中尉蹲在地图桌旁边莫迪丝就在中尉的身后。利特尔菲尔德蹲在地图桌的另

一侧。

布莲娜打手势示意阿多不要动。然后她伸出前两个手指指向自己的眼睛，然后又用手指指着阿多。

阿多明白这个标准手势的意思，再一次环顾房间四周。烟雾很快从房间散去。很显然酸性物质已经破坏了很多控制台，房间里有几条腐蚀出的沟壑。浓烟继续从飞螳倒下的地方烧出的洞孔处涌出，但房间视线已经很清晰了。阿多看了看布莲娜，摇了摇头。

布莲娜简慢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的意思，然后指了指詹司。

阿多迅速低头看去。詹司头部一侧已经淤血，起了一个很大的肿块。他当然不会羡慕这个人随后会遭受到的头痛之苦……如果他醒来的话。阿多突然惊奇地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就不在乎这个人是不是能醒过来，他只是想利用这个人上运输船而已。

阿多看着布莲娜，伸出手掌，掌心冲下放平。稳定，他示意。

布莲娜又点了点头。她指了指詹司，又指了指阿多，然后示意阿多往电梯那边去。

他已经把电梯给忘了！阿多回头看了一眼。电梯门已经打

开，准备好了运载他们。他冲布莲娜点了点头。他弯下身抓住失去知觉的技师的工作服领子，慢慢把他从地板上拉向等候他们的电梯。他眼睛盯着电梯间，目光明亮热切。

“詹司！我是马斯！我在一英里外……”

阿多透过指挥甲板破碎的窗户向外望去。他可以隐约地看到运输船在西方远处的轮廓：日落的方向上很多联邦飞船拖出的尾巴映衬出的一个点。

“你不要……担心……几分钟……你那里……”

突然有很亮的东西落在了他和电梯之间，飞溅在地板上，升腾起烟雾。

阿多迅速抬头看。

一束银色的融化物画着粗糙的弧线，在指挥岛上方的天花板上划出一个圆。

“中尉！快跑！”阿多在信道里大喊着。

布莲娜和利特尔菲尔德也与此同时抬起头看。建筑的十字架支撑正在酸雨的腐蚀下融化。他们可以听到十字架支撑物慢慢坍塌的嘎吱声。

看到此景，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布莲娜从靠近指挥岛的一个控制台上跳过去。利特尔菲尔德一把抓住莫迪丝的

胳膊向楼梯跑去。

他在后面推着莫迪丝朝侧向的小通道跑去。

“哗嚓”一声，指挥间的天花板坍塌到了指挥岛上。随着一声巨响，天花板顶的壳体以及交叉结构支撑物砸在了指挥岛上的控制台上，所有的通讯天线也都随之塌了下来，沉重的顶部壳体滑下残破的指挥岛，落在了被酸性物质严重腐蚀的地板上，天线也被砸成一团。

阿多狂怒地拽着詹司避免被坍塌翻腾而下的金属砸到。但是技师苏醒以后便挣扎了起来。醒得真不是时候。阿多心想。但是他需要这个人，好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

“准备战斗！”布莲娜大喊，“它们来了！”

布莲娜已经痛苦地站了起来。她的肩头划了一个很深的伤口，鲜血不住地从战斗服撕破的地方往外流淌。利特尔菲尔德和莫迪耸在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指挥岛的另一侧。阿多看到他们两人在跑动，试图绕过废墟到电梯那里去。

就在这时他发现了那些东西：长了翅膀的东西从天花板的裂口处急速飞了下来；飞螳已经打通了到达指挥中心的新路，把躲藏起来的人赶了出来。它们的猎物现在就在明处，很容易攻击。

阿多赶紧把詹司放在一边。他们所在的电梯是开着的。詹司软绵绵的身体横躺在电梯门口，这样电梯就不会再关上了，把詹司放下以后阿多马上举起武器。

莫迪丝挣扎着站了起来，抬头一看不禁尖叫起来——阿多想莫迪丝尖叫绝对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太惊奇了。很难想像那种女人还会害怕什么东西。不管她因为什么原因惊叫，阿多发现她的叫声引起了怪物们的注意。残余的几只飞螳从天花板的缺口快速地拥了进来。

布莲娜立即行动起来。她的来复枪立即开起火来，把这些可怕的长了翅膀的家伙扫射到了废墟上。其中有两只飞螳的翅膀被折断的天线支架给穿透了。它们被从空中击落后，愤怒地尖叫，翻腾着，身体被锋利的金属边缘割破了。

阿多没有时间来关注布莲娜的战事。一团黑色的毛皮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向他自己。他开火把它从空中击落。但这个怪物还不肯停下来，在残破的地板上翻腾着。

阿多扫射着它的翅膀，集中火力把它翅膀的隔膜给打飞了。他大脑镇定的一部分清醒过来，这是他很想遗忘的部分，但是这部分却在他需要的时候过来帮助他了。阿多边跑边开枪，从小房间跑出直奔目标，怪物继续逼近

他，凶残无情，毫不在意它身体受的伤。

阿多继续扫射着怪物的翅膀；，它还能再走几英尺。他想。阿多轻轻地向左走了几步。

这只飞螳突然身子一蜷，猛地一跳。

阿多早有准备。飞螳进攻的那一刻阿多改变了火力方向。子弹不断射向飞螳的胸骨，把它推到了半空中，推到了刚才它的同伴在地板上腐蚀出的裂口上方。

飞螳拍打着翅膀，但是它的翅膀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飞不起来了。它尖叫着从裂缝掉了下去。阿多向前走了几步，把火力集中到它的头部和胸部，射击的时候他奇怪地感到很满意。

“你不应该杀戮……”

“以眼还眼……”

“要爱那些憎恨你的人们……”

他感觉一阵恶心，但是他不能停止射击——也不会停止。他又把火力转向仍在挣扎着试图进攻布莲娜的那些飞螳。他和布莲娜两股火力汇合在一起，很快就把这些怪兽扫射成了烂泥。这些怪兽躺在天线中间，酸性的血液侵蚀着周围的金属，身体的每一个伤口都把周围的金属给熔化了，熔化的金属天线坍塌在它们身体上面，把这些怪

兽压在了下面。

“快跑！莫迪丝！赶快跑！”

阿多迅速循声望去。是利特尔菲尔德。

中士在向进攻他的飞螳开火，但是怪兽却离他非常近，情势危险。从他所在的地方，阿多可以看到逼近利特尔菲尔德的怪兽，它喷吐着酸性物质，侵蚀着利特尔菲尔德的盔甲。莫迪丝在利特尔菲尔德身后。他们俩都在指挥中心的另一侧。

利特尔菲尔德握着来复枪，喷射出的子弹不断穿透着怪兽的身体，脓水溅落在他们之间的废墟上，一阵阵烟雾随着升腾起来。

莫迪丝开始奔跑，但是飞螳开始转向她了。利特尔菲尔德迅速跑到怪兽和莫迪丝中间，继续开火。怪兽向利特尔菲尔德和莫迪丝冲了过来。

阿多把枪口从刚才射中的垂死的飞螳那里掉转开来，但是他无奈地犹豫着。飞螳在他和利特尔菲尔德之间。如果他向这个怪兽开火的话，很可能会打到利特尔菲尔德和莫迪丝，怪兽被打飞的身体碎片飞溅出的酸性物质可能喷溅到利特尔菲尔德和莫迪丝的身上。

“利特尔菲尔德！快闪开！”

阿多能看到利特尔菲尔德的额头上满是汗珠。

中士看了一眼阿多，笑了笑，然后径直冲向飞螳。他把枪抵在了怪兽的肚子上，然后腾出另一只手紧紧卡住了怪兽的脖子。怪兽被激怒了，用布满利刃的尾巴把利特尔菲尔德卷了起来。

“不！”布莲娜高喊着。

“快跑！”利特尔菲尔德痛苦地大声喊道，“快跑！莫迪丝！在利特尔菲尔德的射击下飞螳变成了碎片。从怪兽身体喷出的酸性物质在腐蚀着中士的战斗服，把他和怪兽的身体可怕地熔在了一起。

莫迪丝的脸已经失去了血色，绕过房间中央的废墟跑到了阿多那边，但是她什么也看不清了。

布莲娜向前走动着高声喊叫着：“快走，利特尔菲尔德！放开它走！”

利特尔菲尔德的武器继续开着火。阿多想利特尔菲尔德的手上的肉肯定已经被腐蚀掉了。也许只是正在腐蚀的战斗服盔甲在让枪发射着子弹。利特尔菲尔德和飞螳的身下已经流下了一汪酸性物质，怪兽停止了挣扎。

阿多浑身激烈地颤抖着，枪都几乎拿不住了。他们听到外面有另一种尖叫声，声音非常熟悉，声调非常尖。

莫迪丝循声向上看去，然后大喊道：“快看！”

是运输船。瓦尔基里雌狐在三十英尺外盘旋着，引擎发出的声音非常刺耳，但此时对他们来说这声音是悦耳的。阿多心中一震，转过身来。詹司靠在电梯边，依然发昏，但是眼睛已经睁开了。阿多小心翼翼地变形从地板上走过去，把詹司拉起来。“先生，该你把我们从这个鬼地方弄出去的时候了。”

他们迅速走到残破的窗户前面。阿多可以透过驾驶员座舱罩看到马斯。

布莲娜长叹了口气，然后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了！”站在布莲娜身边的莫迪丝却显得很不安，“中尉，刚开始哨兵报告有多少只长了翅膀的怪物过来了？”

“8只。怎么了？”

“那么你的哨兵有没有报告说他们已经杀死了多少只？我的意思是，我想不是所有的……”

布莲娜的眼睛慌乱地瞪大了。她冲运输船挥着手，大喊道：“快离开！转回去！”

他也笑着冲布莲娜挥着手。

“不！该死！快走！”布莲娜边喊边更加用力的挥手，“他妈的信道到底是怎么了？我联络不到他……”

“哦，不！”莫迪丝喊了起来。

剩下的三只飞螳飞到了指挥中心上空。马斯太专注于寻找他的弟弟了，所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等他意识到它们在攻击他的时候，那些飞螳已经把大量酸性液体吐进了引擎人口和座舱罩上。

布莲娜举起武器开火。阿多也加入进来，但是火力太小，也晚了。情急之中，马斯打开引擎，没有防备的飞螳被吸到了引擎人口里。酸性物质流入引擎，把涡轮片从高速旋转的轴杆上分离开。很快运输船就开始分裂了。

马斯把运输船开到了西侧一百码的地方，运输船爆炸了，碎片在风景前哨上空四散而下。运输船撞到基地西面的峡谷里，自燃式燃料箱爆炸后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

透过这柱浓烟，阿多看到很多联邦运输飞船划着优雅的弧线飞向天空，拖出橘红色的尾巴，映衬在日落红色的地平线上。

《黑暗降临之前》第 19-20 章 [2004-6-2]

第十九章
何去何从

阿多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大脑不想记住刚才所看到的一切。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他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然后该怎么办？

他看着布莲娜中尉。她的眼睛呆呆地看着防御工事外燃烧的船壳，好像她的目光可以穿透大火一样。

“中尉？”阿多小声问道，他有点害怕叫她，“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布莲娜眨了眨眼睛。她没有——她不能看他的目光。“我们……我……我不……不知道。我……”

“我该干什么，中尉？”阿多又问了一遍，他的声音由于内心涌起一股怒火而变得有些颤抖，“给我下个命令，中尉！告诉我该干什么，中尉！我在问你，中尉！”

布莲娜转向阿多。她眼睛湿润了，呆滞无神。“我想……也许利特尔菲尔德会……”

“利特尔菲尔德已经死了，中尉！”阿多颤抖着高声喊道。他大脑后面总好像囚禁着一个野兽，现在这只野兽已经冲破囚笼，在他长官面前吼叫起来：“他不在了！他现在不能帮你了，中尉！他不会再救你了。他不会再助长你的威风了。他现在根本就不能保你活命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中尉！你下命令！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出去——”

“伯奈利向指挥中心汇报。”信道还在运转。伯奈利的声音打破了片刻的沉寂。

阿多看着布莲娜中尉，等待着。

布莲娜咽了口唾沫，她的额头和短发发际冒出了很多汗珠。

“伯奈利向指挥中心汇报。”

阿多皱了皱眉头，把自己衣服上的信道打开了。“伯奈利，他简洁地说道：“中尉特地下令所有的人都不要使用信道。”

“现在没有必要了。它们已经走了。”

“什么？”

“泽格族。它们已经经过我们向西去了。它们刚刚全线经过。”

“没道理啊……”阿多沉思着。

“管它有没有道理，反正它们已经走了。”

“他说的没错，迈尔尼科夫。”这次是麦里士的声音，“我在掩体里观察它们的行踪。它们像一大群蝗虫一样已经过去了。我用战地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它们都朝西方飞去了。我想它们是盼着夜晚达到镇上。”

阿多轻轻地吁了口气。马赛拉城在西部，陆战队已经弃城而去了，现在城市实际上毫无防御能力。

“卡特，我是迈尔尼科夫。我和中尉现在在指挥中心——说成是指挥中心的残余也可以。你在哪里？”

“我在西南防御工事四号掩体。那里到底怎么了？利特尔菲尔德和中尉在哪儿？”

“赶快到这里来，”阿多没有做什么解释便以命令的口吻说道，“啊，中尉需要你来。”

“是吗，哦，如果中尉需要我过去，她可以命令我，而不是某个流着鼻涕、乱开枪的早产儿来——”

“少说废话，卡特，”阿多大吼道，“中尉要你来，快点儿！”

“马上就到，”卡特冷冷地回答，“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很愿意见到你。我希望你把那个女人活着留给我，早产儿。我敢保证她一定受不了你了，见到我这个男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阿多生气地把信道关掉，然后转向电梯间说：“很抱歉，莫迪丝。我向你保证卡特不会骚扰你——”

电梯门是关的。指示灯显示电梯已经下去了。担心的感觉袭上阿多的心头。

莫迪丝不见了。

阿多迅速环顾四周。头顶上的壳体歪歪斜斜地躺在地板上。指挥岛左侧的控制台已经被砸到了地板上，但是右侧的控制台还立在那里。阿多迅速走过变了形的、被酸腐蚀了的地板。

“迈尔尼科夫？”布莲娜好像刚刚醒来似的，“该死！你到底在干什么？”

“刚才还在地板上呢，离我脚只有几英尺。”阿多嘀咕着，探出身子在右侧的控制台之间寻找着。

箱子也不见了。

阿多大吼了一声，好像是动物在表达食物被抢后满腔的愤怒。

他看了看电梯。已经太晚了，他意识到。他转过身，从短梯上爬到了旁侧通道上，房间周围的旁侧通道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圈弯曲变形的金属。他抓住了一扇已经震碎的窗户，探到怒吼的狂风中向下看了看。

夕阳下，黑色、弯曲的壳体在他下面伸向远方。指挥中心的窗户透出昏暗的灯光，防撞击标志从指挥中心壳体伸出，各种装备发出惨淡的光。弯曲的壳体外是从指挥中心各大主要通道照射出一片黄色的灯光，灯光一直

照射到黑暗的基地建筑群前的一小块压平的土地上。在那里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影子。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提着一个箱子在奔跑。

阿多瞥了一眼头盔边缘的能量指示器。他还没有使用储备能量，追上她足够了。

阿多猛地一下从窗户跳了出去，沿着指挥中心的斜坡奔跑起来。他绕过壳体周围的各种传感器支架，穿了靴子的脚步在壳体上引起震荡。如果不是穿了战斗服，这样奔跑绝对是自杀性的，但尽管伺服器因不满滥用而发出了“呜呜”的抱怨声，他还是很快沿着不断变陡的外壳体跑了下去。莫迪丝正在向西跑向工厂区。阿多边跑边看着她的位置。没过多久，斜坡就变得很陡了，已经站不住人了，但这时他离地面也只有不到 20 英尺了。他在一个突出的推力杆上停留了一下，然后跳了下去。

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按照他接受训练时的经验就势打了几个滚。战斗服起了很大的减震作用，他站起来的时候伺服器又发出了呜呜声，阿多开始猛跑去追莫迪丝。跑过了拐弯处，他看到眼前是一排车辆。每辆车都停在了自动化工厂的外面，自动化工厂按照要求制造出这些车辆，而现在却全都被遗弃了。傍晚的风在各种工程车、

地面支援卡车和包裹起来的秃鹰摩托之间卷起漫天尘土。阿多停下来。她就那里的某个地方，他知道。他所要做的就是把她找到。

风在他头上怒吼，但他把外部音频传感器关掉了。他把信道打到了待机状态。他知道过一会儿布莲娜就会询问他，他不想受到干扰。

阿多慢慢地在机器间向前移动，脚步非常轻，非常谨慎。他不经意地想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像战斗服那么复杂的军用设备，竟然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不发出任何声响。他把枪举起来，做好了射击准备。他知道，如果必要的话，他非常愿意也能够一枪射中莫迪丝的头——而且即使没有这个必要，现在他也很可能这样干。

尘沙中的工程机器人像哨兵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些带有装甲的庞然大物有十多英尺高。阿多在它们之间轻轻地迂回行进，做好了随时射击的准备。

什么东西在他右边发出吱吱的响声。他迅速转过身，把枪指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面罩里的视力增强器立即照亮了他所瞄准的目标：一台工程机器人下端开着的一扇舱门在风中摇动。他转过身继续前进。

他前方有一台引擎在缓慢地、痛苦地转动着。阿多暗暗

笑了笑，敏捷地绕过了挡住视线的一台工程机器人。眼前是一台搬运卡车，和工程机器人差不多高。底盘悬挂在六个巨大的气轮胎之间，两侧各三个气轮胎。操作驾驶舱突出在前部。狂风卷起尘沙，阿多只能勉强辨别出驾驶舱的窗户里透出的昏暗的光。

进驾驶舱有点困难。要进驾驶舱，必须先通过一个垂直的梯子，爬上驾驶舱的一个偏门。他穿着战斗服当然能爬上去，但是他觉得中尉可能希望活捉莫迪丝。直接进攻不是达到目的的最好方式。他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暗自笑了笑，转到了卡车的背后，躲过各个方向驾驶舱灯光的照射。他弯下身子开始爬上卡车的底盘。爬到一半的时候，他听到发动机启动器的声音。他加快了速度。引擎响了两次，然后就熄灭了。

到了驾驶舱，他慢慢蹲伏在驾驶员侧门旁边。他可以看到影子在驾驶舱里移动，听到拨弄各种开关的声音，还有莫迪丝的嘀咕声。

阿多迅速站起来，把驾驶员侧门拧开。他用没有拿枪的那只手一把抓住了吓了一跳的莫迪丝，做出要把她拽出驾驶舱扔到地面上的架势。

战斗服给了他非常大的力量，阿多猛地一把将莫迪丝从

驾驶员座位上拽了出来。她跌到了驾驶舱外，胳膊拼命地抓着阿多的胳膊。莫迪丝悬在空中的两条腿踢打着驾驶舱，用力把阿多向后推。阿多从驾驶舱摔了下去，也把惊慌失措的莫迪丝拉了下来。

两个人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阿多打了个滚迅速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枪已经稳稳地拿在了手里。莫迪丝痛苦地躺在地上，因为脚疼而直呻吟。

“起来，”他说，“跟我回去。”

莫迪丝气喘吁吁地向上看了他一眼。

“你是我的犯人，”他不动声色地举起了枪。

“犯人？”她咳嗽了几声，嘲弄地说道，“什么犯人？”

“联邦的罪犯。”阿多一本正经地解释道。

莫迪丝不屑地哼了一声，“我们俩都是犯人。”

“闭嘴！”阿多怒吼道。

“听着，我刚才在这里监听了通讯内容。”莫迪丝指了指卡车的驾驶舱，“联邦部队的运输营救已经结束了，兵娃娃。他妈的，他们现在可能已经退出通讯系统了。”

“那我们会找到另外的卫星上行链接！”阿多开始出汗了

“我们会呼叫营救。他们会返回来——”

莫迪丝打断了他的话，“醒醒吧，阿多！我们早被认定应

该死了。你以为那颗炸弹是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们被认定要去吃那颗炸弹,兵娃儿!司令部把你和你的伙伴派出来找我和这个箱子厂——这个该死的毒箱子——一旦他们知道你拿到了箱子,他们就会取消营救,把你们和我作为爆心来投上一枚大炸弹。他们清楚地知道你的位置。他们陷害了你们。他们把你派到这里的惟一的原因就是找到我和这个卑鄙的箱子,然后和箱子一起死去!”

“我们是士兵,女士。”阿多的脸红了起来,“士兵就应该死!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死!”

“不。”莫迪丝声音小了一点,但是还很激动,“你们的任务是去战斗。你们今天战斗了,我们就活了下来。司令部一声不响就切断了和你的联系,而你还在战斗,你还活着。不要搞错了,阿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我们全都死了,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妈的,他们就是这样计划的!不应该有人知道那个箱子。如果你把箱子拿到了司令部,他们就会让你必死无疑。”

“闭嘴!你难道就不能闭上嘴?”

她在呼啸的风中向他央求,“不要为了幻觉丢弃你的生命兵娃儿!联邦对你撒谎,剥夺了你的爱、你的家庭、还有你所有的过去。他们把你派到这里,替他们干丑恶的行

当，一旦你们完成了任务，他们就随意地想把你谋杀掉。尽管经过了很多程序设计、洗脑还有‘社会改造’，但你还是你——阿多·迈尔尼科夫——你应该有自己的生命，你应该活下去。”莫迪丝在风中叹了口气，“慈爱的父母养育起来的好男孩，内心里肯定还剩下点儿什么。”阿多眨了眨眼睛。他在不停地流汗，好像战斗服里面的降温系统根本就不起作用。“……你在暗示什么？你在说什么？”他问。

莫迪丝点了点头，二人四目相对。“我在说我们逃出去。他们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就让他们以为我们死了吧。我们逃离这个行星，然后在别处寻找新生活，让别人替我们去死吧。”

阿多凄楚地笑了笑，“那我们该怎么离开？步行？联邦已经走了。他们已经把最后的商业运输飞船带走了。即使我同意了，即使我相信你，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行星。”莫迪丝向前走了几步，微笑着说：“哦，不，我想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离开这个行星。”

阿多把枪向上举了举。莫迪丝明白了阿多这个动作的意思，向后退了几步。

“柯哈之子。”她不动声色地说。

“柯哈之子？”阿多不屑地嗤了嗤鼻子，“一小撮儿虚妄的狂热分子？”

“正是。”莫迪丝微笑着点了点头，“因为那些‘虚妄的狂热分子’的一个运输飞船舰队已经出去了五个小时，现在正在向这个行星归航。他们会降落在这里，营救每一个能营救的人——剩下的任何人——而且，我的好老弟，我估计他们将会特别渴望并且充满感激地接受我们的船票。”

阿多摇了摇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

“阿多，我们把那个箱子给他们，我们就会第一批出去！”莫迪丝热切地向阿多讲解着她的主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拿着这个箱子离开这里，然后在随后的六个小时内活着。我知道哪里有藏身之地，泽格族不会攻击到的地方。泽格族肯定会首先攻击城市。”

“什么？”阿多突然意识到了她究竟在说些什么。

“我们的藏身之地会坚持到舰队到来。那些城市会减慢泽格族的前进速度，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

“城市？”阿多突然被自己的想法给电了一下，“平民被那些可怕的怪物屠杀——成千上万——而你所做的只是以分钟来计算、来数他们的尸体、来争取你自己的逃脱？”

莫迪丝费力地咽了口唾沫，“我们都必须做出牺牲，阿多。有时候牺牲是很痛苦的，但是……”

盖比塔斯主教在神学院课堂上对他说：“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灵魂，那么获得了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米兰妮在金色的太阳下冲着他微笑。

“那么他们的牺牲——成千上万条人命——因为你和你可贵的叛军能活下来而有了意义？”阿多气愤地摇了摇头。

“利特尔菲尔德为你丧了命！他站出来，为了你能活下去而舍弃了他的生命。那还不够吗？你的生命究竟要用多少个人的命来换取，莫迪丝？几百个？还是几千个？”

莫迪丝眨了眨眼睛。阿多愤怒地转过身把枪举过头顶。他狂怒地大喊一声，用枪托猛地砸碎了驾驶舱门的底部窗户。这好像还不足以泄愤。他大吼一声把枪从窗框扔进了驾驶舱里。他转向莫迪丝，用两只手狠狠地抓着她肩膀。

“那我的生命呢，莫迪丝？我的生命值多少条人命？有多少人该为我死？”阿多抓得更紧了。莫迪丝痛苦地皱着眉头。

“那我的灵魂呢，莫迪丝？我的灵魂属于我，没有人能够夺走。联邦也不能夺走。你可贵的叛军也夺不去。你不

能赎买我的救赎。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莫迪丝？有多少……我用我的生命可以换取多少人的生命？”

他的父亲向家人诵读着。“不要害怕那些毁灭肉体的人，他们不能毁灭灵魂：但要警惕地狱里那些把灵魂和肉体都毁灭的人。”

阿多僵硬地站在那里，呆住了。

莫迪丝仍被阿多紧紧地抓着。她抬头看了看他，“怎么了？米兰妮站在金色的麦田里。她把箱子递给他，诵读着《圣经》上的话。

“放开我，”莫迪丝表情痛苦，“你弄疼我了！”

“一个人毁灭要胜过一个国家在没有信仰中消亡……”

阿多突然放开莫迪丝，“会来多少只船？”

“什么？也许一百——他们所能搜集到的全部，我想是——但是他们不会及时赶到城市的。”

“对，但是如果泽格族没有到达城市又会怎样？”阿多说着转身走到货车那里，打开车门，爬进驾驶室内。“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得救了，不是吗？”

“你阻止不了泽格族，兵娃儿！”

他手里握着金属箱子。

“对，我们阻止不了，”阿多答道，“但我们可能——仅

仅是可能——减慢它们的速度。”

第二十章

为谁而战

“你简直就是疯了，你知道不知道？”

阿多环顾作战室。他看到大部分人脸上都显示出同意卡特所说的话的表情。

一股火花从作战室天花板上喷溅下来。廷克在外面的一个工程机器人里面。他已经把大部分破损的天线和传感器探测器都清理走了，并把落下来的壳体吊到了原来的地方。现在他正在屋顶往被酸腐蚀的地方焊接电镀合金板把天花板固定。

剩余下来的东西都被搬回了作战室里。阿多面对的是同一个早晨共同出发的一个排所仅存的几个人，那个早晨对阿多来说已经显得很遥远了。麦里士列兵疲惫地坐在侧道上，两条腿搭在一个控制台盖子上。他是延森领导的那个班里仅存的一个人了，所以他现在根本就不想看阿多。列兵伯奈利和项靠在麦里士对面的地面控制台上。项的眼睛看起来很茫然，而伯奈利的眼睛好像激光一样能穿透阿多。布莲娜中尉背对着作战室，站在项和伯奈

利身后的侧道上，她双手抱在胸前。有人可能会想她是在通过破碎的窗户凝视着黑暗的远处，但是阿多知道她什么也没有看，她的心思在房间里。

穿着喷火兵战斗服的大块头卡特毫不隐藏自己的想法。他在电梯间前刚刚电镀过的地板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你他妈脑子绝对疯掉了！”

“也许。”阿多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拨弄着身边的金属箱子，它歪歪斜斜地躺在变形的指挥岛上。莫迪丝靠在指挥岛上一个砸碎的控制台边，双手插在连体工装的口袋里，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地板。“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但可能对很多别的人来说却很不同。”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分别？”卡特打了个哈欠，“你想把泽格族的归航信标打开——把一万个刻度内所有的飞螳、海德拉刺蛇还有那些我也叫不上名来的什么怪都赶到我们这里——你还觉得我们会不介意吗？”

“我并没有那样说。”阿多摇了摇头。

“天哪，我希望你没有那样说！”

“我说的是，那对我们来说不会产生什么分别。”阿多把战斗头盔放在箱子上面，摘下战斗手套，“听着，联邦把

我们扔在这里等死——妈的，他们根本就希望我们死了才好！即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回来营救我们的——不会营救这个行星上的任何一个人。动动脑子想想吧，卡特！联邦的秘密武器泽格族已经到了这个行星。我们已经拿到了证据，就在这个箱子里。你认为他们想让人知道他们应该对这个行星的毁灭负责吗？”

伯奈利开口说道：“可是……可是那些哈可之子还是柯哈或者其他什么之子是怎么回事？他们的营救船马上就要来了。我们不能和他们联系上吗？”

阿多点了点头。“我们可以和柯哈之子进行交易。我们用箱子和他们交换，可能会有办法离开这个行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必须突破泽格族的前线，找到他们，和他们进行交易。但是那些柯哈之子也有他们自己的算盘。他们开过来的营救船是不足以营救这个行星上所有的人的。仅仅是出于宣传而已——做出高姿态，救出几个人来。他们不想让所有人知道的是，他们也应该对泽格族的到来负责。”

项突然转向阿多，“那群柯哈？我认为他们是联邦的诡计。阿多转向莫迪丝，“告诉他们。”

莫迪丝不安地动了动，“的确，你可以和柯哈之子进行交

易——”

“不，”阿多说道，听到阿多说话的声音，莫迪丝皱了皱眉头，“快告诉他们是谁启动了 this 装置！”

莫迪丝还是低头看着地板，“为了事业的继续，肯定是要有牺牲的。是…是联邦的暴行让叛军别无选择……所以……他们只有使用那个装置，防止联邦进一步侵入。只依靠他们自己的武器抵抗的话——”

“天哪，迈尔尼科夫！”项震惊了，“那是大规模屠杀！是行星大屠杀！”

莫迪丝抬起头来，眼睛不停地眨着，“柯哈之子有权要——”

麦里士不屑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哦，闭上你的嘴，女士！柯哈之子和联邦一样根本就不在乎平民的死活。要我说，他们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阴暗的。”

阿多悲哀地摇了摇头，“事情结束以后，那帮柯哈会和联邦一样不想让我们还喘着气。联邦可能造出了箱子，但是柯哈之子打开了箱子。我们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死了多少人……而这些全都因为他们双方。”他叹了口气

“不，弟兄们，我们全都已经是死人了。剩下的事情仅仅是我们决定怎么死，为何而死。”

“哈，说的倒是挺动听，”卡特鼻孔张得很大，嗤了嗤鼻子，“这么说你们都是英雄，都是奉献者了，迈尔尼科夫？你可刚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英雄！你倒是很愿意牺牲绿洲那儿的瓦博斯基——而且愿意得很呢，我说的没错吧！现在你是个伟大的人，想牺牲起我们大家来了！”

“那里有很多个家庭，卡特。”伯奈利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有妇女和儿童……”

“没错儿，其中还有我的家人！”卡特深邃的眼睛湿润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因此而同意你的建议的！”

“在我看来，你一登上这个行星就想着打仗了，”麦里士也在一边说道，他越说声音越大。这个列兵根本就不把卡特放在眼里。“现在你是想从后门逃跑了。”

“卡特这辈子就绝对不会从后门逃跑，老兄！给我一场实实在在的仗打！把它们都拿过来，我会把它们的心脏当早餐吃了。但是这个，”卡特气愤地指着阿多，“这个扫厕所的家伙竟然告诉我坐以待毙，去为一帮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平民去死，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许即使他们知道了，连提都不会提一句！那样做是疯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卡特？”阿多的声音里

透露出了无奈，“你希望有人能给你很高的评价？夸赞你或者为你流眼泪？你能否被当作英雄在这里很重要吗？无辜的人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卡特，而我们是惟一可以救他们的人，我们不应该关心他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所为！”

“我是来找我的兄弟的。他们在那边，我得去找他们！”阿多想要说什么，但他停住了。卡特的兄弟。他以前根本就没有怎么想过这事，如果说阿多他自己的记忆已经明显地被改造箱改变了，那么他们对这个大块头的岛民又做了些什么呢？是否卡特在现实中真的有什么兄弟？阿多如何来向性情暴躁的陆战队员解释呢？

伯奈利叹了口气，“好吧，如果我们必须死的话，我至少想知道我的死是为了点儿什么，而不仅仅为了我的养老金。”

“哼，我也是要死的，”卡特大发雷霆，“但我绝对不会为了这个蠢货去死……死的也不会是我一个人！”

卡特行动得那么快，阿多根本来不及反应。大块头的卡特快步走向阿多，用右手捏住了阿多的喉咙。

阿多想说话却说不出。喷火兵战斗服加强了卡特手部的力量。阿多徒劳挣扎着。很快他眼前就看到了闪亮的

星星，周围的东西也开始变得模糊了。大家立刻都喊了起来。他用眼睛的余光可以看到人影晃动，眼前看到的只是卡特愤怒的脸和充满杀机的眼睛。

一个声音响起，“放开他！马上放开他，卡特！”

卡特突然放开阿多，阿多像布娃娃一样瘫倒在地上，深深喘着气。他抬起头。

布莲娜中尉用高斯来复枪抵着卡特的太阳穴，“卡特，你想救你的弟兄吗？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就在那些等待逃出劫难的平民中？你有没有想过，你营救弟兄的惟一机会就是阻止泽格族在营救之前到达城市？”

卡特愤怒地眨着眼睛。他小声回答中尉说：“没有想过，长官。我……我没有想过那些。”

“那么就去想想。”布莲娜呵斥道。她尖利的声音充满了震慑力。“我会替你想。没有人让你去想！”

布莲娜把枪从卡特的头边拿开，用枪口指得卡特直后退。“我一辈子都是在为了别人打仗，为了别人的理想和别人的事业！迈尔尼科夫说得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换取上百人的命，也许是上千人的命。他们不会知道，不会赞赏，但是如果我必须得死的话，让我为了有价值的东西去死吧！”

布莲娜走到箱子那里，迅速坚定地打开了锁。金属箱子被打开了。

中尉面对着一屋子人震惊的表情，“据我粗略估计，我们还有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之后第一批泽格族会到达这里。我建议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阿多已经是第四次到各种掩体这里了。他很疲惫，但是他知道过不久他就不会再感到疲惫了。等待他的是永远的漫长的安息。他发现自己竟然有点盼着安息的到来。他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不断地浮到他记忆的表层：那些关于信仰和希望的故事，关于死后的故事。

他想，在地狱的中心考虑这些问题是很奇怪的。廷克用工程车在指挥中心周围建起了新的掩体，这将成为外围防御工事的防御核心。他们将从外围开始防御，设定射程来攻打入侵基地的怪物。如果泽格族突破了外围阵地，那么他们会退到内层相互连通的掩体中做最后的防御。到了那时，他们会尽可能地坚持……希望坚持得越久越好。

同时，麦里士用装甲人员输送车载着其他几个人，从指挥中心搜罗出了所能找到的地雷。麦里士刚才告诉阿多这个主意的时候，阿多开心地笑了。现在列兵麦里士正

在围着指挥中心埋地雷，像农民在大农场边缘未开发的地上播种一样。阿多希望麦里士能让所播的种子收获很多谷物。

阿多紧张地忙着在工厂里为步枪制造新的弹药。布莲娜还听取阿多关于泽格族从来就不停下来救助它们中的伤者的意见。他重新为制造设备编制生产程序，生产不同于标准设置的空心炸裂弹，这样的子弹射中目标之后会变形膨胀。生产这种子弹是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创伤效果，争取尽快击毙目标。阿多想尽快看看它们是不是很好用。阿多走过去的时候，廷克还在南部防御工事掩体那儿忙碌。自从哥哥的运输船爆炸以后，廷克说的话不超过 10 个字。阿多非常关心他，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这样做——也许永远不再有时间来关心他了。阿多走到低矮的圆顶建筑前，从开着的舱门走了进去。

掩体是工程车建造的标准装备，可以说一旦你见过一个掩体，就等于见过了所有的。掩体厚厚的金属外壳内足以容纳四个人，掩体各个方面都是枪眼。呆在这里不是很舒服，但是绝对是你在联邦基地上所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掩体一旦建造起来就很难拆开。

他走进了掩体中间的隔间，把自己的弹药箱装满。他惊

奇地看到莫迪丝正从一个枪眼向外看。

“哦，对不起，”莫迪丝说，“我碍你的事了。”

“不，没关系。”阿多把弹药箱放下，然后把它们拖到每一个枪眼下方，“你不碍事，但如果你想从这儿往外看风景，那你找错了地方。”

“是吗。我可从来没有观光过。”莫迪丝疲惫地笑了笑。然后她从枪眼向外张望，“你猜它们先从哪儿过来？”

“我不知道。”阿多说着走到了她身边也从枪眼向红色的平原张望，“我们看到最后一队向西过去了。我猜这一队会最先到达。我看不速之客要先从那儿来。”

莫迪丝点了点头。两个人之间出现了片刻沉寂。

“嗨，兵娃儿？”

“什么事，女士？”

“可能我没有机会告诉你……我想你在这里所做的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阿多瞥了她一眼问道：“是什么？”

“我……我不知道。我想说‘好的’或者‘正确的’，但是这些词语都显得太渺小了。”她把原来抱在胸前的胳膊放到了枪眼下的窗台上，说话的时候把头枕在胳膊上，“也许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

阿多笑了起来，“伟大？”

莫迪丝也笑了，“好吧，也许‘伟大’也对。不管怎样，我想对你说谢谢。”

“我不会感谢自己，女士。是我让大家丧命的。”

“但是会有多少人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而活下来呢？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想过。”莫迪丝看着他，“他们也许不会说谢谢你。他们也许不会知道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不会知道我们是谁，但是我会替他们感谢你的。”

阿多点了点头，然后沉吟片刻，“你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我已经被反复程序化了，我已经忘记了我是谁，我为什么和将要去哪里。但是总有一个‘我’在什么地方——那是我的灵魂，那是他们不会程序化和夺走的东西。我以前害怕它，但是现在那是我所要守护的全部。你帮助我找到了我的灵魂，女士，为此，我想对你说声谢谢。”

阿多俯身拿起了一把新高斯来复枪扔向莫迪丝。他说：“你知道怎么用吧？”

莫迪丝抓住枪，然后动作熟练地把枪装上了弹药，“你把它给我放心吗？”

“嗨，如果你杀了我们中的一个，那就意味着又少了一

个人掩护你!”阿多笑着说。

莫迪丝也冲他笑了笑。“我得小心点儿，别杀了你们是吧？”

“真希望你认识米兰妮。我想你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她————”

“麦里士报告。我看到它们从西方来了。我们有一群敌人来了。”

阿多做了个鬼脸，“它们到早了。”

《黑暗降临之前》第 21-22 章(完) [2004-6-2]

第二十一章

血雨腥风

“大家做好准备!”战术信道上响起了布莲娜的声音，“先在外围工事，然听我的命令撤退到内部工事。报告位置!”

阿多按了两下战术通讯按钮，“迈尔尼科夫，外五，西南。”

“麦里士，外四，西北!它们来势凶猛——”

“少废话，麦里士!报告位置!”

“我是项。外三，东北。”

“伯奈利在外二，我现在……啊……在东南。”

“卡特，外一，南，中尉。”

“报告位置完毕！它们突破外层地雷后再开火。报告突破
然后再开火，明白？”

阿多笑了笑。即使在做一桩绝望的事情，布莲娜也按规矩办事。如果可以按规矩去死，他知道自己也会去做的。

“怎么了？”莫迪丝看到阿多脸上的表情后问道。

他探身眯着眼睛从掩体的狭长枪口向外望去。

“我的天，究竟怎么了？”莫迪丝怀疑地问道。

西南地平面有一些模糊。可能是沙尘暴正在向他们袭来，但是阿多知道来的是更致命的东西。

阿多打开信道，“中尉，我是迈尔尼科夫。我看一群泽格族正从西面迅速接近……距离大约有三个刻度。我看不到它们的首尾。”

“我是麦里士。我想我看了它们的尾端，半径大约 2—90。
天哪，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怪物——”

“我是卡特。我在这里看不到它们的尾端。”

“阿多？怎么了？”

阿多看了看莫迪丝，“什么？哦，该死！你没有通讯设备。
它们来了——一群怪物覆盖了地平线，上帝才知道后面有

多少。你的小箱子显然比我想的要好使得多。”

“是这样。”莫迪丝费力地吞了口唾沫，她突然感到口很干。她的手指用力地抓着枪，手指都没有了血色。“现在发生了什么？”

“我们等它们来。”

“等？”莫迪丝眨了眨眼，“等什么？”

“等它们撞上地雷区。”阿多抖了抖肩膀，晃了晃脑袋。他现在很紧张，这样的状态进入战斗可不太妙。“麦里士和伯奈利在基地周围埋了两圈地雷。一千米远有一圈，500 米远还有一圈。是自卸式和定向爆炸地雷，用智能传递式传感装置链接——”

“嘿，慢点！智能传递式什么？”

“传感装置链接。地雷之间通过专用的低能耗的网络彼此交换信息，互相告知有关敌人的特点的信息。前面的地雷引爆的越多，后面的地雷所收集的信息就越多，从而炸死穿越者的精度和效率就要高得多。然后地雷就可以自动调整爆炸模式来更有效打击敌人。我们把它们的程序调整了一点……”

“因为你们不想仅仅打击敌人，”莫迪丝替他说完了他要说的话。她转向枪眼向掩体外张望。朦朦胧胧的泽格族

越来越逼近。“你希望地雷快速把它们大量致死。”

“正是，”阿多答道，他眼睛离枪眼更近了，“简直难以置信！听听声音就知道了。”

低沉的隆隆声还没有听到就先感受到了——重击地面的声音撼动着地面上所有的物体。没过多一会便听得到了——成千上万的怪兽不顾一切地向他们愤怒地拥来。隆隆声中夹杂着刺耳的尖叫声，阿多听后寒彻周身。

“我的天呀！我们都干了什么？”伯奈利在信道上大喊道。

“先不要开火！”布莲娜在信道里厉声道，“我要知道它们会最先撞到哪里的地雷！”

沉闷的一声爆炸声撼动着掩体。灰尘从高处的弹药架子上落到了地板上。阿多看到莫迪丝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然后听到快速的一连串的爆炸声从枪眼传了进来。

“我是伯奈利 I 半径 2—90 处厂事最先接触敌人！”不断传来地雷爆炸声，声音离阿多越来越近。

“它们变换了进攻方向！”伯奈利大喊道，“它们向左去了，迈尔尼科夫！”

阿多迅速举起战地望远镜。他把莫迪丝拉到一边，把望远镜架在最右边的枪口上。

他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了：密密实实的兽墙在一千

米外翻腾尖叫。好像各种可怕的泽格族怪物都来了，朝他这个方向发起冲锋，突然它们好像收到了某种听不见的舞曲，开始转向右边。

轰隆的爆炸声跟随着它们。尘土、火焰和碎肉像连绵不断的死亡幕帘飞向天空。每一只怪兽都向前冲锋，试探着去找了最薄弱的地方，去寻找人类总会在战地留下的、它们能通过的缺口，以发动进攻。阿多笑了笑。他看透了敌人的心思，知道敌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它们没有可以突破的缺口，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了。

“我是迈尔尼科夫！”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阿多在信道里大喊着，“它们在往工事上喷吐含铅物质。围着外围地雷阵向东移动。卡特？你看到了吗？”

“是，我看到了。他奶奶的！瞧呀，它们正在包围基地。我一辈子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这么多丑陋的混蛋！来吧，甜嫩的肉！我正在为你挖坑！我要把你烤熟了当晚饭吃，你这丑陋的东西——小心点！来吧！”

阿多看到眼前不断爆炸，升腾起的幕帘遮挡住了后面的怪物。阿多用战地望远镜急切地寻找着突破的迹象。

“塔楼锁定目标！发射！”

阿多听到后看到导弹从防御塔楼上飞了出去。莫迪丝的尖叫声被高速推进器呼啸着奔向怪兽的声音给遮盖过去了。阿多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的踪迹，看到了它们打击的目标：成群的飞螳蜂拥到地雷工事上方，多得几乎遮住了远处的天空。导弹冲到它们中间，爆炸后的火焰吞没了那些怪物。防御区域上方下了一场奇异的雨，有几个飞螳掉到地面时触动了地雷，但让阿多欣慰的是，飞螳掉到地面上后，地雷辨认出这些从天而落的目标已经死了，这样地雷就节省了下来，以后去炸更有威胁的目标。突然一阵可怕的寂静降临。工事周围的烟雾和尘土渐渐消退，幕帘渐渐落到了地面。

莫迪丝和阿多彼此对视。一阵喧嚣之后的寂静让人感到不安。

“导弹把它们挡住了。”莫迪丝笑了笑，一想到怪物被阻止住了，她不禁为这一想法感到眩晕。“阿多！太不可思议了！你阻止住了它们！”

阿多把望远镜举起来，想透过正在落下的尘土、烟雾和残骸看看远处的情况。他可以看到它们在移动，变化着位置。

“哦，该死，”阿多说话的时候不禁打了个哆嗦，“它们

已经想出对策了。”

莫迪丝赶忙从枪眼向外望去，她想看看阿多在看什么，“想出对策了？”

阿多打开通讯设备，“我是迈尔尼科夫！它们正在分散开！做好准备！”然后他转向莫迪丝，“把你的枪准备好子弹。马上要打仗了！泽格族正在分散开，这样的话地雷一次就只能炸死几只。然后它们从各个方向向地雷阵发动冲锋。莫迪丝惊奇地张着下巴，“你的意思是……那是自杀！”

“不。”阿多说。他迅速把高斯来复枪装上弹药，把枪口从枪眼伸了出去。“泽格族就是那样的。它们不重视个体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根本就不救助那些受伤者的原因。它们是冷酷的，也是狡猾的，它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我们，夺走箱子。它们把成千上万的战士扔过来送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考虑什么的。它们知道，在我们地雷炸完之前，它们还有的是士兵可利用的。”

“它们在调动迅猛兽！”是卡特的声音，“我想它们可能是想清理地雷阵之后，再使用高级兵种。”

“把地雷设置得能区别大小。先让小的通过两道工事，把地雷集中用在大目标上。”

“收到，中尉。在这儿，小，小，小…”

即使不用望远镜，阿多也能看到一千米以外泽格族的变化。迅猛兽是泽格族中最小的动物，差不多相当于泽格族里的儿童。阿多凄凉地想到这又是人和泽格族的一个区别，但是又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区别。人类也一样非常乐于把他们的年轻一代抛向战争，而且阿多知道他自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它们来了！”伯奈利高声宣布道，“不要轻饶它们！”多足的迅猛兽开始轻快地穿过已经烧焦了的、坑坑洼洼的外围工事地面。阿多把战斗头盔关上，立刻在头盔里看清了瞄准目标，然后他瞄准了距离最近的迅猛兽。瞄准系统非常有效。激光指示器精确指出阿多子弹应该打击的位置。他把目标从一个迅猛兽转向另一个迅猛兽，枪随着每一次射击向后退一震。新弹药非常好使。尖端附着炸药的子弹炸开了每一个正在接近的迅猛兽的甲壳，迅猛兽身体被炸开的情形非常可怕。

“哈哈！快赶上射击表演了！”

“我今天会拿高分的，陆战队员们！”

这个游戏该如何结束？阿多心想。他不断改变着射击目标，但是随着它们进攻越来越快，他的开火速度也越来越快，就好像是在阻止浪潮一样。迅猛兽一浪一浪地涌来……

它们离内层地雷阵越来越近了。

阿多看了一眼莫迪丝。她的武器里有内置目标指示器。她开枪越来越快，一直就没有停下。

突然，沙地传来泽格族震耳欲聋的高声尖叫。

阿多吓了一跳，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它们开始冲锋了！”第二波海德拉刺蛇向外地雷阵发起了响声震天的猛攻。很快全线工事传来震耳欲聋的充满愤怒和死亡的爆炸声。防御塔又发射出了导弹，飞螳也同时向前冲锋。飞螳的死尸再一次下雨一样落下来，但是它们的尸体落在了离基地外防御工事越来越远的地方。阿多却不能分散注意力。密密麻麻的迅猛兽正在穿越内层地雷阵，现在距离掩体只有 500 米了，很快就要到达外防御墙了。

阿多的枪突然没有子弹了。他把弹夹扔掉，又从头顶上的架子上拿了一个新弹夹换上。当他再次举枪的时候，迅猛兽距离只有 400 米远了。

“中尉！迅猛兽就要穿过内层地雷阵了！”阿多一边不断射击一边喊道，“我们阻挡不住它们。”

“我们要坚持！我们要把地雷用在大家伙们身上！”

迅猛兽距离只有 100 米了。由于数量太多，逼近基地时，它们变得越来越拥挤，看起来几乎像蝗虫地毯，阿多想

它们是来吞噬自己的。阿多把枪打到自动挡，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起来。

他非常专注，没有注意到远处的地雷爆炸声已停止了。过了片刻后，地雷再次响起，他才被吓了一跳，这次泽格族距离只有 500 米远了。导弹炸碎了冲锋的怪物，一柱柱烟尘随之升腾起来。它们同时从各个方向向基地发动冲锋，基地周围响起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太阳被进攻的浪潮给遮掩住了，连成一片的爆炸声听起来像是恶魔的怒吼。

石块和烧焦的泽格族尸体下雨般纷纷落在掩体上和掩体周围。阿多继续朝迅猛兽猛烈射击，现在迅猛兽距离掩体只有几米了。几米之外就是死亡恶魔之墙在不断向他推进，它们发出的巨响撼动着掩体的电镀板，几乎要把他震倒。距离他 100 米的地雷已经开始爆炸。

阿多知道距离他 80 米的时候地雷阵消耗殆尽了。

“中尉！它们马上就要突破了！”

“撤退！马上撤退！”

阿多根本不必听两次命令。他抓起莫迪丝的胳膊，迅速把她从枪眼边拽开。他大喊道：“我们得撤了！”

莫迪丝迅速从枪眼边退开。就在这时，枪眼上方的装甲

电镀板开始向外掀起。

一只迅猛兽从开口处爬了进来，掉在地板上，然后马上向她跳过来。

阿多举枪开火，小怪物在半空中被击中，在掩体的前墙爆炸了。

“撤退！”阿多冲她大喊，“快跑！”

他把身后的舱门重重关上，只看到迅猛兽堆积成墙，它们向开口爬上去时，腹部遮住了枪眼。

第二十二章

魂归何处

响声震天；防御塔楼在向天空发射着导弹，喷射着愤怒的破坏性火焰。导弹离开保护管之后一定一直在瞄准，因为它们的目标很近，而且还在向前逼近。

莫迪丝跑在阿多的前面。外工事墙和内掩体之间是一片尘土飞扬的地面，地面上方弥漫着灰烬和浓烟，燃烧的泽格族尸体碎片像黑色的雪片一样从天空落下。酸性喷溅物溅到地面升腾起阵阵浓烟。阿多跟在莫迪丝后面猛跑。他们和内掩体之间的街道从来就没有显得如此遥远。阿多立即跳到街道上。他边跑边抬头看，拼命地保护自

己。由于不断受到酸性喷溅物的腐蚀，他头顶的防御塔楼已经是伤痕累累，由于结构不牢固而歪斜了。他们远处的天空是一道滚滚的火焰和浓烟之墙，天空只是在混战间歇才偶尔露出几块。

掩体就在他前面。掩体主舱门开着，他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有个人朝他招手示意他过去。

然后他听到声音——一种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是淹没了激烈战斗声的巨大轰鸣声。他抬起头。

是营救飞船！它们急速穿过大气层，产生巨大的热量。柯哈之子的飞船划过天空，飞船拖出的火焰尾巴向西方的马赛拉航空港逝去。它们很快就会达到地面——飞船救人的时候，也正是最易受攻击的时候，时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高斯来复枪突然从掩体的所有枪眼里开起火来，阿多这才被惊醒一样快速行动起来。他奔向舱口。一只手抓住了他，把他拽了进去。他的脚刚刚离开门缝，门就“砰”的被关上了。

阿多挣扎着站起来。莫迪丝正从一个枪眼向外开火。伯奈利把他拽进来后，喊了一句他没有听清的话，然后就把枪架到了一个枪眼上了。

阿多迅速在伯奈利旁边找了射击位置，把枪架好，然后向外望去。

海德拉刺蛇潮水般越过基地外围工事。它们已经向地雷阵扔出了足够多的海德拉刺蛇，现在已经没有地雷了。基地建筑周围一定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死尸，但是它们仍在源源不断地过来。现在它们像可怕的潮水一样涌过防御工事墙，大批向掩体接近。

信道仍在发出声响。

“项！报告！”

“项倒下了，中尉！我们必须从这里出去！我阻挡不住它们了！”

伯奈利一边开枪一边大叫。阿多也跟着他大叫起来，他把死神从枪口射出去，耳朵里兴奋的鸣响使他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

恐怖的黑色浪潮试图从死尸上越过来，但是战地上收缩的火力牵制了它们的行动。死尸在它们面前越堆越高，它们向掩体没能迈近一步。

“迈尔尼科夫！你听到了吗？”

阿多扔掉一个弹匣，就算是他把新弹匣推上膛时，手指还仍旧扣着扳机。“这里有点忙，中尉！”

“我们马上就来!”

“什么?”

“我们马上撤退到你所在的位置!”

“明白,”阿多严肃地答道,“伯奈利,击退它们!我去一下后门!”

阿多移动到掩体后部。从枪眼他可以隐约看到装甲车平台在他的左侧。还可以分辨出装甲车后面是位于指挥中心两侧的两个掩体。左侧的掩体是项所在的位置,但是现在已经挤满了海德拉刺蛇。阿多能看到即使掩体燃起了熊熊大火,海德拉刺蛇仍在撕扯着电镀板,把焊接缝撕开。再见了,项。阿多心想。

海德拉刺蛇也在撕扯着右侧的掩体,但是右侧掩体突然亮起了一道光。阿多意识到是卡特。等离子武器喷射出的滚动火焰距离越来越近。阿多从枪眼向外开火,把那些企图从侧翼包围并进攻他所在掩体的那些海德拉刺蛇打死。最后,阿多用手用力按开后面的舱门。

布莲娜先踉踉跄跄跑了进来,她和廷克·詹司拖着那个该死的箱子。他们都重重地瘫在了电镀地板上。卡特站在开着的舱口处,向掩体里退时,发射出的等离子火焰把几只狂怒的海德拉刺蛇烧焦了。最后发射了一次后,

卡特退了一步进了舱口。阿多立即把舱门关上。他们从掩体的各个方向向外射击。被打死的怪物迅速堆积成一个个发亮的尸体堆。

突然泽格族停止了前进。海德拉刺蛇撤退到内层基地建筑阴影里。没过多久，就一个目标也看不到了，于是他们停止了射击。

“嗨，到底发生了什么？”卡特询问道，“它们放弃了？”阿多不知道布莲娜中尉是因为兴奋还是吃力在喘着粗气。“不。它们从来就不会放弃。它们只是在召集队伍……积攒力量。一旦准备好了，它们就会走到这里把我们给消灭了。”

伯奈利紧张地笑了起来，“哦，那么，只要我们不输……”“我们已经输了，”布莲娜说着把头盔打开，用手指把短发向后梳理了一下，“一旦它们决定发动进攻，我们就连10分钟都坚持不了了。你们看到那些飞到马赛拉行星的飞船了！他们现在在地面上——可能正在用装载机向大型民用运输飞船里大量运送乘客。它们是地面上的活靶子，我要告诉你的是最快的也不会在40分钟内返回。有的飞船需要的时间要更长。”

“那又怎么样？”伯奈利耸了耸肩，“这些泽格族懒汉不

可能在半天内穿越那么远的距离，更何况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呢。”

“问题不在于爬行的泽格族，”莫迪丝摇了摇头，“可怕的是会飞行的家伙——那些飞螳。把它们留在这里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个箱子。一旦箱子被毁坏，会飞的怪物就会直奔空港，那点距离对它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们只需要再坚持 30 分钟，”阿多说，“只是糟糕的 30 分钟。”

“对，”布莲娜冷笑道，“谁又会为你争取这 30 分钟呢？”

“我会。”

大家都转过头去。

是廷克 ● 詹司。

“我去。我会为你们争取 30 分钟，”工程师镇定地说道，“但是我需要帮助。”

伯奈利从枪眼向外望去，“嗨，我想它们马上就要逼近了。”

“你得让我进到工程机器人里面去！”詹司说，“快点！”

布莲娜想了一会，然后决定下来，“卡特！迈尔尼科夫！你们听到他的话了吗！把他送进一个工程机器人里去！”

“外面有进攻！”伯奈利大喊道。

阿多把后舱门撞开。卡特做了个鬼脸，然后从舱门跳了

出去，詹司跟在卡特身后，疲惫的他看起来很虚弱，走路摇摇晃晃的。阿多跟在他们身后也潜身闪了出去，随手把他的战斗头盔合上，他这样做并不是以为合上头盔会起多少保护作用。

地面上铺满了泽格族进攻者的死尸。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想。他们一路跌跌撞撞穿过黏滑的地面向装甲车平台跑过去。

最近的一个工程机器人矗立在燃烧着熊熊大火的工厂前面。詹司把前入口舱门门闩拉开，液压门吱扭一声就开了。

“快点！快点！”卡特紧张地催促道。

詹司爬上去进了作战室。入口舱门开始平稳地慢慢降下。

“它们来了！”布莲娜大喊道。

阿多可以看到它们来了。它们围着工厂、建筑周围工事和指挥中心发动了冲锋。它们到处都是。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卡特问詹司。

“马上回去！快！”詹司回答道。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阿多被詹司的话震惊了。

“快走，尽可能阻止它们！”

阿多没有时间争辩了。他和卡特跑回到掩体那里。他能看到曳光弹从各个方向的枪口喷射出来。海德拉刺蛇从

地面拥向掩体。它们的甲壳膨胀起来，能穿透装甲层的骨刺也为发动进攻做好了准备。

海德拉刺蛇开始进攻时，阿多刚好走到舱门。海德拉刺蛇用骨刺刺穿开着的舱门，把他的战斗服外层像棉花一样地划开。他的腿突然感到一阵巨痛，骨刺已经划透了战斗服，伤到了他的腿，骨刺闪闪发光留在了腿部。

卡特把他扶到地板上，“你还没死吧？”

阿多痛苦地皱着眉头，不愿意看他的腿，“还没有。”

他们在各自的射击枪口处各就各位，担心怪物随时都有可能发动下一次进攻。

突然，掩体的装甲外壳响起刺耳的声音，好像有上千个标枪同时投刺到上面。金属外壳不断受到重击，布满酸性物质的骨刺每击打一下，金属外壳就飞溅出一片。

“打死它们！在它们杀死我们之前把它们打死！”布莲娜怒吼道。头顶的装甲外壳已经向下坍塌下来，巨大的锯齿物向他们逼近。

阿多疯狂地从枪眼向外扫射，他看到工程机器人开始动了起 来。

工程机器人的动作根本就引不起掩体周围怪兽的注意力。这些怪物看起来急于攻入掩体，所以对那一个工程机器

人的动静根本就没有注意。

如果我能跑到某个秃鹰摩托那里，阿多疯狂地想道，我就能逃脱……我就能……他摇了摇头。如果他活下去的话那谁会死呢？他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换取那么多生命，如果他逃跑了，会有多少人死去呢？没有人会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那些曾经关心他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他的下落。也许上帝会知道。无论联邦告诉他他是谁，他最终知道了他是谁，而且他知道他拥有可以奉献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工程机器人隆隆地走向掩体。廷克早就把一堆装甲电镀板放在了掩体外。阿多突然想是不是这位工程师早就有所打算。詹司用工程机器人巨大的手臂把电镀板抓起来，看准掩体，找到最薄弱的地方，把镀金板扔到上面。詹司用一只机械手扶稳电镀板，用另一只机械手启动等离子焊接器，开始加固装甲外壳。

怪物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詹司在干什么。有几个海德拉刺蛇突然转向工程机器人。

卡特和阿多都看到了那几只海德拉刺蛇的行动。他们马上转移火力。“阻止它们，他这样说过！”卡特冒着大汗冷笑了一声，“我们怎么能阻止得了呢？”

詹司继续围着掩体忙碌：尽快地焊接、加固更换电镀板。陆战队员们不停地向进攻者扫射，把进攻的海德拉刺蛇一排一排地打死。

战斗进入僵持状态。阿多手套握着的枪都变热了。海德拉刺蛇不断破坏着掩体，詹司不断修复着掩体。

“嗨，我想还管用！”伯奈利笑着说，“我想——”海德拉刺蛇潮水般涌来。

“不！”阿多怒吼道。

詹司在工程机器人里看不到它们的到来。几只海德拉刺蛇向工作中的工程机器人喷吐着酸性物质，工程机器人受到了严重损伤但是仍在运转。突然恶魔似的浪潮涌向詹司。它们蜂拥在工程机器人周围。詹司试图把它们从机器人外壳上打下去。但转眼间，它们就把他和整个工程机器人都拖了起来，从枪眼的视线里消失了。

“它们把詹司杀死了！”卡特声嘶力竭地喊道。

“我们失去了他，我们太没有用了！”布莲娜也声嘶力竭地冲卡特喊道。

突然卡特大叫一声，把舱门打开冲了出去。

一束束等离子火焰从枪眼里喷射出去。阿多根本就分辨不出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突然，他看到了卡特，大块

头的他正站在舱门外猛烈地扫射着。

阿多的枪突然沉寂了。他把弹匣扔到一边，然后，马上又从头顶的架子上拿起另一个弹匣。

弹匣一个也没了。

“我没有子弹了！”阿多大喊着。

布莲娜扔给他一个子弹夹。“打得准点儿，小伙子。我们的子弹都不多了。”

他把子弹夹推上了膛，又回到枪眼那里。

卡特不见了。

阿多急切地从枪眼向外看，但是哪里都不见那个大块头的身影。“廷克！”他从信道上呼叫着，“卡特在哪里？”

“它们……不见了……它们把我包围了！坚持不住……”

布莲娜突然从枪眼向后猛地一退。一只海德拉刺蛇把骨刺从枪眼伸了进来，在中尉战斗服的头盔上横扫过去。

骨刺从中尉的头穿了过去，把她的战斗头盔钉在钢铁支架上。L●Z●布莲娜中尉被站着钉在了那里。

阿多看了一眼伯奈利，又看了一下莫迪丝。“我要去救詹司。他可以为你们争取一点时间。伯奈利，你还有子弹夹吗？”

“还有。”他叹了口气。

阿多看了看莫迪丝，“他会照顾你的。”

莫迪丝点了点头，目光转向一边。

“在另一个世界相见吧。”阿多对他们说道，然后向舱门走去。

“嗨，兵娃儿？”

阿多回头看着莫迪丝。

“求你了，阿多，”她哭泣着，“不要离开我。”

“谢谢你，兵娃儿。”

阿多点了点头，然后把门开关打开。

高斯来复枪立即在他训练有素的手上开起火来。联邦把他训练得非常好。他不断变换着射击目标，使得海德拉刺蛇不能前进一步，还把它们从工程机器人周围赶走。他站在在劫难逃的掩体外，突然感官变得异常地灵敏。周围的世界变得比他这些年来记忆的都要清晰，也许比他所经历的还要清晰。他把眼前的一切都照单全收：他一直都在抑制的恐惧，指挥中心上空在夕阳西下中变成薄云的浓烟，声音，气味，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非常清晰的。

阿多知道自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他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永远都不会被夺走的：那就是比任何战场上所经历的

胜利都光辉无比、令人欣慰的胜利。

最后一发子弹用完后，阿多抬起头。载人飞船正载着宝贵的生命，飞向落日，这是他最辉煌的一天。一百道——也许一千道——尾气流轰鸣着爬上高空。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是谁为了他们的生命浴血奋战。他们永远不会听到他的名字，也不会为他唱赞歌。只有他知道自己的胜利。

一团漆黑笼罩过来，阿多为自己的想法微笑着。撤离的飞船拖出的尾巴……全都是灿烂的金色。